

象山先生全集

一

象山先生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象山先生全集叙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施濟衆為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蓋使之求諸其心也迨於孟氏之時墨氏之言仁至於摩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內義外之說心學大壞孟子闢義外之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蓋王道息而伯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

其心矣而尚何有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為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之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即吾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孟之宗而有無極而太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氏之傳其議論開闔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以為

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

不可以為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為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孟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說者而顧一倡羣和剿說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已見故勝心舊習之為患賢者不免焉撫守李茂元將重刻象山之文集而請予一言為之序予何所容言哉惟讀先生之文者務求諸心而無以舊習已見先焉則糠粃精鑿之美惡入口而知之矣

正德辛巳七月朔陽明山人王守仁書

象山先生文集序

天有北辰而衆星共焉地有泰岳而衆山宗焉人有師表而後學歸焉象山先生其學者之北辰泰岳與自始知學講求大道弗得弗措久而寢明又久而大明此心此理貫通融會美在其中不勞外索揭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孟子嘗言之矣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官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而為之此之謂失其本心其言昭晰如是而學者不能深信謂道為隱而不知其著謂道為邈而不知其近求之愈過愈溷爵至先生始大發之如指迷塗如藥久病迷者晤病者愈不越於日用之間而本心在是矣學者親承師訓向也歧望聖賢若干萬里之隔今乃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敷榮茂遂豈不深可慶哉嗚呼先生之惠後學

弘矣先生之言悉由此出上而啓沃君心下而切磨同志又下而開曉黎庶及其他雜然著述皆此心也儒釋之所以分義利之所由別剖析至精如辨白黑過俗學之橫流援天下於既溺吾道之統盟不在茲乎變識先生於行都親博約者屢矣或竟日以至夜分未嘗見其少有昏怠之色表裏清明神采照映得諸觀感鄙吝已消矧復警策之言字字切己與先生之歿餘二十年遺言炳炳精神猶在敬而觀之心形俱肅若親炙然臨汝嘗刊行矣尚多缺畧先生之子持之伯微裒而益之合三十二卷今為刊于倉司流布寔廣書滿天下而精神亦無不徧言近而指遠雖使古人復生莫之能易嗚呼茲其所以為後學之師表與先生諱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嘗講學於貴溪象山學者尊為象山先生云嘉定五年九月戊申門人四明袁燮書

有宋撫州金谿陸先生字子靜嘗居貴溪之象山四方學者畢至尊稱之曰象山先生先生冢祠持之字伯微集先生遺言為二十八卷又外集六卷命簡為之序簡自主富陽簿時已受教於先生因言忽覺澄然清明應用無方動靜一體乃知此心本靈本神本明本廣大本變化無方奚獨簡心如此舉天下萬世人心皆如此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大戴記孔子之言謂忠信為大道忠者忠實信者誠信不詐偽而先儒求之過求諸幽深故反不知道孔子又名大道曰中庸庸者常也日用平常也孟子亦謂徐行後長即堯舜之道又謂以羊易牛之心足以王先生諄諄為學者剖白斯旨深切著明而學子領會者寡簡不自揆度敢少致輔翼之力專叙如右開禧元年夏六月乙卯門人四明楊簡敬書

象山集序

聖人之言心淵然無朕其涵也而有觸即動其應也佛氏語其涵者圓明微妙而秘之以為奇俗學即其應者粧綴繳繞而離之以為博要之不能無所近而亦卒不可入何者其不能無所近者緣於心而卒不可入者遠於體也聖人者不獨語其涵懼人之求於微而不獨語其應懼人之求於迹故哀與欽者心之體也見廟與墓而興者其應也體無所不具則無所不感無所不感則無所不應因其應而為之文於是乎有哭擗衰素之等俎豆璧帛之儀儀立而其心達而儀非心也此所以為聖人之學也佛氏則從其應而違之以歸於無曰墓與廟哀與敬皆妄也而性則離是而亦不離於是者也俗學者非之曰此有也則

從而煩其名數深其辨博而以為非是則無循也然不知泯感與應者既以玄遠空竅為性而其溺於名數辨博者又詳其末而忘其所以然予故曰禪與俗卒不可入者皆遠於體也聖人之言心詳於宋儒最後象山陸氏出盡去世之所謂繳繞者而直指吾人之應心曰見虛墓哀而宗廟欽者心也辨此心之真偽而聖學在是矣其於致力之功雖為稍徑而於感應之全則指之甚明而俗學以為是禪也其所未及者名數辨博也嗟乎象山指其應者使人求其涵也佛氏逆其應於無而象山指其迹於應以是為禪然則為聖人者其必在名數辨博乎以儀為心予惡夫哀欽之無從也是集刻於金谿而歲久漫漶德安吉陽何先生撫江西之明年丕闡理學以淑

士類乃改刺焉而命沐為序辭不獲因取象山言之粹者據而証之世之知者果有取焉則禪俗與儒之界將昭然若指掌而象山氏之學可知也已

大明嘉靖四十年歲次辛酉五月吉

賜進士出身中奉大夫江西布政司右布政使前奉

勅提督江廣兩省學政刑部郎臨海後學

王宗沐撰

嘉靖癸丑三月宗沐既刻朱子大全私抄而稍論次朱陸二氏異同之大畧以附於書間以請於兩廣巡按侍御王公曰朱書備矣陸氏書粵之士有終身不及見者其圖並存之已而廣西巡按侍御陳公始至以請曰並刻以示二三子吾道之幸也其亟圖之宗沐乃更錄象山先生書文語錄論學者釐為六卷冠以慈湖陽明二先生之序刻焉既成進粵之士而告之曰二先生任道開來之功傳四百年于茲其微言與旨固已具於二書苟能玩

味而深繹之而不惟習見則其旨歸之所在者可釋然而無疑矣夫原於天地以立極而通於古今以常行者道之致一而不可容或貳也苟有偏重而見有早晚當會其未備而銷其未融者學之相成而不可獨執也二先生偶以其一時之見相與校訂是亦不過朋友切磋之心而後世遂分別之攘斥之使不得並係於孔氏之徒焉則夫乃來聲遺實而責之太深矣乎故自今言之以彌綸宇宙為已分而以繼往開來為立心以沉迷訓詁為夫離而以辨別義利為關鑰本之於收放心以開其端極之於充四端以致其力由於盡心知性而達於禮樂政刑此象山先生之學之大也備觀先生之書而更合之於朱子得其所以同辨其所以異則知道無不合而言各有指然後指之為俗與禪者皆可得而論其槩矣昔者子貢以孔子為多學而識而孔子教之曰非也子一以貫之比其患言之多也則他日又曰子欲無言聞見為知之次者皆孔子之家法也至於禪學之旨其自私為己與絕人倫類以求免生死誠為異端固聖世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但其所以為教固以為實際理地

不染一塵而佛事門中不舍一法心舍萬象徧周法界融會精粗而至於十地五乘四教三藏傳述之多亦未嘗專以着空為修證者也夫陸子之所指以示人者既為孔子之所嘗是而世之所以怒陸子而夷之為空者又釋氏之所本非然則陸子之學謂其立論容有未整則可而遽埒之於禪是何異詢獄者不見兩造不求情實而但以前人之判其贖也而遂斷焉夫庸無有枉濫於其間乎顧二先生之所以致是者起於無極二字之辨夫二字之輕重未足以係斯道之絕續也若以為果道之所在而不可不辨則孔子之書如首章時習二字其所當講雖汗牛充棟猶未可了而無極二字不明胡不且置而遽若是紛紛乎此則二先生早年未定之事而陸子不執文字之教於此亦稍自背馳而愚猶憾其執之不固也而論者乃更以為禪乎嗟夫道非朱陸之所得專即今而爭焉而斥焉於二先生無加損也而獨怪夫學絕道喪門戶之多而黨伐之衆則言多而道益晦此任道之士所為懼而不敢安也六經之作本以明道然聖人於易則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孟子曰臣弑君子

弑父孔子懼作春秋然則易與春秋固以憂患與亂賊兩苟無是焉易春秋不作也後之有言者其果有不得已焉者乎而後之求之文字者其果皆得夫作者之意乎訓詁馳騁之煩辯說爭競之衆誠可哀痛而先覺之士亦嘗有起而闢之而卒不能有所撲息者何哉蓋其所以為此者有本有源本源之地未能拔而塞之則朱陸之旨雖明而其沿習沉痾之蔽未能或破宜其流之靡而莫或救也愚請得借禪以明之瞿曇之宗其始以生死禍福之說濟其必行是以習聞其說者皆抱必得之志而來雖狂夫悍卒皆能舍其舊而從於寂寞孤苦之鄉甚或面壁投崖刎身燃指而不悔者其志誠切而其事誠專也而尚安暇於言乎雖其事誠戾於聖教而在其宗門則固為忠信篤敬之徒矣後世之言學者初本非有求為聖賢之志因循前却與習相成甚或姑以是而息其馳驟之倦則其心以為詞說之不博而記聞之不多則其言不行而其上焉者始畢其力於訓詁涉獵以求為功果朝移暮易而於所謂痛切身心者宜其番有所遺而不及矣此則立志之過也為佛者其說誠冥莫

迂遠而其為事則未嘗苟也付法傳衣登壇說法
號稱具眼以續其師者必其真證而自得焉而猶
或不敢當也後世之言學者實則不至而急於立
說則固有窺之未精而見之未定者固已遂為人
人之所傳矣雖其或旋覺於未妥甚或自悔於晚
年而其書遂行已不可改則其言之多也雖其本
意尚有未慊而况繫之於聖人之道乎此則立言
之過也夫佛者屏除翳障獨懼有我增慢之病此
於貪淫而強附宗言謂之毀謗其於執着是已之
戒若是乎其嚴也今學者之論誠有智者之失矣
有愚者之得矣苟其言之是而足以相濟也則苟
堯鄙夫固當兼取以從於是而乃有勝心焉或原
以偏倚而執之堅或耻於相屈而必其勝甚或分
門異戶又從而藩籬焉則亦無怪乎其言之多而
說之激矣此則勝心之過也凡是三者相因為病
所謂本原沉痾纏綿雖有特出之才一入其中足
起足陷未能自拔則文字訓解縱其燁然譬之古
人畫蛇添足而今更為之鱗爪也粉飾彌工去真
彌遠凡若是者質之於禪曾有不若此孟子所謂
五穀不如萑稗而孔子思欲居九夷也道之不明

非吾黨之過而誰執其咎乎沐之庸下學不知方
以嘗讀二先生之書而反思焉於其離合異同之
際稍得一二而因以知言之多者則道轉晦故今
與二三子之所從事者必其有求為聖賢之志而
又有取善於人之心務矚其粗務濬其壅必不得
已而後言焉言以鳴道而非以闢靡也必有所主
而後求之文字焉文字以證其精而非以執泥也
而凡其畔援之說舉不得入於其中則久之必有
舍筏濟岸之日而二先生之學庶乎可續其緒矣
此則二公任道嘉惠之志粵之士其知所以敬承
之乎陳公諱善治蜀之巴縣人王公諱紹元楚之
金谿人嘉靖癸丑十二月吉臨海後學王宗沐謹
識

象山先生文集序

象山先生全集目錄

卷之一

書

與邵叔誼

與曾宅之

與胡季隨二

與趙監一

與鄧文範三

與姪孫濬

與李省幹二

卷之二

書

與王順伯二

與朱元晦三

與吳顯仲二

卷之三

書

與童伯虞

與劉深父

與張輔之三

與曹樵之三

與曹立之二

與黃日新

與黃元吉

與喬得占

與諸葛受之

卷之四

書

與李德遠

得解見提舉

得解見權郡

得解見通判

與諸葛誠之二

與王德修

與劉淳叟二

與趙宰

與胡達材二

與潘文叔

與彭世昌

與曹敦之

與符舜功三

與符復仲

與周廉夫

卷之五

書

與呂伯恭

與呂子約

與戴少望

與舒西美

與高應朝

與楊敬仲

與項平父

與舒元賓

與徐子誼二

與趙子直

與辛切安

卷之六

書

與傅全美二

與傅子淵三

與傅聖謨二

與包詳道七

與包顯道二

與吳伯顛

與吳叔有

卷之七

書

與勾熙載

與邵中孚

與張季忠

與朱元晦

與詹子南三

與包顯道四

與蘇宰

卷之八

書

與張春卿

與陳教授二

與蘇宰

卷之九

書

與王謙仲二

與錢伯同二

與包敏道四

與吳仲時

與彭子壽

與顏子堅

與胥必先

與吳仲良

與陳倅二

與周元忠

與程帥

與宋漕

與趙推

與楊守三

與林叔虎

卷之十

書

與李成之二

與張季海二

與黃康年

與朱益叔

與涂任伯

與倪濟甫

與劉志甫

與江德功

與周元忠

與吳顯仲

卷之十一

書

與朱濟道三

與傅季魯

與李宰二

與王順伯二

與黃監

與陳君舉

與應仲寔

與張元昂

與胡無相

與路彥彬

與董元錫

與黃彥文

與邵叔誼

與曹宅之

與詹子南二

與吳子嗣八

與陳宰二

與趙景昭

與尤延之

與豐宅之

卷之十二

書

與趙然道四

與陳正已二

與張輔之

與倪九成

與劉伯協二

卷之十三

書

與郭邦逸

與李信仲

與朱子淵三

與羅春伯

與馮傳之

卷之十四

書

與包詳道

與嚴恭伯三

與羅章夫

與趙詠道四

與張誠子

與饒壽翁七

與張季忱二

與黃循中二

與郭邦瑞

與潘文叔

與薛

與鄭溥之

與朱元晦二

與包敏道二

與傅子淵

與康幼卿

與傅齊賢

與蔡公辯

與高應朝

卷之十五

書

與陶贊仲二

與唐司法

與章茂獻

與薛象先二

與劉漕

卷之十六

書

與章德茂五

卷之十七

書

與張監二

與鄧文範

與張伯信

與沈宰二

卷之十八

與胥必先三

與張德清

與姪孫濬四

與孫季和

與傅克明

與羅春伯

與朱子淵

與吳斗南

與張元善二

與豐叔賈

與致政兄

與似清

奏表

刪定官輪對劄子 荆門到任謝表

與廟堂乞築城劄子

卷之十九

記

敬齋記 宜章縣學記

荆公祠堂記 經德堂記

貴溪重脩縣學記 武陵縣學記

本齋記 臨川簿廳壁記

卷之二十

序贈

送毛元善序 送宜黃何尉序

送彭子壽序 送楊通老

贈吳叔有 贈俞文學

贈二趙 贈僧允懷

贈曾友文 贈汪堅老

贈丁潤父 贈黃舜咨

贈汪彥常 贈陳晉卿

示象山學者 贈金谿砌街者

贈湯諱舉 贈陸唐卿

贈蹕山益侍者 贈劉季蒙

題新興寺壁 題翠雲寺壁

朱氏子更名字說 二張名字說

格橋齋說 跋資國寺雄石鎮帖

記祚德廟始末 鄧文苑求言往中都

卷之二十一

雜著

易說四 易數一張叔樞書

三五以變錯綜其數 學說

論語說 孟子說

卷之二十二

雜著

史評二 雜說

卷之二十三

雜著

白鹿書院論語講 大學春秋講義

荆門軍皇極講義

卷之二十四

雜著

策問十六

卷之二十五

詩

少時作

鷺 六言

子規 六言

贈化主

鵝湖和教授兄韻

挽張正應

游湖分韻得西字

送德麟監院歸天童和楊廷秀韻 二首

送勾熙載赴浙 西監

贈畫梅王文顯

書劉定夫詩軸

聞鷺

晚春出箭溪 首

蟬

踈山道中

挽石子重

和黄司業喜雪

和楊廷秀送行

題慧照寺

簡朱幹叔諸友

玉芝歌

卷之二十六

祭吕伯恭文

代教授祭神文

謝雨文

望壇謝雨文 二

東山刑鵝禱雨文

代致政祭姪榘之文

石灣祈雨文

荆門祈雨文

東山禱雨文

上泉龍潭取水禱雨文

卷之二十七

行狀

教授陸公行狀

宋故吳公行狀

卷之二十八

誌銘

黃氏墓誌銘

張公墓誌銘

陸公墓誌銘

黃公墓誌銘

黃夫人墓誌銘

葛致政墓誌銘

吳伯頤墓誌銘

陸修職墓表

卷之二十九

程文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開邪存其誠善世而不

伐德悔而化 解試

黃裳元吉黃離元吉使民宜之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

以知來知以藏往 省試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卷之三十

程文

孝文大功數十論

天地之性人為貴論

智者術之原論

房杜謀斷如何論

劉晏知取予論

政之寬猛孰先論

常勝之道曰柔

卷之三十一

程文

制科解試

料敵解試

賑濟解試

唐取民制兵建官省試

德仁功利省試

漢文武之治省試

卷之三十二

拾遺

好學近乎智

學問求放心

主忠信

母友不如己者

人不可以無耻二

思則得之

君子喻於義

求則得之

里仁為美

則以學文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汝分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養心莫善於寡欲

取二三策而已矣

保民而正

續書何始於漢

策

卷之三十三

文安謚議孔學

覆謚丁端

象山先生行狀揚簡

卷之三十四

語錄

卷之三十五

語錄

卷之三十六

年譜

象山先生全集目錄

附錄少湖徐先生學則辯

華亭少湖徐階著

學則辯

某既編學則成朋友之相詰難者或引存養格致以為尊德性道問學不可合為一事或引學問思辯篤行以為必先道問學而後可及於尊德性又或謂晦庵象山兩夫子均之為聖人之徒但其入門則有不可強而同者其說雖殊然要皆不究夫學之所以為學故必認以為二而不能信其一也夫學尊德性而已矣問也者問此者也學也者學此者也遺此之謂禪離此之謂訓詁故尊德性者君子之所主以為為問學者也問學者君子之所由以尊德性者也合問學而求尊德性則德性不可得而尊舍尊德性而求道問學則亦不復有所謂問學之事此尊德性道問學所以為一而非可以存養格致分屬並言者也且存養非他也存其所格之理焉耳格致非他也格其所存之理焉耳存也格也其功無二用也是乃所謂問學而君子所由以尊德性者也如必析尊德性以屬存養析道問學以屬格致而謂尊德性之功別有出乎問學之外則中庸首章之獨言戒懼於義既不免

有所遺而大學之格物致知乃徒為博物洽聞之具而非所以致誠正修齊之實矣此豈獨不知尊德性道問學亦豈識所謂存養格致哉抑若學問思辯篤行其所謂博學者非闕畧於踐履而徒務博其見聞及其既博然後漸次收拾以付之於行也蓋君子脩身踐行既無所不用其學矣其或學而有疑則問之之審問而未有得則思之之慎思而猶未能了然於其心則辯之之明辯之既明則益敦行之而弗怠是所謂篤行者乃取博與篤兩義相對而言非所以為先後之次也然則道問學尊德性不可以分先後明矣至謂兩夫子入門異而均之為聖人之徒則又有可言者夫君子由學以入聖猶人由門以入室今指尊德性道問學為兩門矣然而聖之所以為聖踐形盡性之外無他事也則尊德性道問學室一而已門亦一而已安得有異入乎凡某所以斷兩夫子之同者固慨夫世之人舉其訓詁之陋妄自托於朱子而詆陸為禪舉其空寂之謬妄自托於陸子而詆朱為俗也今日均之為聖人之徒則某之所爭者固已得矣又何異之足言哉大抵子思此章其辭旨本自晚白蓋不徒曰尊德性而必繼之以道問學則可見功

夫之有在而為尊德性者所不能遺不徒曰道問學而必先之以尊德性則可見主本之有定而為道問學者所不能外不徒曰尊德性道問學而必合之以而之一字則可見其為一事而非耦立並行者之可倫是故尊德性道問學一也朱子世以為專道問學而其言必主於尊德性陸子世以為專尊德性而其言不遺夫問學此兩夫子所以同也學者苟反身以究夫學之不容二而又虛心以觀兩夫子之言則可無疑於紛紛之說矣

右學則辯華亭少湖徐公所作也辯朱陸二夫子之學同歸一致不容有毫髮之疑矣今因補刻象山全集附刻是辯俾求象山之學者則焉

荆門州儒學正閩尤溪廖恕謹識

嘉靖己未秋九月吉日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一

書

與邵叔誼

前日竊聞嘗以夫子所論齊景公伯夷叔齊之說斷命以祛俗惑至今嘆服不能弭忘笑談之間度越如此輔之切磋何可當也充其所見推其所為勿急勿盡益著益察日躋於純一之地是所望於君子夷齊未足言也此天之所以予我者非由外鑠我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積此者也集義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進德者進此者也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心逸日休心勞日拙德偽之辨也豈唯辨諸其身人之賢否書之正偽舉將不遜於此矣自有諸已至於大而化之其寬裕溫柔足以有容發強剛毅足以有執齊莊中正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增加馴積水漸木升固月異而歲不同然由萌蘗之生而至於枝葉扶疎由源泉混混而至於放乎四海豈二物哉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又曰其為物不二此之謂也學問固無窮已然端緒得失則當早辨是非向背可以立決顏子之好學夫子實亟稱之而未見其止

益惜之於既亡其後曾子亦無疑於夫子之道然且謂為魯在柴愚師辟之間素所蓄積又安敢望顏子哉曾之於顏顏之於夫子固自有次第然而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雖夫子不能逃於曾子矣豈唯曾子哉君子之道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唐周之時康衢擊壤之民中林施宜之夫亦帝堯文王所不能逃也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病其自暴自棄則為之發四端曰人之有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夫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復之初也鈞是人也已私安有不可克者顧不能自知其非則不知自克耳王澤之竭利欲日熾先覺不作民心橫奔浮文異端轉相熒惑往聖話言徒為藩籬而為機變之巧者又復魑魅虺蜴其間耻非其耻而耻心亡矣今謂之學問思辨而於此不能深切著明依憑空言傳著意見增疣益贅助勝崇私重其狷忿長其負恃蒙蔽至理扞格至言自以為是沒世不復此其為罪浮於自暴自棄之人矣此人之過其初甚小其後乃大人之救之其初則易其後則難亦其勢然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於其端緒知之不至悉精畢力求

多於末溝澮皆盈涸可立待要之其終本末俱失夫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後世耻一物之不知者亦耻非其耻矣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若其標末雖古聖人不能盡知也稷之不能審於八音夔之不能詳於五種可以理揆夫子之聖自以少賤而多能然稼不如老農圃不如老圃雖其老於論道亦曰學而不厭啓助之益需於後學伏羲之時未有堯之文章唐虞之時未有成周之禮樂非伏羲之智不如堯而堯舜之智不如周公古之聖賢更續緝熙之際尚可考也學未知至自用其私者乃至於亂原委之倫顛萌蘖之序窮年卒歲靡所底麗猶焦然思以易天下豈不謬哉

與曾宅之

曩蒙訪速切磋未究足下以親庭之命不能留臨別有來歲相過之約日望書劔至止竟墜渺茫何耶某自去年春尾在山間聞猶子想之之計以歸內外撫棺視空之役相尋以卒歲近者始得復至山房山間果店頗多適值瀑流方壯噴玉湧雪處處爭奇經年之別不容不過撫勞之旁郡朋友往往輳集應酬殊不少暇頗復勞動既而霖霖不解遂以感疾山間不

便醫藥扶病出山半山過盛价致言越數日抵家病又增劇比日少甦始得發視氣力倦憊又未能作復稽留盛价皇恐示諭與章太博問答其義甚正其前述某之說又自援據反覆此則是足下病處所述某之言亦失其實記錄人言語極難非心通意解往往多不得其實前輩多戒門人無妄錄其語言為其不能通解乃自以己意聽之必失其實也相去之遠不得面言不若將平時書問與所作文字講習稽考差有據依若據此為辨則有案底不至大說舛也且如存誠持敬二語自不同豈可合說存誠字於古有考持敬字乃後來杜撰易曰闕邪存其誠孟子曰存其心某舊亦嘗以存名齋孟子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只存一字自可使人明得此理此理本天所以與我非由外鑠明得此理即是主宰真能為主則外物不能移邪說不能惑所病於吾友者正謂此理不明內無所主一向縈絆於浮論虛說終日只依藉外說以為主天之所與我者反為客主客倒置迷而不反惑而不解坦然明白之理可使婦人童子聽之而喻勤學之士反為之迷惑自為支

離之說以自縈纏窮年卒歲靡所底麗豈不重可憐哉使生在治古盛時蒙被先聖王之澤必無此病惟其生於後世學絕道喪異端邪說充塞彌滿遂使有志之士罹此患害乃與世間凡庸恣情縱欲之人均其陷溺此豈非以學術殺天下哉後世言易者以為易道至幽至深學者皆不敢輕言然聖人贊易則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夫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不為耳又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又曰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又曰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古聖賢之言大抵若合符節蓋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

二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如是則為仁反是則為不仁仁即此心也此理也求則得之得此理也先知者知此理也先覺者覺此理也愛其親者此理也敬其兄者此理也見孺子將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者此理也可羞之事則羞之可惡之事則惡之者此理也是知其為是非知其為非此理也宜辭而辭宜遜而遜者此理也敬此理也義亦此理也內此理也外亦此理也故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孟子曰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此天之所與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吾之本心也所謂安宅正路者此也所謂廣居正位大道者此也古人自得之故有其實言理則是實理言事則是實事德則實德行則實行吾與晦翁書所謂古人質實不尚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即其事即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湮於意見典訓蕪於辨說揣摩模寫之工依倣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

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先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子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夫子既歿其傳固在曾子蓋可觀矣况其不工不似不足以自信不足以自安者乎雖然彼其工且似足以自信足以自安則有終身不反之患有不可救藥之勢乃若未工未似未足以自信未足以自安則舍其邪而歸於正猶易為力也來書蕩而無歸之說大謬今足下終日依靠人言語又未有定論如在逆旅乃所謂無所歸今使足下復其本心居安宅由正路立正位行大道乃反為無所歸足下之不智亦甚矣今已私未克之人如在陷穽如在荆棘如在泥塗如在囹圄械繫之中見先知先覺其言廣大高明與已不類反疑恐一旦如此則無所歸不亦鄙哉不亦謬哉不知此乃是廣居正位大道欲得所歸何以易此欲有所主何以易此今拘攣舊習不肯棄捨乃徂其狹而懼於廣徂其邪而懼於正徂其小而懼於大尚得為智者夫子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古之所謂小人儒者亦不過依據末節細行以自律未至如今人有如許浮論虛說謬悠無根之甚夫子猶以

為門人之戒又况如今日謬悠無根而可安乎吾友能棄去謬習復其本心使此一陽為主於內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終食之間而違於是此乃所謂有事焉乃所謂勿忘乃所謂敬果能不替不息乃是積善乃是積義乃是善養浩然之氣真能如此則不愧古人其引用經語乃是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則不為侮聖言矣今終日營營如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有採摘汲引之勞而盈涸榮枯無常豈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者哉終日簸弄經語以自傳益真所謂侮聖言者矣書言日嚴祗敬六德又言文王之敬忌又曰罔不克敬典詩言敬天之渝又言敬之敬之又言聖敬日躋論語言敬事而信又言修己以敬孟子言敬王敬兄未嘗有言持敬者觀此二字可見其不明道矣吾與足下言者必因足下之及此而後言其旨只欲足下知古人事實而不累於無根之說足下謂得此說而思之足下以此為說其不明吾言甚矣宜其不能記憶附以己意而失其本真也又如脫灑二字亦不正足下何不言吾之見邪不如古人之見正吾之說虛不如古人之說實如此自訟則有省發之理若只管從脫灑等處思之終不

能得其正此理甚明具在人心足下不幸受蔽於謬妄之習今日乃費人許多氣力此事若不明白不應安安而居遲遲而來病倦不能彙括文辭使之簡約信手直書大槩幸三復而頓棄其舊則當知聖賢之言真不我欺也

與胡季隨

辛丑之春在南康見所與晦菴書深服邁往丙午之夏吳山解舍相從越月以識面為喜以欵集為幸然區區之懷終不能乎達於左右每用自愧大學言明明德之序先於致知孟子言誠身之道在於明善今善之未明知之未至而循誦習傳陰儲密積履身以從事喻諸登山而陷谷愈入而愈深適越而北轅愈驚而愈遠不知開端發足大指之非而日與澤蘆燕賈課遠近計枉直於其間是必沒身於大澤窮老於幽都而已來書所舉某與元晦論太極書辭皆至理誠言左右能徹私去蔽當無疑於此矣不然今之為欣厭者皆其私也豈可遽操以為驗稽以為決哉

二

王文公祀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餘子未嘗學問安肆指議此無足

多性同志之士猶或未能盡察此良可慨嘆足下獨謂使荆公復生亦將無以自解精識如此吾道之幸傳項黃三士人品固有不同其為學亦不相似若聖其致知明善雖子淵亦不能無離索之患元吉今在此雖稍若知過要未特達學者之難得所從來久矣道不遠人人自遠之耳人心不能無蒙蔽蒙蔽之未徹則日以陷溺諸子百家往往以聖賢自期仁義道德自命然其所以卒畔於皇極而不能自拔者蓋蒙蔽而不自覺陷溺而不自知耳顏子之賢夫子所屢歎氣質之美固絕人甚遠子貢非能知顏子者然亦自知非儔偶論語所載顏淵喟然之嘆當在問仁之前為那之間當在問仁之後請事斯語之時乃其知之始至善之始明時也以顏子之賢雖其知之未至善之未明亦必不至有聲色貨利之累忿恨縱肆之失夫子答其問仁乃有克己復禮之說所謂己私者非必如常人所見之過惡而後為己私也已之未克雖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以可至聖賢之地者皆其私也顏子之所以異乎衆人者為其不安乎此極鑽仰之力而不能自己故卒能踐克己復禮之言而知遂以至善遂以明也若子貢之明達固居游夏之右

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之識絕凡民遠矣從夫子游如彼其久尊信夫子之道如彼其至夫子既沒其傳乃不在子貢顧在曾子私見之錮人難於自知如此曾子得之以魯子貢失之以達天德已見消長之驗莫著於此矣學問之初切磋之次必有自疑之兆及其至也必有自克之實此古人物格知至之功也已實未能自克而不以自疑方憑之以決是非定可否縱其標末如子貢之屢中適重夫子之憂耳况又未能也物則所在非達天德未易輕言也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三子之智蓋其英爽足以有所精別異乎陳子禽叔孫武叔之流耳若責之以大智望之以真知聖人非其任也顏子請事斯語之後真知聖人矣曾子雖未及顏子若其真知聖人則與顏子同學未知止則其知必不能至知之未至聖賢地位未易輕言也何時合并以究此理

與趙監

垂論新工尤慰勤企道塞宇宙非有所隱遁在天曰

陰陽在地曰柔剛在人曰仁義故仁義者人之本心也孟子曰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又曰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愚不肖者不及焉則蔽於物欲而失其本心賢者智者過之則蔽於意見而失其本心故易大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狗物欲者既馳而不知止狗意見者又馳而不知止故道在邇而求之遠事在易而求之難道豈遠而事豈難意見不實自作艱難耳深知其非則蔽解惑去而得所止矣道本自若豈如以手取物必有得於外然後為得哉鄧丞於此深知端緒幸與進而圖之

二

社倉事自元晦建請幾年于此矣有司不復掛之墻壁遠方至無知者其在勅局時因編寬恤詔令得見此文與同官咨歎者累日遂編入廣賑卹門今乃得執事發明之此梭山兄所以樂就下風也其間瑣細敢不自竭需公移之至續得布稟道外無事事外無道向嘗以智愚賢不肖過不及之說布復想洞然無疑於此矣詩稱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康衢之歌堯亦不過如此論語之稱舜禹曰巍巍乎有天下而

不與焉人能知與焉之過無識知之病則此心炯然此理坦然物各付物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矣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不然則作好作惡之私偏黨反側之患雖賢者智者有所未免中固未易執和固未易致也深欲一至函丈而冗擾未能輒此薦其區區尊意以為何如幸有以教之

與鄧文範

昨晚得倉臺書謂別後稍棄舊而圖新了然未有所得殆似寬心了不可得者此乃欲有所得之心耶初信欲歸此意極佳但能不忘此意更使深厚則雖不歸猶歸也古人學如不及尊德樂道親師求友之心不啻飢渴宜虛也哉是必務實之士真知不足者然後能如此也此與自任私智好勝爭強竊近似以為外飾者天淵不侔燕越異鄉察之不可不精辨之不可不明於此不精明便是不識路頭終汨沒於形似而無所至止綿蠻黃鳥止于丘隅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學不知止而謂其能慮能得吾不信也人不自知其為私意私說而反

致疑於知學之士者亦其勢然也人誠知止即有定論靜安慮得乃必然之勢非可強致之也此集義所生與義襲而取之者之所由辨由仁義行與行仁義者之所由分而曾子子夏之勇孟子告子之不動心所以背而馳者也書曰欽厥止不知所止豈能欽厥止哉又曰安汝止不欽厥止豈能安汝止哉汝初信問讀易之法誠知所止則其於往訓如歸吾家而入吾門矣聞秋試一中亦為之喜試中試不中有校定無校定本不足深計所可喜者得失之心未去未釋然耳此心猶未釋然則所謂棄舊者特棄其末未棄其本也宜其謂之稍棄此乃害心之本非本心也是所以蔽其本心者也愚不肖者之蔽在於物欲賢者智者之蔽在於意見高下汙潔雖不同其為蔽理溺心而不得其正則一也然蔽溺在汙下者往往易解而患其安焉而不求解自暴自棄者是也蔽溺在高潔者大抵自是而難解諸子百家是也今倉臺雖未免有高潔之蔽然不自是當不難解矣復書已答其端幸即求見而究其說萬一尚且遲回春晚當為一行也

道喪之久異端邪說充塞天下自非上知誰能不惑人之難得亦其理然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當其扞格支離只得精求方畧庶幾或悟耳

與姪孫濬

夏末得汝陳官人到後信胸襟頓別辭理明暢甚為喜慰乃知汝質性本不昏滯獨以不親講益故為俗見俗說牽制埋沒耳其後二三信雖是倉卒終覺不如初信豈非困於獨學無朋友之助而然得失之心未去則不得得失之心去則得之時文之說未破則不得時文之說破則得之不惟可使汝日進於學而無魔祟因是亦可以解流俗之深惑也山間近來結廬者甚衆吾祠祿既滿無以為糧諸生始聚糧相迎今方丈前又成一閣部勒羣山氣象益偉第諸生中有力者寡為此亦良不易未能多供人耳今夏更去迭來常不下百人若一時俱來亦未有著處貴溪宰甚有政聲邑人以為久無此人其致禮於山間甚厚屢欲躬至問道而未果夏末有復其一書錄往汝觀之非虛辭也道之將墜自孔孟之生不能回天而易命然聖賢豈以其時之如此而廢其業願其志哉慟

哭於顏淵之亡喟嘆於曾點之志此豈楛於叢然之形體者所能知哉孔氏之轍環於天下長沮桀溺楚狂接輿負蕢植杖之派刺譏玩慢見於論語者如此耳如當時之俗揆之理勢則其陵藉侵侮豈遽止是哉宋衛陳蔡之間伐木絕糧之事則又幾危其身然其行道之心豈以此等而為之衰止文不在茲期月而可此夫子之志也春秋之作殆不得已焉耳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此又孟子之志也故曰當今天下合我其誰哉至所以祛尹士充虞之惑者其自述至詳且明由孟子而來千有五百餘年之間以儒名者甚衆而荀揚王韓獨著專場蓋代天下歸之非止朋遊黨與之私也若曰傳堯舜之道續孔孟之統則不容以形似假借天下萬世之公亦終不可厚誣也至於近時伊洛諸賢研道益深講道益詳志向之專踐行之篤乃漢唐所無有所植立成就可謂盛矣然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未見其如魯子之能信其皜皜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未見其如子思之能達其浩浩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未見其如孟子之長於知言而有以承三聖也故道之不明天下雖有美材厚德而不能以自成自達困於闕見

之支離窮年卒歲而無所至止若其氣質之不美志念之不正而假竊傳會蠹食蛆長於經傳文字之間者何可勝道方今熟爛敗壞如齊威秦皇之尸誠有大學之志者敢不少自強乎於此有志於此有勇於此有立然後能克已復禮遜志時敏真地中有山謙也不然則凡為謙遜者亦徒為假竊緣飾而其實崇私務勝而已比有一輩沉吟堅忍以師心婉孌奪哂以媚世朝四暮三以悅衆狙尤可惡也不為此等所眩則自求多福何遠之有道非難知亦非難行患人無志耳及其有志又患無真實師友反相眩惑則為可惜耳凡今所以為汝言者為此耳蔽解惑去此心此理我固有之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昔之聖賢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故曰周公豈欺我哉

與李省幹

某試吏于此頗益自信此學之不可須臾離也有朋自遠方來乃所大願承有意相與切磋乎此教延跂俟之平甫舊相從恨其端緒未明未知所以用力今此又交一臂而去每為平甫不滿此學之不明千有五百餘年矣異端充塞聖經榛蕪質美志篤者尤為可惜何時共講以快此懷未相見間儻有所疑以片

紙寫諸郵筒可也

二

古先聖賢無不由學伏羲高矣猶以天地萬物為師俯仰遠近觀取備矣於是始作八卦夫子生於晚周麟遊鳳翥出類拔萃謂天縱之將聖非濫辭也然而自謂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中庸稱之亦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堯舜相繼以臨天下而臯陶矢謨其間曰朕言惠可底行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未及下車訪于箕子俾陳洪範高宗曰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遁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祖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為麴蘖若作和羹爾為鹽梅人生而不知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秦漢以來學絕道喪世不復有師以至于唐曰師曰弟子云者反以為笑韓退之柳子厚猶為之屢歎惟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雖然學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虛心不能退聽此固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退聽矣所以導之者乃非其道此則師之罪也學於夫子者多矣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固無可疵外此則有南宮适宓子賤漆雕開近於四子三人之外最後出如高子羔曾子

雖有愚魯之號其實皆夫子所喜於二人中尤屬意於子羔不幸前夫子而死不見其所成就卒之傳夫子之道者乃在曾子伯魚死子思乃夫子適孫夫子之門人光耀於當世者甚多而子思獨師事曾子則平日夫子為子思擇師者可知矣宰我子貢有若其才智最高子夏子游子張又下一等然游夏已擅文學之場而堂堂乎子張子游猶以為難能其言論足以動人光華足以耀俗誠非以愚魯得號者所可比擬至其傳道授業不謬於聖人宰我子貢有若猶不在此位况游夏乎故自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乃得其傳者外此則不可以言道居今之時而尚友方冊取友當世亦已難矣足下求友之意切矣顧不知迂拙之人果足以副足下所期否乎鄙文數篇錄往幸熟復而審思之母徒徇其名而不察其實乃所願望未相見間或有未當於足下之意者願索言之亦惟其是而已矣愚見所到固當傾倒正不必以世俗相期也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一

書

與王順伯

去夏遠辱臨存甚慰積年闊別之懷執別忽忽又一歲有半瞻企不啻渴飢屢於七七哥書中蒙寄意之動感感且知別後所學大進膏潤沾溉多矣敬仰之劇然愚意竊有顛訂正於左右者不敢避浼瀆之罪大抵學術有說有實儒者有儒者之說老氏有老氏之說釋氏有釋氏之說天下之學術衆矣而大門則此三家也昔之有是說者本於有是實後之求是實者亦必由是說故凡學者之欲求其實則必先習其說既習之又有得有不得有得其實者有徒得其說而不得其實者說之中又有淺深有精粗有偏全有純駁實之中亦有之凡此皆在其一家之中而自有辨焉者也論三家之同異得失是非而相譏於得與不得說與實與夫淺深精粗偏全純駁之間而不知其為三家之所均有者則亦非其至者矣兄前兩與家兄書大槩謂儒釋同其所以相比配者蓋所謂均有之者也某嘗以義利二字判儒釋又曰公私其實即義利也儒者以人生天地之間靈於萬物貴於萬

物與天地並而為三極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人不盡人道不足與天地並人有五官官有其事於是是有是非得失於是有教有學其教之所從立者如此故曰義曰公釋氏以人生天地間有生有死有輪迴有煩惱以為甚苦而求所以免之其有得道明悟者則知本無生死本無輪迴本無煩惱故其言曰生死事大如兄所謂善薩發心者亦只為此一大事其教之所從立者如此故曰利曰私惟義惟公故經世惟利惟私故出世儒者雖至於無聲無臭無方無體皆主於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於出世今習釋氏者皆人也彼既為人亦安能盡棄吾儒之仁義彼雖出家亦上報四恩日用之間此理之根諸心而不可泯滅者彼固或存之也然其為教非為欲存此而起也故其存不存不足為深造其道者輕重若吾儒則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釋氏之所憐憫者為未出輪迴生死相續謂之生死海裏浮沉若吾儒中聖賢豈皆只在他生死海裏浮沉也彼之所憐憫者吾之聖賢無有也然其教不為欲免此而起故其說不主此也故釋氏之所憐憫者吾儒之聖賢無之吾儒之所病者釋氏

之聖賢則有之試使釋氏之聖賢而繩以春秋之法童子知其不免矣從其教之所由起者觀之則儒釋之辨公私義利之別判然截然有不可同者矣某嘗妄論尊兄之質人所難及而不滿人意者皆所習所鄉有以病之也此非今日之言蓋自初拜識時已如此竊議矣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有過而不能勇改天下之通患然今世別有一般議論以不輕改其素守為老成為持重為謹審以幡然改沛然從者為輕率為狂妄為無所守凡事理但論是非若已知吾所守所行者為非則豈可不速改若謂吾所守所行未為非則固不當改又不論速不速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尊兄之質本有勇但從來向釋氏不從儒學故至徇流俗朋友中見尊兄有剛決過人處又有徇流俗處莫不竊恠之若某則妄論尊兄之徇流俗亦甚勇他人則容易被聖賢之學聳動雖不知其實徃徃以其名而赴之若尊兄則雖自覺有未穩當處亦且頑忍安舊有姑自守且徐圖之意某念非尊兄無以發其狂言用忘犯分之罪猖狂而言辭不暇擇某

非敢使尊兄竊儒者之名以欺世願尊兄試以有言迓于汝心必求諸道之法試思之或有可採如謂不然亦願詳以見教辨白此事期於到頭非兄尚誰望

二

屬者借易陳露所見蒙教復詳至開發多矣來書有深不欲多言之語某切謂於所不當言者加一言則非矣若在所當言則唯足以達其理意而已不可以多少限也躁人之辭多者謂其躁妄錯亂贅疣是則可刪也今方將於道術趨向之間切磋求是則又奚多之病願尊兄先除此一戒使某得悉意承教庶是非可明也尊兄所學以力行為主不專務論說所見皆行履到處非但言說而已此不待論某固不敢以言說待尊兄交游間亦不以此病兄獨謂兄所學不能無蔽耳楊墨告子許行之徒豈但言說其所言即其所行而孟子力闢之者以為其學非也儒釋之辨某平時亦少所與論者有相信者或以語之亦無所辨難於我無益有自立議論與我異者又多是勝心所持必欲已說之伸不能公平求是與之反覆只成爭辨此又不可與論今之僧徒多稽夫庸人不通文理既去髮胡服又安能使之髮髻潔縞而從吾游耶

至於士大夫之好佛者雖其好佛亦只為名而已此又不足與論也至如尊兄不為名不好勝凡事皆公心求是又聰明博洽鄉來未有自得處猶有凝滯退縮之態比來所見明白議論發越殊無疑滯退縮之態矣設有如是資質如是所到然但工一家之說則又難論今兄兩家之書已皆探討此而不與極論則只成是自掩版矣鄉來切疑於兄者以為兄之資稟質實強敏有餘宏大通遠則不足懼為平日所鄉所學所習之所攝持密制其命而不能度越擺脫操不志本之說以為典訓拒排釋氏者於千里之外而與至則行矣趨而避之者同其介然自守之意則無間之可乘矣承來教謂若使釋果未進於儒理須進步何苦守其卑汗而不進然後知高明之度本自宏闊而其之疑則誠淺陋矣某前書所論論其教之所從起而兄則指其所造以辨之某雖不曾看釋藏經教然而楞嚴圓覺維摩等經則嘗見之如來書所舉愛涅槃憎生死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迴不了四相者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迴四相雖有淺深精粗然其壽者相亦只是我相根本潛伏藏識謂之命根不斷故其文曰若有人讚歎彼法則生歡喜便欲濟度若

有人誹謗彼所得者即生嗔恨此亦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迴又如來教因地法行亦無身心受彼生死正是免得生死出得輪迴伊川先生有曰釋氏只是理會生死其他都不理會近有一前輩參禪禪業中稱其所得一日舉伊川先生之言曰某當時若得侍坐便問道不知除生死外更有甚事不知尊兄所見與此人優劣如何若尊兄初心不為生死不知因何趨向其道來書實際理地雖不受一塵而佛事門中不捨一法若論不捨一法則虎穴魔宮實為佛事滯房酒肆盡是道場維摩使須菩提置鉢欲去之地乃其極則當是時十地菩薩猶被呵斥以為取舍未忘染淨心在彼其視吾詩禮春秋何啻以為緒餘土苴唯其教之所從起者如此故其道之所極亦如此故某嘗謂儒為大中釋為大偏以釋與其他百家論則百家為不及釋為過之原其始要其終則私與利而已來教謂佛說出世非舍此世而於天地外別有樂處某本非謂其如此獨謂其不主於經世非三極之道耳又謂若衆聖所以經世者不由自心建立方可言經世異於出世而別有妙道也吾儒之道乃天下之常道豈是別有妙道謂之典常謂之變倫蓋天下

之所共由斯民之所日用此道一而已矣不可改頭換面前書固謂今之為釋氏者亦豈能盡捨吾道特其不主於是而其違順得失不足以為深造者之輕重耳尊兄謂行所當行尊兄日用中所行合理處自是天資之美與探討儒書之力豈是讀華嚴自省發後方始如此然尊兄豈能保其所行皆合於理乎真編三絕而後贊易敢道尊兄未嘗從事如此工夫吾志在春秋敢道尊兄不能有此志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敢道此非尊兄之所欲知是而謂儒釋同恐無是理今尊兄特空諸所有其視理理擊磬者果為何事哉若謂治大國若烹小鮮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或者其可以與尊兄之道並行而不悖也某方吐胸中愚見欲求訂正其辭不得不自違願尊兄平心觀之如不以為然幸無愛辭鄉時兄弟有所論難尚蒙推挽令各極其意見在朋友彼此無他疑正宜悉意評論期歸乎一是之地某平昔愚見所到持論甚堅然人言有以服其心則不憚於幡然而改惟尊兄有以知我非執己好勝者幸不憚盡言若鄙言可采亦願尊兄不憚改轍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

坐以待旦夫子自謂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耳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此其不可為吾人標的乎但只如此隨見在去豈便無益於天下顧有如尊兄之賢不無可惜處適得張南軒與家兄書今附達家兄處可試觀之如何家兄逼歲必歸宅上不知會更有切磋否歲即除伏幾多為親壽以厚新社

與朱元晦

黃易二生歸奉正月十四日書備承改歲動息慰澆之劇不得嗣問候又經時日深馳鄉間已赴闕奏事何日對敷伏想大摠素蘊為明主忠言動悟淵衷以幸天下恨未得即聞緒餘沃此傾渴外間傳聞留中講讀未知信否誠得如此豈勝慶幸鄉人彭世昌得一山在信之西境距故廬兩舍而近實龍虎山之宗巨陵特起岷然如象名曰象山山間自為原塢良田清池無異平野山澗合為瀑流垂注數里兩崖有蟠松恠石却畧偃蹇中為茂林瓊瑩冰雪傾倒激射飛灑映帶於其間春夏流壯勢如奔雷木石自為階梯可泐以觀佳處與玉淵卧龍未易優劣桂歲彭子結

一廬以相延某亦自為精舍於其側春間携一姪二
息讀書其上又得勝處為方丈以居前挹閩山奇峰
萬疊後帶二溪下赴彭蠡學子亦稍稍結茅其傍相
從講習此理為之日明舞雩詠歸千載同樂某昔年
兩得侍教廬之集加欵於鷺湖然猶鹵莽淺陋未
能成章無以相發甚自愧也比日少進甚思一侍函
丈當有啓助以卒餘教尚此未能登高臨派每用悵
惘往歲覽尊兄與梭山家兄書嘗因南豐便人偕易
致區區蒙復書許以卒請不勝幸甚古之聖賢惟理
是視堯舜之聖而詢于芻蕘曾子之易簣蓋得於執
燭之童子蒙九二曰納婦吉苟當於理雖婦人孺子
之言所不棄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
取二三策而已矣或率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也
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人言豈可
忽哉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
為不然則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
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一曰中
即太極也未嘗於其上加無極字動靜章言五行陰
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

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
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兄謂梭山急迫看人文字未
能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為多
說而未必果當於理大學曰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人
無古今智愚賢不肖皆言也皆文字也觀兄與梭山
之書已不能酬斯言矣尚何以責梭山哉尊兄向與
梭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
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
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
空言立論使後人簸弄於頰舌紙筆之間也其為萬
化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
之故耶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
也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
為萬化根本耶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
極太極亦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耶太
極固自若也尊兄只管言來言去轉加糊塗此真所
謂輕於立論徒為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也兄號句
向而論字字而議有年矣宜益工益密立言精確足
以悟疑辨惑乃反踈脫如此宜有以自反矣後書又
謂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

認太極別為一物故着無極二字以明之易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况太極乎晚文義者舉知之矣自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為一物者設有愚謬至此奚啻不能以三隅反何足上頌老先生持地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以曉之乎且極字亦不可以形字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是奚可哉若懼學者泥於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伯長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其必有攷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於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無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即是此旨老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見於此學用力之深為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通書中焉止矣之言與此昭然不類而兄曾不之察何也太極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假令其初實有是圖觀其後來未嘗一及無極字可見其

道之進而不自以為是也兄今考訂注釋表顯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為善祖述者也潘清逸詩文可見矣彼豈能知濂溪者明道伊川親師承濂溪當時名賢居潘右者亦復不少濂溪之誌卒屬於潘可見其子孫之不能世其學也兄何據之篤乎梭山兄之言恐未宜忽也孟子與墨者夷之辨則據其愛無等差之言與許行辨則據其與民並耕之言與告子辨則據其義外與人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言未嘗泛為料度之說兄之論辨則異於是如某今者所論則皆據尊兄書中要語不敢增損或稍用尊兄泛辭以相繩糾者亦差有證據抑所謂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兄書令梭山寬心游意反覆二家之言必使於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為辨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彼方深疑其說之非則又安能使之如出於其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哉若其如出於吾之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則無不可矣尚何論之可立否之可斷哉兄之此言無乃亦少傷於急迫而未精耶兄又謂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已不能精而於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為紛紛雖欲不差不可得矣

殆夫子自道也。向在南康論兄所解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一章，非是兄令某平心觀之。某嘗答曰：甲與乙辨方，各是其說。甲則曰：願某乙平心也。乙亦曰：願某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可也。今此急迫之說，寬心游意之說，正相類耳。論事理不必以此等壓之，然後可明也。梭山氣稟寬緩，觀書未嘗草草，必優游諷詠，耐久紉繹，今以急迫指之，雖他人亦未喻也。夫辨是非，別邪正，決疑似，固貴於峻潔明白。若乃料度羅織，文致之辭，願兄無易之也。梭山兄所以不復致辨者，蓋以兄執己之意甚固，而視人之言甚忽，求勝不求益也。某則以為不然。尊兄平日惓惓於朋友，求箴規切磨之益，蓋亦甚至。獨羣雌孤雄，人非惟不敢以忠言進於左右，亦未有能為忠言者。言論之橫出其勢，然耳向來相聚，每以不能副兄所期為愧。比者自謂少進，方將圖合并而承教。今兄為時所用，進退殊路，合并未可期也。又蒙許其吐露輒寓此，少見區區尊意，不以為然，幸不憚下教。政遠惟為國保愛，倚需柄用以澤天下。

二

伏自夏中拜書，尋聞得對方深贊喜，冒疾遽興，重為

駭嘆。賢者進退綽綽有裕，所甚惜者為世道耳。承選里第，屢欲致書，每以冗奪徒積，傾馳江德，功人至奉十一月八日書，備承作止之詳，慰澆良劇。比閱邸報，竊知召命不容辭，免莫須臾，一出否吾人進退自有大義，豈直避嫌畏譏而已哉。前日面對，必不止於職守所及，恨不得與聞。至言後，使儻可垂教，否前書條析所見，正以疇昔負兄所期，比日少進方圖自贖耳。來書誨之諄復，不勝幸甚。愚心有所未安，義當展盡，不容但已。亦尊兄教之之本意也。近浙間一後生，貽書見規以為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為。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拙言乎此輩，凡陋沉溺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憐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此理在宇宙間，固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損。然人之為人，則抑有其職矣。垂象而覆物，天之職也。成形而載物者，地之職也。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人君之職也。孟子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所謂行之者，行其所學以格君心之非，引其君於當道，與其君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使斯道達乎天下也。所謂學之者，從師親友讀書考古學，問思辨以明此道也。故少而學道壯而行道者

士君子之職也吾人皆無常師周旋於羣言淆亂之中俯仰參求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蔽說若雷同相從一唱百和莫知其非此所甚可懼也何幸而有相疑不合在同志之間正宜各盡所懷力相切磋期歸于一是之地大舜之所以為大者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為善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吾人之志當何求哉惟其是已矣疇昔明言善議拳拳服膺而勿失樂與天下共之者以為是也今一旦以切磋而知其非則棄前日之所習勢當如出陷穽如避荆棘惟新之念若决江河是得所欲而遂其志也此豈小智之私鄙陋之習榮勝耻負者所能知哉弗明弗措古有明訓敢悉布之尊兄平日論文甚取會南豐之嚴健南康為別前一夕讀尊兄之文見其得意者必簡健有力每切敦服嘗謂尊兄才力如此故所取亦如此今閱來書但見文辭繳繞氣象褊迫其致辨處類皆遷就牽合甚費分踈終不明白無乃為無極所累反困其才耶不然以尊兄之高明自視其說亦當如白黑之易辨矣尊兄嘗晚陳同父云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為漢唐分踈即更脫灑磊落

今亦欲得尊兄進取一步其作孟子以下學術省得氣力為無極二字分踈亦更脫灑磊落古人質實不尚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湮於意見典訓蕪於辨說揣摩模寫之工依放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顏子既沒其傳固在曾子蓋可觀已尊兄之才未知其與子貢如何今日之病則有深於子貢者尊兄誠能深知此病則來書七條之說當不待條析而自解矣然相去數百里脫或未能自克淹回舊習則不能無遺恨請卒條之來書本是主張無極二字而以明理為說其要則曰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某竊謂尊兄未曾實見太極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加無極字下面必不更著直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疊床上之床下面著直體字正是架屋下之屋虛見之與實見其言固自不同也又謂極者正

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耳就令如此又何必更於上面加無極字也若謂欲言其無方所無形狀則前書固言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其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之太極之上繫辭言神無方矣豈可言無神言易無體矣豈可言無易老氏以無為天地之始以有為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竅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惟其所蔽在此故其流為任術數為無忌憚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為無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楊朱未遽無君而孟子以為無君墨翟未遽無父而孟子以為無父此其所以為知言也極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居九疇之中而曰皇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詩言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豈非以其中命之乎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理至矣外此豈更復有太極哉以極為中則為不明理以極為形乃為明理乎字義固有一字而數義者用字則有專一義者有兼數義者而字之指歸又有虛實虛字則但當論

字義實字則當論所指之實論其所指之實則有非字義所能拘者如元字有始義有長義有大義坤五之元吉屯之元亨則是虛字專為大義不可復以他義參之如乾元之元則是實字論其所指之實則文言所謂善所謂仁皆元也亦豈可以字義拘之哉極字亦如此太極皇極乃是實字所指之實豈容有二充塞宇宙無非此理豈容以字義拘之乎中即至理何嘗不兼至義大學文言皆言知至所謂至者即此理也語讀易者曰能知太極即是知至語讀洪範者曰能知皇極即是知至夫豈不可蓋同指此理則曰極曰中曰至其實一也一極備函一極無函此兩極字乃是虛字專為至義却使得極者至極而已於此用而已字方用得當尊兄最號為精通詁訓文義者何為尚惑於此無乃理有未明正以太泥而反失之乎至如直以陰陽為形器而不得為道此尤不敢聞命易之為道一陰一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來闔闢盈虛消長尊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入行藏何適而非一陰一陽哉奇偶相尋變化無窮故曰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

適說卦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下繫亦曰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今顧以陰陽為非道而直謂之形器其孰為昧於道器之分哉辨難有要領言辭有指歸為辨而失要領觀言而迷指歸皆不明也前書之辨其要領在無極二字尊兄確意主張曲為飾說既以無形釋之又謂周子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為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其於此見得尊兄只是強說來由恐無是事故前書舉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兩句以見粗識文義者亦知一陰一陽即是形而上者必不至錯認太極別為一物故曰况太極乎此其指歸本自明白而兄曾不之察乃必見証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通書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周子之言中如此亦不輕矣外此豈更別有道理乃不得比虛字乎所舉理性命章五

句但欲見通書言中言一而不言無極耳中焉止矣一句不妨自是斷章兄必見証以屬之下文兄之為辨夫其指歸大率類此盡信書不如無書其實深信孟子之言前書釋此段亦多援據古書獨頗不信無極之說耳兄遽坐以直絀古書為不足信兄其深文矣哉大傳洪範毛詩周禮與太極圖說執古以極為形而謂不得為中以一陰一陽為器而謂不得為道此無乃少絀古書為不足信而微任胸臆之所裁乎來書謂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傍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又謂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誠令如此不知人有甚不敢道處但加之太極之上則吾聖門正不肯如此道耳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墮然示人簡矣太極亦易嘗隱於人執尊兄兩下說無說有不知漏洩得多少如所謂太極真體不傳之秘無物之前陰陽之外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迥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語莫是曾學禪宗所得如此平時既私其說以自矜及教學者則又往往秘此而多說文義此漏洩之說所從出也以實論之兩頭都無着實彼此只是葛藤末說氣質不美者樂

寄此以神其姦不知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既以病已又以病人殆非一言一行之過况其母以久習於此而重自反也區區之忠竭盡如此流俗無知必謂不遜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諒在高明正所樂聞若猶有疑願不憚下教政遠惟為國自愛

三

住歲經筵之除士類胥慶延跋以俟吾道之行乃復不究起賢之禮使人重為慨嘆新天子即位海內屬目然罷行陸黜率多人情之所未諭者羣小駢肩而騁氣息怫然諒不能不重勤長者憂國之懷某五月晦日拜荆門之命命下之日實三月二十八日替黃元章闕尚三年半願有以教之首春借兵之還伏領賜報備承改歲動息慰沃之劇惟其不度稍獻愚忠未蒙省察反成唐突謙抑非情督過深矣不勝皇恐向蒙尊兄促其條析且有無若今兄遽斷來書之戒深以為幸別紙所謂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望其必同也不謂尊兄遽作此語甚非所望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通人之過雖微箴藥久當自悟諒今尊兄必渙然於此矣願休末光以卒餘

教

與吳顯仲

屬承訪逮深見皆學之誠顧荒繆無以塞盛意為別未幾已有思詠便風得書承比辰進修多福為慰顯仲質朴甚可嘉為學固不可迫切亦當有窮究處乃有長進若能隨分窮究廢弛豈所患也又所依得賢主人不患無浸潤之益也凌遽占復莫既所懷惟勉學自愛

二

得書讀之其辭與鄉時書辭不相類儘平常安帖無甚病痛但恐亦是偶然耳若果如此自能隨時學問不患無益縱無甚益亦不至有甚繆矣也况朝夕得親炙黃丈又得與濟先相處不可謂乏師友也包顯遁歸遣此為復莫究所欲言惟勉學自愛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

書

與童伯虞

某秋試幸不為考官所取得與諸兄諸姪切磨於聖賢之道以滓昔非日有所警易荆棘陷窞以康莊之衢反羈旅乞食而居之於安宅有足自慰者足下往年心期於予兄子壽今年又與僕相處趨向固不凡近環吾居數百里間前此蓋不多若足下者然僕處足下之館幾半載而不能回足下眷眷聲利之心此誠僕淺陋之罪曾子曰視其庭可以搏鼠烏能與我歌乎仲尼顏子之所樂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金革百萬之衆在其中此豈可以二用其心而期與富貴利達兼得之者哉記曰富潤屋德潤身孟子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又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孟子之時求人爵者尚必修其天爵後世之求人爵蓋無所事於天爵矣捨此而從事於彼何啻養一指而失其肩背况又求之有道得之有命非人力所可必致者而反營營汲汲於其間以得喪為欣感惑亦甚矣子思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窞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來書謂無我

笑此僕之所憫惜非所笑也足下雖不言僕固知之深矣向僕既不能舉聞足下鑽試亦不中甚欲即書一紙為足下言之因循不遂比來此念尤切方此圖之竟為來書所先輒布此為復

與劉深甫

來書示以方冊所疑足見為學不苟簡然其理皆甚明白本無可疑若於此未能通曉則是進學工夫不甚純一未免滯於言語爾今欲一一為深父解釋又恐只成言語議論無益於深父之身心非徒無益未必不反害之也大抵為學但當孜孜進德脩業使此心於日用間戕賊日少光潤日著則聖賢垂訓向以為盤根錯節未可遽解者將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有不加思而得之者矣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思則得之學固不可以不思然思之為道貴切近而優游切近則不失已優游則不滯物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記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日用之間何適而非思也如是而思安得不切近安得不優游至於聖賢格言切近的當昭晰明白初不難曉而吾之權度其則不遠非假於外物開卷讀書時

整冠肅容平心定氣詰訓章句苟能從容勿迫而詠之其理當自有彰彰者縱有滯礙此心未充未明猶有所滯而然耳姑舍之以俟他日可也不必苦思之苦思則方寸自亂自蹶其本失已滯物終不明白但能於其所已通曉者有鞭策之力涵養之功使德日以進業日以修而此心日充日明則今日滯礙者他日必有冰釋理順時矣如此則讀書之次亦何適而非思也如是而思安得不得不優游若固滯於言語之間欲以失已滯物之智強探而力索之非吾之所敢知也某銓曹再黜來歲又未免一來深父勉之謹無以言語議論妨進修之路使此心之良無斧斤之伐牛羊之牧而有雨露之濡滋雷風之鼓舞日以暢茂條達則來示數章不求解於他人矣

與張輔之

來書累累及已事辭復而意切讀之甚喜慰苟如是誰不欲相告者况如某之直而多言者耶今此子壽兄入邑此事政可面論第恐事罷不復能留至邑又有謁見應接之煩雖相見有不暇及此耳故略寓此言之蒙諭鍼膏肓之說且師友切磋之言孰不欲各中其病願恐學未至識未明不能知人之病耳又恐

言或中病而聽者不自以為病不能受耳又子方來吾言但當盡子受言之道不當教我告子之方使我告子而無其方則其言不足求矣子豈可教之使如何而告子耶必欲教人告已是何異教玉人雕琢玉玦至引孔子答弟子問仁問政問孝之說此尤非所宜言孟子於孔子特曰願學而已吾於孔子弟子方且師仰敬畏之不暇如顏子曾子固不待論平時讀書至子夏子游子張遽伯玉南宮适諸賢言行未嘗不惕焉愧畏欽服而師承之而子遽可以孔子望我邪且子既能究觀聖人答弟子之言知其無不盡處擴而充之聖人亦只如此是已已知教人之方則吾當北面矣尚何以鍼子膏肓邪雖然庸詎知此言之非鍼子膏肓也嚮至此欲止恐子未能深悟試更為詳言之學者大病在於師心自用師心自用則不能克己不能聽言雖使義皇唐虞以來群聖人之言畢聞於耳畢熟於口畢記於心祇益其私增其病耳為過益大去道愈遠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來書謂備嘗險阻辛苦而無操心危慮患深之效此亦非也子之能持然自立異於流俗趣舍必求是而施設不苟人之所為有所不敢為人所不能為已或能為之人之

所知有所不敢知人所不能知已或能知之凡此豈非操心危慮患深之效歟雖然至於師心自用學植不進未必不由此也古之所謂曲學詖行者不必淫邪放僻顯顯狼狽如流俗人不肖子者也蓋皆放古先聖賢言行依仁義道德之意如揚墨鄉原之類是也此等不遇聖賢知道者則皆自負其有道有德人亦以為有道有德豈不甚可畏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尊所聞行所知要須本正其本不正而尊所聞行所知只成得箇擔板自沉溺於曲學詖行正道之所誅斥累百世而不赦豈不甚可畏哉若與流俗人同過其過尚小擔板沉溺之過其過甚大真所謂膏肓之病也來書舉程明道先生靜亦定動亦定之語此非子之所知也定之於動靜非有二也來書自謂靜而定亦恐未能果如是也是處靜處動不同矣子之意豈不自謂靜時尚或能定獨難於動而定耶凡子之所謂定者非果定也豈有定於靜而不能定於動邪至又謂近雖未能不動而於動中之定頗庶幾焉此正是擔板處見子壽兄可面扣之若已悟得亦不妨驗過如意有未平而子壽處或冗未暇言無惜以片紙見問切磋之益政有所

望非所敢憚也

二

前嘗論子為學之病及得二十一日報帖又知子尚未深曉特然自立之節較之流俗人則為賢者在子之身則為深病吾非不知子之踐履尚未能不自愧顧以為踐履未至此節已常在胸中耿耿然為拒善之藩籬而不能以自知况踐履既至自無愧於心其為病可勝言哉凡子之病皆性之不純理之不明而外之勢又有以增其病而無以藥之者子之病非獨子有之也人皆有之顧在流俗人而或有之是則可喜非可責也至於知學者有此病則其觀聖賢之訓聽師友之言必當惕焉愧悔改革不如是謂之不知學可也子欲問大學之道而不知此病雖於特然自立處一向加功將必不能至於無所愧縱不自知自謂無愧識者觀之正是一場大擔板耳吾之望於子者非以流俗人望子也如以流俗人望子則子流俗人賢者矣勉而進之誠流俗中大賢者矣望之以聖賢之門乃始為一膏肓之病人也此病去自能改過遷善服聖賢之訓得師友之益如動亦定靜亦定之說亦不必苦心而自明也見此書如未深省但當

以此書於讀書應事暇時常常提省久當自知之如
疑欲辨無惜詳列

三

兩書所言踐履之說皆未曉劣者之意前書所謂踐履不說聖賢踐履只說輔之之所踐履君子有君子踐履小人有小人踐履聖賢有聖賢踐履拘儒瞽生有拘儒瞽生踐履若果是聖賢踐履更有甚病雖未至未純亦只要一向踐履去久則至於聖賢矣只爲輔之踐履差了正如適越北轅愈驚而愈遠前書分明與子說是拒善之藩籬既是拒善之藩籬又豈可與聖賢踐履同日而語凡所與子言者皆只是入頭處何謂不教以入頭處也如中庸戒謹恐懼之言子正不能如是充子之踐履識者觀之正有可愧可耻不能戒謹不能恐懼莫甚焉二十五日書至發讀之見其頗無條理諸兄皆以爲此必輔之氣未平時所言使少遲半日必不如是答書也某以爲須是深省其病深生愧恐改革自新然後能所言中理如不知其過則雖心平氣定辭不悖謬亦未必能中理也如所謂初不容以口舌辨之說此正師心自用拒善不能改過之明驗尚何戒謹恐懼之有

與曹挺之

挺之氣質勁直本無他病初謂肯篤志學問自應日進來書氣象甚覺齟齬至有一貫多學之辯此似無謂大抵學者且當大綱思省平時雖號爲士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於聖賢事業往往從俗浮沉與時俯仰徇情縱欲汨沒而不能以自振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與草木俱腐之耻到此能有愧懼大決之志乃求涵養磨礪之方若有事役未得讀書未得親師亦可隨處自家用力檢點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若事役有暇便可親書冊所讀書亦可隨意自擇亦可商量程度無不有益者看挺之殊未曾如此着實作工夫何遽論到一貫多學之處此等議論可且放下且本分隨自己日用中猛省自知愧怍自知下手處矣既着實作工夫後未遇師友却有日用中着實事可商量不至爲此等虛論也

與曹立之

某篤劣之資禍患之中筋力氣血甚覺衰憊非復向時之比然更嘗之多愈覺欲速助長之病故講授處又差省力耳所謂趙學古書甚有直氣然於理致則

不為甚明正使立之之言盡當於理亦未必彼人之聽從但據今立之之學則正宜有以自反未遽可以責彼之難曉也承欲某詳指其非非惟不暇亦恐不在此蒙問致知知止正心誠意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次序深切慨歎不知立之許多時在幹當甚事觀如此問文字一似夢中起來相似立之尚如此又何惟得趙學古也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一段程先生說得多少分明立之不應不曉文義恐是用意過當翻有如此疑惑隱室之說已是當時病語然亦無難曉者只是說每事上便有知與不知者有知得到底者有知不到底者縱令知得到底亦湏是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乃始能卒終其事其意亦初無深奧然用此解易則不可蓋易言知至知終是總說不是說每事蒙問謾及之不必滯泥太抵讀古人書若自滯泥則坦然之理翻成窒礙疑惑若滯泥既解還觀向之窒礙疑惑者却自昭然坦然當是時但恐不能力行以終之耳

二

得書乃知周丞處書未達其間大槩論立之果於自是其說而不能盡人之說所述敏道正甫之言以示

二公皆謂立之殊失其 某住在都下與四方朋友講辨當其夫辭處必徐謂之曰恐老兄未能自達其意必使審思而善其辭彼或未能自申則代之為說必使其人本旨明白言足以盡其意然後與之論是非是非本在理當求諸其理不當求諸其辭辭失而非其意尤不當據况又非其辭而可據乎若各以言語占道理其叙述他人處必如法吏之文致則只成是必欲其說之勝非所以求至當也大抵人之所見所學固必自以為是與異己者辨固當各伸其說相與講求其至期歸乎一是之地固不可苟合強同然至其未能盡他人之說而果於自是則其勢必歸於欲已說之勝無復能求其至當矣公孫且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之問其見至陋孟子斥之之辭亦甚峻切然丑不但已難之至再至三故孟子之意愈白而丑之惑亦解景丑尹士充虞之問亦然問辨如此雖甚堅而不可屈益為明理者之願無他惟各獻其所疑以盡人之說非以自是之意必之於其先也至於夫子對陽貨則遜辭以適其意而不與之辨谷子路何必讀書之說則厲辭以斥其過而不容其辨又如孟子排告子夷之陳相之說亦皆先有自必之

意此則聖賢洞照彼已所見甚明已臻其至而不復有可改易者也若此則不可與學者請益決疑講道求是之時同年而語矣恐立之所見已如聖賢之臻其至不復可以改易方將解他人之惑以明其道則又不可以前說議立之矣然區區之見以為立之今日所到去聖賢尚遠未可遽尸此任想立之亦未遽如此但失於講究墮常人之通患爾由前之說乃今日講辨者之通患也然遂此而不改則是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至當一是之地不復可至矣立之鄉與趙學古往復書病正坐此聲色臭味富貴利達流俗之所汨沒者在此立之自少有志度越此等非出於勉強道之不明不行佛老之徒遍天下其說皆足以動人士大夫解不溺馬立之儒雅自將未嘗一入其樊憊息縱弛人之通患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所同戒立之志力堅固踐行有常苟有所知自許不畔人之質性有賢善者多病於庸立之自少開爽文義洽通凡有血氣皆有爭心苟有所長必自介恃當其蔽時雖甚不足道者猶將挾以傲人豈可望其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也立之平日所積不為不多然聞有談道義者必屈已納

交降心叩問原其設心本以審是求理非直為名而已也凡此皆立之之實非有所譽若立之者可謂士矣然求之中行狂狷則當立於狷者之列固有所強矣而不免於弱固有所明矣而不免於闇弱病固不能免而所大患者尤在於不明必欲天下之理無所不明必至夫子耳順之年而後可言然學而不厭發憤忘食回非助我啓予者尚則雖夫子之聖亦非有天下之理皆已盡明而無復有可明之理今謂立之不明者非固責其不能盡明天下之理蓋謂其有不自知之處也人各有能有不能有明有不明若能為不能不能為不能明為明不明為不明乃所謂明也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立之疇昔乃狷者之體至其皇皇於求善汲汲於取益而不敢自安自棄固有不終狷之勢比來言論果決不復有不自安之意自信篤確不復有求善取益之實如得崑崙之竹協以鳳鳴校以鉅黍方將同律度量衡以齊一天下則與前所謂狷者之體大不侔矣誠使立之之學果至此地固不可泛議其超躡也陳后山有曰醉酒者亂操刀者割則有以使之也某雖淺陋然留意學問之日久更嘗頗多若所以使之之至此者頗能知其本末今

立之但能以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之法試思之當亦有自知者矣以為有序其實失序以為有證其實無證以為廣大其實小狹以為公平其實偏側將為通儒乃為拘儒將為正學乃為曲學以是主張吾道恐非吾道之幸姑隨所見其說不侈小心退遜以聽他日之進則小可大狹可廣拘可通曲可直便不至失序便不至無證苟能自省雖才質下於立之者可免此病苟不自省雖才質高於立之者亦或有此病子夏孔門之高弟百世之師表其才質豈易得哉當時夫子告之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夫所謂小人者豈險賊不正之謂哉果險賊不正則又安得謂之儒雖曰儒矣然而有所謂小人儒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執雖曰小人執然不可不謂之士尹士所疑於孟子者非險賊不正之謂也然聞孟子之言則曰士誠小人也今智識未能及尹士而其說則侈於孟子立之能於此自省則庶乎能免於不明之患矣承欲雜說謾錄近一二書併論學一段去論學一段雖是舊所說然恐立之不及見亦欲立之更留心考之橫渠先生云見識長得一格看得又別此語誠是

與黃日新

執別彌年比復得一見目足下之貌耳足下之言知足下之學甚稱其所以為名欣喜踴躍不以今日之同舉送而以其同心志也善惡邪正君子小人之各以氣類相從蓋如此雖然此有大可畏者以夫子之聖孟子之賢猶不免叔孫臧倉之毀僕與足下蓋所謂志乎善與正而君子之徒者也繩之以聖賢之事固有不勝其任者然聖賢之所與也亦聖賢之所責也若志夫邪惡之小人則固與我薰蕕矣盜憎主人犬吠希見僕與足下之所與殆憎吠之招也吁可畏哉彼徂於習俗蔽於聞見以陷於惡而失於本心者不可遽謂之小人聞善而慕知過而懼皆君子之徒也若乃親善人聞善言見善行而狼狽自若無所忌憚慧黠姦慝常有毀傷善類之心此所謂志夫邪惡之小人而聖人所用發蒙之道以說其桎梏者也其甚者亦獨能使之革面而已喜憎吠者蓋此流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苦其心志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足下其識之僕之言將若左契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行有不得者及求諸其身此僕之所聞所知而未

能者願與足下共講而共由之

與黃元吉

道廣大學之無窮古人親師求友之心亦無有窮已
以夫子之聖猶曰學不厭况在常人其求師友之心
豈可不汲汲也然師友會聚不可必得有如未得會
聚則隨已智識隨已力量親書冊就事物豈皆茫然
懵然略無毫髮開明處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
其所知則光大非欺人也今元吉縱未有聞所未聞
見所未見處且隨前日所已聞已知者尊之行之亦
當隨分有日新處莫未至全然為真行也學者未得
親師友時要當隨分用力隨分考察使與汲汲求師
友之心不相妨害乃為善也此二者一有偏勝便入
私小即是不得其正非徒無益而害之也

與喬德占

某時下粗遣無足道者披讀來示情文煥然如昔者
之見德占未之有改不唯不改抑似有益甚者教以
為學日知其難過失日覺其多朝夕恐懼非不鄙無
似以為可語安肯及此愚見所及用不敢自外於左
右所謂知難覺過者蓋未知其難未覺其過而恐懼
者非所以為恐懼也誠能知難知過知恐懼則雖無

此言千里之外人書之間當必有其驗矣潛雖伏矣
亦孔之昭誠之不可掩固如此此過不除學者大患
不然則如所云者適足以增其驕益其疾焉而已矣
將有窮年卒歲愈驚愈遠而不自知者甚可懼也

與諸葛受之

某自承父師之訓平日與朋友切磋輒未嘗少避為
善之任非敢奮一旦之决信不遜之意徒為無顧忌
大言誠以疇昔親炙師友之次實深切自反灼見善
非外鑠徒以交物有蔽淪胥以亡大發愧耻自此鞭
策驚蹇不敢自棄今契丈之賢乃復猶豫於此無乃
反已未切省己未深見善未明以不能自奮也儻一
旦幡然沛然誰得而禦孟子曰自謂不能者自賊者
也幸無久自屈抑愚見如此若有未安幸詳見教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四

書

見李德遠

古之學者汲汲焉惟君子之見非以其位華要之地可以賁已也非以其積祿邑之贏可以惠已也非以其妙速化之術可以授已也然而人宜之後世反此凡有僕僕於人者必其位華要之地者也不然則積祿邑之贏者也不然則妙速化之術者也非以是三者雖君子無見焉有不是三者之為而惟君子之從必相與群而耶俞之以為狂且恠某生七歲讀書十三志古人之學今二十有四矣而漫刺未嘗有所投乃汲汲焉登閣下之門固衆人之所耶俞以為狂且恠然而甘心犯之惟以古人自慰爾教而進之於閣下固宜

得解見提舉

古之見者必以贅今世之贅以文文之作所以道進見之意當介紹之辭而其贅至於苟為之說恭恭敬者君子之道非是無以為禮而反之者夷倨慢嫖夫之者恭至於足敬至於謬夫無根苟作之說叢雜綵繡之文則僕之所不能夷倨慢嫖足恭謬敬則僕之所

不敢欲聞名於將命者而介紹之辭不先羔鴈之禮不講用捧咫尺之書以道其進見之意而已某七歲讀書十三志古人之學亦時習舉子之文不好也二十四以書見先達李公今經略廣西者書辭纒百餘言而李公嘉之是歲實今天子新即位頒科詔而某獨殊無應書之意李公以為不可乃以向為舉子業云李公亦謂為能其秋竟就試中選習俗之禮凡官于是者無問其與舉選之事與否中選者均往謝馬退又為啓以授之曰大謝某竊以為舉送公也從而謝焉私也謝之號固不可求其所謂謝之文讀之於心甚不安故獨不敢謝見太守以其舉送也見貳車以其泣試也是時王公為使於此某亦慕其賢而欲見焉而王公適以召去不及見今某後在舉送之列而執事為使於此其賢尤為人之所敬服用列前之所為與今之所以進見者為贅焉爾惟執事進而教之

得解見權郡

某聞君子行不貴苟異然習俗之弊害義違禮非法制之所拘而必曰不苟異而局局然不敢少違至於禮義之所在非法制之所禁乃曰不苟異而不敢行

則亦非君子之道矣。今之舉送古賓與理也。其著之令甲行之官府者。皆所以防姦僞待薄俗。聖人之不得已也。六籍所載。雖不能無脫亂訛誤。然前聖之格言。先王之善政。其存固多。較然可考。明天子固以此望天下之賢牧。守習俗之弊。害義違禮而非法制之所拘者。能徹而新之。六籍所載。義禮所在而非法制之所禁者。能率而行之。此豈非明天子之所欲。賢牧守之所當講而儒衣冠者之所願也。且法制之未善。朝廷猶有望於縉紳之講明。而况非法制之所拘者乎。今之與舉送者。獨觀揭示各為文辭羣聚而往。謝舉送者。舉送者乃為之禮。然則斯禮也。蓋出於與舉送者之所求而非先王之時所謂以禮禮賓之意也。况古者以名舉人。猶所舉者不謝而舉之者不受。謝今之舉以糊名。其說以為充公則亦奚以謝為。舉者進謝之禮。蓋習俗之弊。而以禮禮賓之意。蓋先王之禮而賢牧守之所宜率行於今日者也。故某之進見不敢謝而獨以是為贅進越之罪。惟執事察而恕之。

得解見通判

子游稱澹臺子羽非公事未嘗至其室非公事而至公庭不可也。某旅試塗棘之間而執事實臨蒞之既

觀揭示。獲與其選用。此聞名於將命者。不為不可習俗。有進謝之禮。公舉而私謝。僕以為未安。適以書言於攝使君。甚詳且謂舉送者。俟中選之士。謝焉而後禮之。非所謂以禮禮賓之意。意之未究者。敢布之。執事幸垂聽而察焉。嘗觀漢朱博逆折儒掾之辭。竊嘆俗吏取必三尺俗儒。妄說經籍。蕪穢大道。汙玷前哲。罪不容於誅。博折掾曰。且持此道歸。俟堯舜君出。為陳說之。而掾辭不復博。蓋知其不能捨為掾而去。夫言聖人之道而為人折辱如此。乃獨不能捨為掾而去。則當時所陳與今日所養所學可知矣。科舉之法。唐楊綰欲變之而不克。變今日堯舜之君在上。天下之好古樂道者。莫不以為必變法。僕以為不必遽及於變也。大冬之與大夏。寒暑之相去遠矣。而其運未始頓異。毫末之與合抱。小大之相去遠矣。而其生未始頓進。病法之未善而悻然曰。必變。非所謂包荒之量神而化之之道矣。幾何而不敗。迺事於然。徂故常而莫之改。偷安便而不肯為。因循苟且。棄玩歲月。則是大冬之不復。夏而毫末之不復。進而可乎。故必變而通之。然後可以言化之之神。而貴包荒之量者。以其有馮河之勇。可以革弊去蠹。有變通之利。而無

矯激之難也今某之所陳於攝使君者乃先王之禮
明天子之所望於賢牧守者所謂有變通之利而無
矯激之難者也贊而成之惟執事是賴若乃頌已效
之德美述前日之能事則非事大賢君子之道故不
敢以進

與諸葛誠之

誠之嗜學甚篤又有筋力朋友間尤所賴者訊後曾
與淳叟欵曲否既見其過義不宜嘿承論惟知頓身
於規矩準繩中而痛鋤狂妄之根誠使心不狂妄而
身中規矩準繩不亦善乎縱未能如此但狂妄日減
日就規矩準繩日以純熟亦為難得以誠之之勤篤
從事於規矩準繩中此亦其所長也但不知所謂狂
妄之根者果何如將何如而鋤之不知下手鋤時使
鋤得去也無若鋤得去自後却遂無此矣為復此根
非若草木之根一鋤去後便無雖鋤得去又復生耶
為復雖鋤之而不能盡去之耶又不知此狂妄之根
與常人同不與常人同是素來有此是後來起得若
後來起得却是因何而起凡此皆當辨明又誠之所
愧惕者為復只是狂妄未息未中規矩準繩而愧惕
為復別有未足處後愧惕為復二者兼之此一節亦

須明白古人不自滿假克自抑畏戒謹不覩恐懼不
聞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取善求益如恐不
及者乃其踐履之常也誠若此者非如桎梏陷阱然
也中庸言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大學言有所恐懼則
不得其正此其辨也講學固無窮然須頭項分明方
可講辨若自文加糊塗則須理會得交加糊塗處分
明方可講辨如楊朱墨翟老莊申韓其道雖不正其
說自分明若是自分明雖不是亦可商確理會大抵
講學有同道中鞭策切磨者有道不同而相與辨明
者如孟子與楊墨告子辨此是道不同而與之辨明
者也如舜禹益皋陶相與都俞吁咈夫子與顏淵仲
弓閔子騫相與問答是同道中發明浸灌鞭策切磨
者也如子夏子游之論門人小子子張子夏之言交
道雖同師夫子各有所得亦是有不同處當時子夏
子游子張各知其有不同乃有商量處縱未能會通
亦各自分明若更要理會盡不糊塗承合并之期不
遠且欲得誠之自理會得頭項分明庶幾相見有可
理會也

二

承諭學術更不費力永無懈怠自然常不離道若至

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地矣此理固無阻顧恐公未有此力量爾中人之質戕賊之餘以講磨之力暫息芥斤浸灌於聖賢之訓本心非外鑠當時豈不和平安泰更無艱難繼續之不善防閑之不嚴昏氣惡習乘懈而熾喪其本心覺之而來復豈得遂無艱屯一意自勉更無他疑則屯自解矣此頗復所以雖厲而無咎仁者所以先難而後獲也繼續之善防閑之嚴中人之質亦恐未能免昏氣惡習之間作然辨之於早絕之於微則易為力耳卿見誠之未夜而睡非有疾病非委頓不能支持但氣昏體倦欲睡而遂縱之耳誠之不能於此時少加勉強誅而勿縱而欲別求道術別起疑惑不亦左乎鄭子產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所以節宣其氣而勿使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此語殆不可以易之也此一節無疑方能課急與敬辨義與利本心之善乃始明著而不習無不利矣

三

承諭為學與曩時異觀書辭誠有用工處但如懊惜亦甚害事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懈怠流浪患不覺耳覺即改之何暇懊惜大丈夫精神豈可自埋沒

如此於此遲疑不便是觀宜其在已未得平泰於事有不照燭子細觀察有何滯礙為仁由己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我未見力不足者聖人豈欺後世誠之於此不決然獨進豈不忍去其鄙吝之習邪飯踈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在陋巷簞食瓢飲不改其樂者亦人耳誠之欲自棄耶所示書彙三通西美深甫書辭甚暢至子宜書則窘束有病此乃揚子嘉所謂屈於勝已者而伸於不已若者也

與王德修

銓曹報罷卒然以歸竟不及附致數字六月十九離都下與諸葛誠之同訪敬仲二十九日至富陽七月三日始離既望抵侍下諸幸安穩皆庇所逮兄倡道於彼善類響應便使慈祥愷悌和協輯睦之風鬱然興於父子兄弟宗族鄉黨之間此孟子所謂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者也健羨健羨郭氏欲見延使繼賢者之後亦蒙鵠諭詳復深感厚誠第槩之愚心甚不安此如兄旅處遠方彼能館寓師事之於理則順某家居乃欲坐致於千里之外古之尊師重道者其禮際似不如此儲子得之平陸而孟子不見某雖不肖而彼之所以相求者以古之學如遂獨行千里而

赴其招則亦非彼之所求者矣前輩親師求友蓋不憚勞苦飢寒裹糧千里固其宜也今整號鄉學者多乃無一人適江而西者學者不能往而教者能往非所聞也兄之所以為彼慮者至詳且曲也而顧不及此豈亦智者之一失乎

與劉淳叟

承諭為學無他疑但却不得如江下感發時其他朋友亦無甚進學固不欲速欲速固學者大患然改過遷善亦不可遲回向來與諸公講切處正是為學之門進德之地誠有志者何忍復塗塞其門榛蕪其地執平時所喜於淳叟者徒以志向壘壘有進無退今反遲回若此何耶向時謬妄工夫其勇往如彼今云知過乃反如此則抑悖於用勇矣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舜所以為舜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蓋夫子之明訓壘壘以進非淳叟之過也其過顧在於進之非其道耳誠知其過頓棄勇改則壘壘以進者乃舜之莫能禦夫子之所謂如不及而又何病乎今淳叟然而自曰知過吾不信也惟即改之無待來年夫道若大路朋友相聚不相與勉勵策而進之而自作艱難自作節目乃是未肯頓棄

謬妄之習為遷延苟免之計如今時寇盜已在囹圄不肯分明伏罪遷延歲月僥覯降赦苟得脫免之後必復為亂矣宜勇改之毋蹈此轍

二

淳叟平日聞言輒喜遇事輒詢有聽納之體然親朋間未肯歸以取善之實豈似遂而順情者喜聽而真實苦口者之未能無齟齬耶抑從悅者多而改繹之未至也此雖據前日而論然今亦未能無疑於淳叟也秋試禮記義破題誠佳然或者謂所出題乃淳叟意旨而作義者適爾投合苟當於理豈厭其同不稽諸理而苟異以求致益之名則固非也場屋之弊固久然有志者持文衡將此理是責謂彼善於此則可謂理固如此則不知言甚矣申公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今日道不在多言學貴乎自得明理者觀之二語之間其病昭矣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墨子非不力行也其往也使人讓竈讓席其反也人與之爭竈爭席揚子非不自得也二氏不至多言而為異端顏閔侍側夫子無言可也揚墨交亂告子許行之徒又各以其說肆行於天下則孟子之辨豈得已哉或默或語各有攸當以言話人以不言話人均

為穿齋之類夫子之於顏子蓋博之以文夫博學於文豈害自得顏吏之不必伐衛政之必正名冉有季路不能無蔽夫子不得不申言之夷之陳相告子之徒必執其說以害正理則孟子與之反覆不得不致其詳必曰不在多言問之弗知弗措辯之弗明弗措皆可削也自得之說本於孟子而當世稱其好辨自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中庸固言力行而在學問思辨之後今淳叟所取自得力行之說與中庸孟子之旨異矣仁智信直勇剛皆可以力行皆可以自得然好之而不好學則各有所蔽倚於一說一行而玩之孰無其味不攻諸其正則人各以其私說而傳於近似之言者豈有窮已哉淳叟之氣稟固自有異於人者往時朋舊相親鮮不服其粹和醇美以為無疵獨淳叟之心往往有不敢自欺者求他人之明如淳叟之心不可欺則亦鮮矣至如晚寢早作躬親細事筋力日強精神日敏則自去冬以來其效甚著縱有荒怠勉之斯復所不足者恐不獨在是也麟之姪近頗精進論事儘有根據至如說淳叟輒欲以一言斷之此亦是其病處固嘗闢之矣然在淳叟不可不察宏父德器言論皆有餘味誠有其仁亦為用

倏然光明所燭波瀾所及不已于學者當有充長之驗以大禹之聖聞在知人在安民之言則吁而致其問仁有所未宏智有所未足勇有所未至而欲歛然自安於弑父與君亦不從也之列則亦偷矣館學之官非費率比能相勉以進無苟自安則吾道有望道之異端人之異志古書之正偽固不易辨然理之在天下至不可誣也有志於學者亦豈得不任其責如射者之於的雖未能遽中豈得而不志於是哉開先聖之道闢邪說放淫辭於今當有任其責者而多言是病此公孫弘禁民挾弓弩之策也

與趙宰

竊惟執事天潢之派桂籍之英回翔仕途繫驥百里下車之初政譽藹然凡在封疆莫不鼓舞旬月之間歌頌未厭道途之傳寢異前日駸尋至今良所未喻執事之仁明豈其或疚母乃胥吏之姦有以熒惑視聽而致然邪金谿為邑雖陋而財賦初不至甚窘求之異政得失已事可見九重動恤民隱無所不用其極其在荒歉之餘尤軫宵旰之慮吏胥貪鄙旁公侵漁惟利是見豈恤公上士大夫之得交於下風者固宜陳忠進諫以輔聰明顧乃下與吏胥為黨實諛獻

伎以陷執事大抵吏胥獻科歛之計者其名爲官其實爲私官未得一二而私獲八九矣此者數吏魁田連阡陌樓觀峩峩服食燕設擬於貴近非脫民脂膏而何以取之願執事深察其姦痛懲其弊斷然革之使百里之內知執事之仁心被執事之仁政則日月之更人皆仰之矣某修敬之始已欲少效區區逐執事之不聞不獲展露旣而患難困苦莫逐朝夕於將命以究所懷徒切負愧茲蒙下問之及輒薦其愚

與胡達材

承示以所進所疑深見嗜學之誠但達材所進乃害心之大者所謂若有神明在上在左右乃是妄見此見不息善何由明宜其事物之擾即不相續酬酢之繁即不相似若本心之善豈有動靜語默之間哉今達材資質美處乃不自知所謂日用而不知也如前所云乃害此心者心害苟除其善自著不勞推測纔有推測即是心害與聲色臭味利害得喪等耳孟子所謂斧斤伐之牛羊牧之者也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執道不遠人自遠之耳若的實自息妄見良心善性乃達材固有何須他人模寫但養之不害可也作此不暇詳楷然說得多亦徒說要達材自省耳

二

達材資質甚美天常亦厚但前此講學用心多馳騖於外而未知自反喻如年少子弟居一故宅棟宇宏麗寢廟堂堂廡庫廩庖百爾器用莫不備具甚安且廣而其人乃不自知不能自作主宰不能汛掃堂室修完墻屋續先世之業而不替而日與飲博者遨遊市肆雖不能不時寢處於故宅亦不復能享其安且廣者矣及一旦知飲博之非又求長生不死之藥悞妄人之言從事於丹砂青芝煨燼山屐之間冀蓬萊瑤池可至則亦終苦身亡家伶仃而後已惟聲色臭味富貴利達之求而不知為學者其說由前有意為學而不知自反者其說由後其實皆馳騖於外也昨相聚時覺達材精神日漸收拾不甚馳散但收拾之初未甚清明蒙蒙然未有所向雖講切之次感而必應此乃達材本心非由外鑠故如此耳至於蒙而未發則是馳騖昏擾之久大體未能頓清明耳若不寧耐復放而他馳入妄人之說以求長生不死之術則恐蓬萊瑤池終不可至而蕞爾之身將斃於煨燼山屐之間矣蒙見信之篤輒此以助進修向時曾說將孟子告子一篇及論語中庸大學中切已分明易曉

處朝夕諷詠接事時但隨力依本分不忽不執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久當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矣不知曾如此作工夫否

與潘文叔

得書知為學有進甚慰但所謂急墮急迫兩偏此人
之通患若得平穩之地不以動靜而變若動靜不能
如一是未得平穩也涵泳之久馳擾暫殺所謂飢者
甘食渴者甘飲本心若未發明終然無益若自謂已
得靜中工夫又別作動中工夫恐只增擾擾耳何適
而非此心心正則靜亦正動亦正心不正則雖靜亦
不正矣若動靜異心是有二心也此事非有真實朋
友不可

與彭世昌

堯舜之盛詢于芻蕘夫子之聖以子夏為啓予顏淵
為非助我孔文子之所以為文者在於不耻下問人
之取善豈有定方善之所在雖路人之言臧獲之智
皆當取之世昌相信之意甚篤而鄙意每欲世昌降
意與元忠講切元忠之學固未可謂便是然其篤實
躬行之日久有非泛泛所能及者其所長處如某亦
欲就而取決焉在世昌未易全輕之也與人商論固

不貴苟從然亦須先虛心乃至聽其言若其所言與
吾有未安處亦須平心思之思之而未安又須平心
定氣與之辨論辨論之間雖貴伸己意不可自屈不
可附會而亦須有惟恐我見未盡而他須別有所長
之心乃可

與曾敬之

為學日進為慰讀書作文亦是吾人事但讀書本不
為作文作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未聞有本盛
而末不茂者若本末倒置則所謂文亦可知矣適出
書不時復

與符舜功

靜惟來辱之意非鄙人之所敢當下問之及時薦其
愚非能有宗論宏議驚世駭俗之說得之朋舊以足
下望之太高待之太過初間未以為然及曾得廣人
至連收兩書禮意勤厚非所宜得見喻進脩之工始
信傳者之不妄揆之愚心恐成過當詳細已嘗道於
幾先相會幸詢之

二

某自初與舜功相見即進性格太緊之說此在愚見
頗為不苟蓋事無大小道無淺深皆不可強探力索

人患無志而世乃有有志不如無志者往往皆強探力索之病也若無此病譬如行千里自一步積之苟不已無不至但患不行耳子淵大槩甚正然甚欲得渠一相聚書間所言要不能盡心曲也

三

見論新工足見嗜學吾嘗謂楊子雲韓退之雖未知道而識度非常人所及其言時有所到而不可易者楊子雲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韓退之謂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孰能無惑惑而不求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近世諸儒皆不及此然後知二公之識不易及也吾亦謂論學不如論師侍師而不能虚心委已則又不可以罪師乘便遽甚遺此不他及

與符復仲

蒙示進學不替尤以為喜常俗汨沒於貧富貴賤利害得喪聲色嗜欲之間喪失其良心不顧義理極為可哀今學者但能專意一志於道理事事要親是不肯徇情縱欲識見雖未通明行事雖未中節亦不失為善人正士之徒更得師友講磨何患不進未親師

友亦只得隨分自理會但得不陷於邪惡亦自可貴若妄意強說道理又無益也

與周廉夫

處家之道古聖人格言具在易之家人詩之二南是也今人縱能言亦何以加也若情勝禮恩勝義之說竊以為未然處家自有禮自有義禮儀在豈可勝也此言非但不知處家之道亦不知禮義矣商君說孝公以帝道王道與今人言禮義相似其實是講貫得一項必不可行之說耳帝道王道之實其果如是乎要看其實王道則孟子告齊宣梁惠者是矣後來只是齊宣梁惠不能捨己私以從孟子耳孟子之說安有不可行者哉廉夫資稟隱約却不甚美特從事於學問之日又淺今日之困固宜平時固滯不通處其在爐錘之門雖或有未開豁然稟受之偏循習之久豈能終廓然乎非磨之以學問其為害未有已也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五

書

與呂伯恭

往歲先判府宅窳願比於執事而卒不果既欲展慰
 又不果去冬因東陽郭伯清宅人嘗拜疏略申慰誠
 計必徹聽某前此雖得一再瞻見殊未得款聽教誨
 竊惟執事聰明篤厚人人自以為不及樂教導人樂
 成人之美近世鮮見如某疎愚所聞於朋友間乃辱
 知為最深苟有所懷義不容默天下事理固有愚夫
 愚婦之所與知而大賢君子不能無蔽者元獻晏公
 尹南京日文正范公居母夫人憂元獻屈致教導諸
 生文正孳孳誨誘不倦從之游者多有聞于時竊聞
 執事者儼然在憂服之中而戶外之屨亦滿伯夷柳
 下惠孟子雖言其聖至所願學則孔子文正雖近世
 大賢至其居憂教授豈大賢君子之所蔽乎執事之
 所為標的者宜不在此執事天資之美學問之博此
 事之不安於心未契於理要不待煩說傳引而後喻
 竊聞凡在交游者皆不為執事安諒執事之心亦必
 不自安也夫苟不安何憚而不幡然改之乎於此而
 改其所以感發諸生亦不細矣舜聞善若决江河沛

然莫之能禦君子之過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伏願不
 憚改過以全純孝之心不勝至願

與呂子約

學者之病隨其氣質千種萬態何可勝窮至於各能
 自知有用力處其致則一唐虞三代盛時邪說誠行
 不作民生其間漸於聖人之化自無昏塞之氣華薄
 之質其遷善遠罪之處不謀同方雖然自下升高積
 小之大縱令不跌不止猶當次第而進便欲無過夫
 豈易有以夫子之天縱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
 可以無大過矣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顏子之粹而猶
 若是如有所立卓爾之地竭其才而未能進此豈可
 遽言乎然開端發足不可不謹養正涉邪則當早辨
 學之正而得所養如木日茂如泉日流誰得而禦之
 今之學者氣不至甚塞質不至甚薄鄉善之志號為
 篤切鞭勉已至循省已熟乃日困於茫然之地而無
 所至止是豈非其志有所陷學有所蔽而然耶臨深
 履水此古人實處浴沂之詠曲肱陋巷之樂與此不
 相悖違豈今之學失其正無所至止謬生疑懼浪為
 艱難者所可同日道哉二書皆言近實似知其病考
 其要歸乃非實省但循此轍恐成坐玩歲月終無近

實時耳愚見如此若謂不然後便幸有以見教

與戴少望

某銓曹報罷歸已及秋侍親粗適無足道者向辱下問諄諄時竭愚心辱以為可語益用不敢不自盡於左右別既經時兄亦涉歷千里而歸娶女宿留龍窟卧病與凡航川輿陸者無往而非進學之地來示謂向意為學而新功殊未蒙有以見教者何耶起居食息酬酢接對辭氣容貌顏色之間當有日明日充之功如木之日茂如川之日增乃為善學古人之多多形容詠嘆者固皆吾分內然戕賊陷溺之未免則亦安得不課其進雖如顏子夫子猶曰未見其止易知易從者實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豈若守株坐井然執如中庸大學論語諸書不可不時讀之以聽其發揚告教戕賊陷溺之餘此心之存者時時發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充養之功不繼而乍明乍滅乍流乍窒則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者何時而可復耶任重道遠繁兄是望敢布胸臆少見切磋之誠且以求教

與舒西美

某時下從諸兄講學不敢自棄頗有日益恨不得吐露以求教也今歲都下與朋友講切自謂尤更直截

知前日今時學者悠悠不進號為知學耳實未必知學號為有志耳實未必有志若果知學有志何更悠悠不進事業固無窮盡然古先聖賢未嘗艱難其途徑支離其門戶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曰塗之人可以為禹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曰人有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人孰無心道不外索患在戕賊之耳故失之耳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惟不知保養而反戕賊放失之耳苟知其如此而防閑其戕賊放失之端日夕保養灌溉使之暢茂條達如手足之捍頭面則豈有艱難支離之事今日向學而又艱難支離遲回不進則是未知其心未知其戕賊放失未知所以保養灌溉此乃為學之門進德之地得其門不得其門有其地無其地兩言而決得其門有其地是謂知學是謂有志既知學既有志豈得悠悠豈得不進元英春間相聚始初亦間關既而感發端的臨別時曾畧箴其自喜過當既過暨陽便悔所以箴之者適所以病之今聞不甚進其原皆起於此別有書言之尊兄朴茂無他蹊徑苟能端的自反灼知陷溺戕賊之處特達自奮誰得而禦之不然恐未免為不知

學為無志而已矣

與高應朝

比得書知為學進進甚喜為學不當無日新易贊乾坤之簡易曰易知易從有親有功可久可大然則學無二事無二道根本苟立保養不替自然日新所謂可久可大者不出簡易而已應朝既自知資質偏駁不廢磨礪亦復何憂亦復誰禦然當知染習未盡大體實不得為無傷也未及作子約書寫至此思子約書中有宜於靜未宜於動之說此甚不可動靜豈有二心既未宜於動則所謂宜於靜者亦未宜也先作應之書不及此成之到此講切曲折却具應之書中大抵學者各倚其資質聞見病狀雖復多端要為戕賊其本心則一而已作書多不能詳要之詳亦未必有益苟有根本自能不懈怠不倦與同志切磋亦何患不進學如顏子猶曰未見其止惟益勉之

與楊敬仲

此心之良戕賊至於熟爛視聖賢幾與我異類端的自省誰實為之改過遷善固應無難為仁由已聖人不我欺也直使存養至於無間亦分內事耳然懈怠縱弛人之通患舊習乘之捷於影響慢游是好傲靈

是作游逸淫樂之戒大禹伯益猶進於舜盤盂几杖之銘成湯猶頌之夫子七十而從心吾曹學者省察之功其可已乎承諭未嘗用力而舊習釋然此真善用力者也舜之孽孽文王之翼翼夫子言主忠信又言仁能守之又言用其力於仁孟子言必有事焉又言勿忘又言存心養性以事天豈無所用其力執此中庸之戒謹恐懼而浴沂之志曲肱陋巷之樂不外是矣此其用力自應不勞若茫然而無主泛然而無歸則將有顛頓狼狽之患聖賢樂地尚安得而至乎

二

日新之功有可以見教者否易簡之善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苟不懈怠廢放固當日新其德日遂和平之樂無復艱屯之意然怠之久為積習所乘覺其非而求復力量未宏則未免有艱屯之意誠知求復則屯不久而解矣此理勢之常非助長者此也頰復所以雖厲而無咎仁者所以先難而後獲也若於此別生疑惑則不耘助長之患必居一於此矣當和平之時小心翼翼繼而不絕日日新又日新則艱屯之意豈復論哉頰恐力量未能至此耳

與項平甫

孟子揠苗一段大槩治助長之病真能不忘亦不必引用耘苗凡此皆好論辭語之病然此等不講明終是為心之累一處不穩當他時引起無限疑惑凡此皆是英爽能作文好議論者多有此病若是朴拙之人此病自少所以剛毅木訥近仁而曾子之魯乃能傳夫子之道凡人之病患不能知若真知之病自去矣亦不待費力驅除真知之却只說得勿忘兩字所以要講論者乃是辨明其未知處耳

與許允賓

得書開讀殊覺未甚明快此事何必他求此心之良本非外鑠但無斧斤之伐牛羊之牧則當日以暢茂聖賢之形容詠歎者皆吾分內事日充日明誰得而禦之尊兄看到此不須低回思索特達奮發無自沉於縈迴迂曲之處此事不借資於人人亦無着力處聖賢垂訓師友切磋但助鞭策耳

與徐子宜

某無能運點銓寺今始以免試擬隆興靖安簿六年闕去家四百里久離侍下欲急歸文字但託淳叟取比來所得朋舊多好氣質講切端的亦自覺稍進兄為學必日新恨不證於兄也端卿蕃叟成之淳叟諸

公自相講切皆自謂有益某觀之甚不謂然諸公雖各不同然學失其正一也嘗論其說均為邪說其行均為諛行淳叟最先知過成之相信甚篤然蒙滯竟未開明端卿力戰大屈而後有省蕃叟相見始恐懼而又不能讎然見李叔潤與之言惡俗交狀之處茫然流涕感激良深自此亦可以為學第恨相處不久耳此心之良人所均有自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流浪展轉狀賊陷溺之端不可勝窮最大害事名為講學其實乃物欲之大者所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質之懿者乃使之困心疲力而小人乃以濟惡行私兄質性篤厚行已有耻不至有是然近來講學大率病此不敢不相告劉伯正嘗相聚否聞其莊整迺是有進不及作書煩為致意天民重困猶昔皆聞見駭雜之弊近嘗苦口與言稍能自反應之亦復荒唐今此相聚相款志嚮却篤知非甚明有可喜者亦可為天民慶也端木君舉象先益之諸兄時相聚否禁行之何以不來參部彭子復戴少望皆安在為况如何前年得少望書復書頗切磋之不知其書曾達否兄講下多秀異否劉司業在江西民甚賴之以與同官不協得綿州去矣便中特此奉記室餘祝為吾道自

婺女之行道經上饒往往聞說其守令無狀與臨川
 大不相遠既而聞景明劾罷上饒南康二守方喜今
 時監司乃能有此差強人意劉文潛作漕江西光前
 絕後至其帥湖廣乃遠不如在江西時人才之難如
 此某人始至人甚望之舊聞先兄稱其議論意其必
 不碌碌乃大不然明不足以得事之實而姦黠得以
 肆其巧公不足以遂其所知而權勢得以為之制自
 用之果友害正理正士見疑忠言不入護吏而疾民
 陽若不任吏而實陰為所賣姦猾之謀無不得逞賄
 賂所在無不如志聞有一二行遺形若治吏而偽文
 說辭諂順乞憐者皆可回其意下人轉移其事如轉
 戶樞胥革窺之審玩之熟為日久矣所欲為者如取
 如携不見有毫髮畏憚之意惟其正論誠意則扞格
 而不入乃以此自謂其明且公也良民善士疾首蹙
 額飲恨吞聲而無所控訴公人世界其來久矣而尤
 熾於今日公人之所從得志本在官人不才然向者
 邪說不甚盛風俗不甚壞公人未盡得顯然肆意官
 人未盡與公人一律官人之才者固有實益亦難得

盛譽官人之不才者亦尚藉常理常心默有維持未
 至泯然大亂十數年來公人之化大行官人皆受其
 陶冶沉涵浸漬靡然一律而書生腐儒又以經術為
 之羽翼為之干城沮正抹之勢寒懲治之路潛禦其
 侮陰助其瀾故官人之才者雖易以自見易得盛譽
 而無補風俗無救大勢至其不才必至大亂中人無
 以自立皆從風而靡隨波而流守正而材術不足以
 自見者其心僅不泯滅而不復可伸外之驅迫流狗
 者亦不少矣此今時之大勢今之為善者猶持杯水
 救車薪之火也然持杯水者常少而抱薪者常多某
 竊有區區之說以為可以絕薪而致水要在於不厭
 詳復不忽卑近相與就實以講求至理研覈其實毋
 遽以大意粗說蓋之則至理可明誠說可破至理明
 誠說破則自其身達之家國天下無不可為者君心
 國論亦有致力處豈直州縣官吏間哉天生民而立
 之君使司牧之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也民為大社稷
 次之君為輕民為邦本得乎立民為天子此大義正
 理也今縣家親民撫字之職也縣家而害民州家得
 以治之州家而害民使家得以治之今州家使家壅
 之以胥吏塞之以僚屬所賴以通閭巷田畝之情者

有被害者赴愬也今乃以告訐把持之名而抑絕之近來胥吏之妙用專在抑絕赴愬者之路懲一二以威衆使之吞聲歛衽重足脅息而吾得以肆行而無忌監司太守有服其役任其恣而不得享其利者有相為相役而共享其利者

與趙子直

比來道路田畝皆鼓舞盛德汗吏黠胥頗亦歛戢鄉來懷疑者皆已冰釋矣然所在積弊非一日可去要當耐久緝理想大賢之心亦未易滿也大抵益園裕民之心在吾人固非所乏弊之難去者多在簿書名數之間此姦貪寢食出沒之處而吾人之所踈者比嘗攷究此等頗得其方蓋事節甚多難以泛攷要須於一事精熟得其要領則其他却有緣通類舉之理所謂一堵墻百堵調撫之秋輸鄉者病於加合之無藝又受領官吏高下其手輕重不均有臨川陳知縣與者議革其弊以為盡去之則州用軍糧名會等米皆取於此有不可闕於是約其類每斗加五十合而令兩斛輸三斛官得以足民亦不病而又無輕重不均之弊民大便之陳知縣既去後來又於三斛之上又加斛面曾有徐提舉者甚愛民一日不測入倉百

姓皆訴斛面太重徐提舉方青罵受領官吏官吏輒以州用軍糧名會米為解提舉不能加詰不知先已兩斛納三斛已是筭足州用軍糧名會等米矣所謂斛面者又在此外尅歛大抵不知節目名數之詳鮮有不為其所欺者斛面之弊去年趙使君稍稍正之民已大悅今歲撫雖小稔而連雨阻穫損折者已十三四今未穫者尚多已穫者亦未得春造苗限自當有展而州縣殊無寬假之意稅租折變著令以納月上旬時估中價準折而折穀折糯侵民之直至於再倍其在今年歲尤為可念列具詳細數納呈幸少留意觀之亦庶幾一堵墻百堵調者世儒耻及簿書獨不思伯禹作貢成賦周公制國用孔子會計當洪範八政首食貨孟子言王政亦先制民產正經界果皆可耻乎官吏日以貪猥弊事日以衆多豈可不責之儒者張官置吏所以為民而今官吏日增術以朘削之如恐不及蹶邦本病國脉無復為君愛民之意良可歎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損下益上謂之損損上益下謂之益理之不易者也而至指以老生常談良可歎也大著盡公守正今世鮮麗而諸公皆議其不密議者之心固有大病而在大著不為無疵語有失書

之戒易有謹密之辭不可不察也別紙所錄利便不可使胥吏見之

與辛幼安

輒有區區欲效芹獻伏惟少留聰明賜之是正竊見近時有議論之蔽本出於小人之黨欲為容姦瘦隱之地而飾其辭說託以美名附以古訓要以利害雖資質之美心術之正者苟思之不深講之不詳亦往往為其所惑此在高明必已洞照本末而某私憂過計未能去懷敢悉布之且以求教古人未嘗不言寬寬也者君子之德也古之賢聖未有無是心無是德者也然好善而惡不善好仁而惡不仁乃人心之用也遏惡揚善舉直錯枉乃寬德之行也君子固欲人之善而天下不能無不善者以害吾之善固欲人之仁而天下不能無不仁者以害吾之仁有不仁不善為吾之害而不有以禁之治之去之則善者不可以伸仁者不可以遂是其去不仁乃所以為仁去不善乃所以為善也故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馬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夫五刑五用古人豈樂施此於人哉天討有罪不得不然耳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善

觀大舜孔子寬仁之實著於四裔兩觀之間而見之矣近時之言寬仁者則異於是蓋不究夫寬仁之實而徒欲為容姦瘦隱之地殆所謂以不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者也罪疑為輕罪而有疑固宜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謂罪疑者也使其不經甚明而無疑則天討所不容釋豈可失也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使在趨走使令之間簿書期會之際偶有過誤宥之可也若其貪黷姦宄出於其心而至於傷民蠹國則何以宥為於其所不可失而失之於其所不可宥而宥之則為傷善為長惡為悖理為不順天殆非先王之政也自古張官置吏所以為民為之困固為之械繫為之鞭笞使長吏操之以禁民為非去其不善不仁者而成其善政仁化懲其邪惡除亂禁暴使上之德意布宣于下而無所壅底今天子愛養之方丁寧於詔旨勤卹之意焦勞於宵旰賢牧伯班宣惟勤勞來不怠列郡成風咸尚慈恕而縣邑之間貪饕矯虔之吏方且用吾君禁非懲惡之具以逞私濟欲置民於囹圄械繫鞭笞之間殘其支體竭其膏血頭會箕歛槌骨瀝髓與奸胥猾徒厭飲咆哮其上巧為文書轉移出沒以欺上府操其奇贏與上府

之左右締交合黨以蔽上府之耳目田畝之民劫於刑威小吏下片紙因累繫如驅羊劫於庭廡械繫之威心悸肢慄筆楚之慘號呼籲天隲家破產質妻鬻子僅以自免而曾不得執一字之符以赴愬于上上之人或浸淫聞其髣髴欲加究治則又有庸鄙淺陋明不燭理志不守正之人為之緩頰敷陳仁愛寬厚有體之說以杜吾窮治之意游揚其文具偽貌誣諛之事以掩其罪惡之迹遂使明天子勤恤之意牧伯班宣之誠墜底而不達百里之宰真承宣撫字之地乃復轉而為豺狼蝮蠱之區日以益甚不可驅除豈不痛哉若是者其果可宥乎果可失乎至於是而又泛言寬仁之說以逆蔽吾窮治之途則其滋害遺毒縱惡傷和豈不甚哉其與古人寬仁之道豈不戾哉今之貪吏每以應辦財賦為辭此尤不可不辯今日邦計誠不充裕賦取於民者誠不能不益於舊制居計省者誠能推支費浮衍之由察收歛滲漏之處深求節約檢尼之方時行施舍已責之政以寬民力以厚國本則於今日誠為大善若未能為此則亦誠深計遠慮者之所惜然今日之苦於貪吏者則不在此使吏果不貪則因今之法循今之例以賦取於民

猶未甚病也今貪吏之所取供公上者無幾而入私囊者或相千百或相千萬矣今縣邑所謂應辦月解歲解者固多在常賦之外然考其所從出則逐處各有利源利源所在雖非若今之所許而因循為例民亦視以為常而未甚病也利源有優狹優者應辦為易狹者應辦差難然通而論之優者多狹者少若循良之吏則雖在利源狹處亦寧書下考不肯病民今之貪吏雖在利源優處亦啓無厭之心搜羅既悉而旁緣無藝張奇名以巧取持空言以橫索無所不至方且託應辦之名為缺乏之說以欺其上顧不知事實不可掩明者不可欺通數十年之間取其廉而能者與其貪之尤者而較之其為應辦則同而其賦取誅求於民者或相千萬而不啻此貪吏之所借以為說而欺上之人者最不可不察也貪吏害民害之大者而近時持寬仁之說者乃欲使監司郡守不敢按吏此愚之所謂議論之蔽而憂之未能去懷者也不識執事以為如何今江西緊要撫修撰是賴願無搖於鄙陋之說以究寬仁之實使

聖天子愛養之方勤恤之意無遠不暨無幽不達而執事之舊節素守無所屈撓不勝幸甚 卷之五終

書

與傅全美

比領教劇禮意謙勤感佩固深然非所以望於左右者繼此凡有可以警誨幸無愛言仙里年來向學者甚衆風習可尚正賴長者不憚告教使後生晚學得知前輩風采諫冲就實無徒長虛誕使他日反指向學者以為戒幸甚

二

南城朋舊至此未嘗不詢動靜比來於包顯道處尤知其詳竊聞窻以追惟往事自咎過深至於成疾此殆失於講究用心之過也古之學者本非為人遷善改過莫不由己善在所當遷吾自遷之非為人而遷也過在所當改吾自改之非為人而改也故其聞過則喜知過不諱改過不憚顏氏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豈為人哉一聞為仁由己之言請問其目不少後既得視聽言動之目請事斯語不少遜某竊嘗謂若顏子者可謂天下之大勇矣故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聖人所貴於訟過者以其知之必明而改之必勇也今訟其過而至於

消沮摧縮奪其志氣而蝕其神明則亦非聖人訟過之旨矣鈞是人也雖愚可使必明雖柔可使必強困學可使必至於知勉行可使必至於安聖人不我欺也於是而曰我不能其為自棄也果矣常人有是皆可責也若夫質之過人者而至於有是是豈得而道其責哉今如全美之穎悟俊偉蓋造物者之所畜而時一見焉者也聞見該洽詞藻瞻蔚乃其餘事公方之操闡達之度交游推服聞者莫不敬仰又謙謙若不足片言之善一行之美雖在晚進後出樂推先焉此人所難能而全美優為之古人之學非全美之望而誰望若乃此者致疾之故則又殆於不能自拔者矣由前之責非全美之責而誰責不肖之人悖逆犯上死有餘罪而何敢見其靈響今全美乃悔其初不有以厭不肖者之欲而以致彼之死為己罪則亦惑矣夫厭不肖者之欲以遂其悖逆之謀繩以春秋之法不免於首惡矣惠姦獎逆以細人之姑息為美行之不為邪祟之說稍剛正者不得而行焉而全美乃感之乎是殆生於悔所不當悔而侵尋以溺於是耳夫以不為細人之姑息以惠姦獎逆為悔以死有餘

罪之鬼決不敢見其靈響者為崇則全美之不能自
拔甚矣夫不能自拔之過在今日所宜勇改者悔其
所不當悔感其所不當感其理既明願速更之母違
遲也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
也人皆仰之過者雖古之聖賢有所不免而聖賢之
所以為聖賢者惟其改之而已不勇於改而徒追咎
懊悔者非某之所聞也人之所以為人者惟此心而
已一有不得其正則當如救焦溺而求所以正之者
今邪正是非之理既已昭白豈可安於所感恬於所
溺而緩於適正也哉今人所患在於以已為是歸非
他人雖有顯過猶悍然自遂未嘗略有自咎自責之
意今全美於所不當自咎者尚以自咎於所不當自
責者尚以自責與所謂不知其非悍然自遂者相干
萬也今豈不能於所當改者而勇改之願益勵學不
為人之志勉致為仁由己之實思顏子之大勇奮然
自拔蕩滌摧傷湮沒之意不使有毫毛得以宿留於
庭宇光芒所射豈止在斗牛間正大之氣當塞宇宙
則吾道有望

與傅子淵

三復來書義利之辯可謂明矣夫子言君子喻於義

小人喻於利孟子謂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
之間也讀書者多忽此謂為易曉故躡等凌節所談
益高而無補於實行今子淵知致辨於此可謂有其
序矣大端既明趨向既定則明善喻義當使日進德
當日新業當日富易之學聚問辨寬居仁行中庸之
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皆聖人之明訓苟能遵之
當隨其分量有所增益凡此皆某之所願從事而願
與朋友共之者是後新工與見南軒所得願悉以見
警書尾善則速遠過則速改之語固應如是然善與
過恐非一旦所能盡知賢如蘧伯玉猶欲寡其過而
未能聖如夫子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
大過矣論語載夫子稱顏子好學易大傳稱其有不
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
知之未嘗復行乃自其好學而能然今子淵所謂遷
善改過雖無一旦盡知之心然觀其辭意亦微傷輕
易矣愚見如此子淵以為何如

二

子淵判別得義利甚明白從此加工宜其日進但不
可他有眩惑耳如來書集義之說已似有少眩惑蓋
孟子所謂集義者乃積善耳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

名荀卿積善成德之說亦不悖理若如近來腐儒所謂集義者乃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者也諸非紙筆可盡當逐面剖

三

日遲從者之未想失賢即家事未易區處建昌問學者雖多亦多繆妄近符生叙者輒以書肆其無知之談此輩庸妄無知無足多恠獨恠其敢爾恣肆無忌憚耳吾嘗謂一種無知庸人難於鑄鑿往往累人事楊朱則鈍置楊朱事墨翟則鈍置墨翟不明者往往歸咎其師不知其為師者亦誠究也此等固不足道然義亦不當容其恣肆耳吾子淵不得不任其責

與傅聖謨

不假推尋擬度之說殆病於向者推尋擬度之妄已而知其非遂安之以為道在於是必謂不假推尋為道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探賸索隱鉤深致遠者為非道邪必謂不假擬度為道則是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者為非道邪謂即身是道則是有身者皆為有道邪是殆未得夫道之正也謂悠悠日復一日不能堪任重道遠之寄此非道也貧窶不能不為累此非道也學如不及學如不厭憂之

如何如舜而已者道當如是故也單食瓢飲不改其樂肘見纓絕不以為病者道當如是故也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與夫耕莘築岩釣渭者此所以糊其口也夫子絕糧曾子七日不火食而匡坐絃歌歌聲若出金石夫何累之有孔子路結纓曾子易簪乃在垂死而從容如此貧孰與死而云為累無乃未得為聞道者乎以聖謨之英敏而不知此無乃未之思乎無乃向之所謂道者反所以為道之蔽而然乎

二

得書喜聞所學之進然前書所欲致區區者終未蒙省錄聖謨誠能就前書所論者有實省處則今日之病不待繁言而自解吾道當自此而明矣作文特吾人餘事從事其間而又鹵莽是謂執事不敬若如來書之意則幾於陋矣孔子讀易韋編三絕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類淵問為邦夫子告以四代之事孟子闢楊墨自此於禹之抑洪水此皆聖謨所宜以為標的者文字間又何足以汨沒聖謨乎

三

聖謨能知始志之非正極可喜緣患故而有其志固宜未得其正既就學問豈可不知其非大抵學者且

當論志不必遽論所到所志之正不正如二人居荆楊一人聞南海之富象犀其志欲往一人聞京華之美風教其志欲往則他日之問途放行窮日之力者所鄉已分於此時矣若其所到則歲月有久近工力有動息緩急氣稟有厚薄昏明強柔利鈍之殊特未可遽論也近來學者多有虛見虛說冥迷渺茫不肯就實原其所以皆是學無師授聞見雜駁而條貫統紀之不明凡所傳習祇成惑亂此一節又不與其志來書意識之說天地相似之問皆坐此也讀書須是章分句斷方可尋其意旨與天地相似之語出於易繫自易與天地準至神無方而易無體是一大段湏明其章句大約知此段本言何事方可理會觀今人之用其語者皆是斷章取義難以商確試因聖謨從心所欲不踰矩之說略言聖人賢人衆人有當致疑之處如至誠無息而顏淵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不知日月至者其所至之地與不違之地同乎不同不違之地與無息之地同乎不同誠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若思誠者但是未能不思不勉耳豈皆不得皆不中但未盡誠未可以擅誠之名耳豈是皆不誠誠者物之終始不

誠無物凡此皆泛言誠不專指聖人也今之學者豈皆不誠不知思誠時所得所中者與聖人同乎不同若其果同則是濫觴與溟渤皆水也則大小廣狹淺深之辨亦自不害其為同第未知所謂同者其果同乎故嘗謂其不同處古人分明說定等級差次不可淆亂亦不難曉亦無可疑獨其所謂同者須是真實分明見得是同乃可不然却當致疑而求明也若如此理會則已明白與未明白者不應致疑與合致疑者兩處不相淆雜學問自得要領不為茫然無端之言所惑已知者則力行以終之未知者學問思辨以求之如此則誰得而禦之聖謨非特其志之病亦坐聞見之陋條貫統紀之未明故某前數書多每處解釋如授小兒以聖謨之聰明夫豈少此蓋亦漸於陋習膠於繆說不能不惑亂而至此也若明知向來聞見之陋從頭據實理會則古人之訓吾心之靈當會通處多矣今此之言殆為芻狗耳發諸書畢後寓此書體倦殊草率試罷能一來乎

與包詳道

人生天地間氣有清濁心有智愚行有賢不肖必以二塗總之則宜賢者心必智氣必清不肖者心必愚

氣必濁而乃有大不然者乎爭陵犯汙穢邪淫之行常情之所羞所惡者乃或縱情其心而為之此所謂行之不肖者也於此有所不敢為有所不忍為有所不肯為而每求其是者正者善者而為之雖未能必是必正必善而其志則然日履之間蓋與向所謂不肖者背而馳也是亦可謂行之賢者也行之不肖固為愚矣謂不肖者為愚則反是者亦可謂之智然行之不肖者則或耳目聰明心意慧巧習技藝則易能語理致則易曉人情世態多所通達其習於書史者雖使之論道術之邪正語政治之得失商人品之高下決天下國家之成敗安危亦能得其髣髴彼固不能知其真得其實詰其精微臻其底蘊而其揣摩傳會之巧亦足以熒惑人之耳目而欺未明者之心玩之而有味精之而有證非知言之人殆未可謂不難辨也至其行之賢者則或智慮短淺精神昏昧重以聞見之狹陋漸習之庸鄙則其於慧巧者之所辯渾然曾不能知甚至於如荀卿所謂門庭之間猶可誣欺焉道術之邪正政治之得失人品之高下天下國家之成敗安危尚何所復望其判白黑於其間執利誘而害怵刑驅而勢迫雖使之如商丘關之赴水火

蓋未必不可也理不可以泥言而求而非言亦無以喻理道不可以執說而取而非說亦無以明道理之衆多則言不可以一方指道之廣大則說不可以一體觀昔人著述之說當世講習之言雖以英傑明敏之資盤旋厭厭於其間尚患是非之莫辯邪正之莫分亂真之似失實之名一有所蔽而天地為之易位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其於聖賢之言一失其指則倒行逆施弊有不可勝言者况於短淺之智慮昏昧之精神狹陋之聞見庸鄙之漸習一旦駭於荒唐繆悠之說驚於詭譎恠誕之辭則其顛頓狼狽之狀可勝言哉正使與之誦唐虞之書詠商周之詩殆亦未必不指汗沱為滄海謂丘垤為嵩華况又雜之以不正之言亦安得而不狼狽哉當其猖狂惶駭之時蓋不必明者而後知其繆也由是而言則所謂清濁智愚者殆不可以其行之賢不肖論也觀詳道之素亦可謂行之賢者也然某之竊所憂者蓋以其氣之不得為清而心之不得為智聞見之不博而漸習之未洪一有所駭而莫克自定止之者不一二而驅之者八九其所當論者蓋在清濁智愚之間而不在于道術之際也不論其始之謬以求復其常而悉精殫力於

道術是非之際此其所以愈驚而愈遠也詳道始至此其說蓋甚恠然其觀詳道之質本甚淳朴非能自為此恠說也使生治古盛時康衢擊壤之謠中林肅肅之行未必不優為之一溺於流俗再眩於恠說狼狽可憐之狀遂至於此凡所以相告者不過明恠說之妄欲詳道之知其非而復其常也所慮者通曉曉了之人少狂妄迷惑之人多則其相與推激而至於風波荆棘陷穽之地者必眾詳道氣之未清心之未智則殆將鼓舞倡和於其間又安能知其非而自免於此耶今詳道日履之間所謂行之賢者固未嘗自失獨不幸悉心舉力以講術業而不能自免於迷惑今但能退而論於智愚清濁之間則是惑庶幾乎自解矣道術之是非邪正徐而論之未晚也當局者迷旁觀者審用心急者多不曉了用心平者多曉了英爽者用心一緊亦且顛倒眩惑况昏鈍者豈可緊用心耶昆仲向學之志甚勤所甚病者是不合相推激得用心太緊耳矣先嘗說諸公所謂退步乃是進步耳此公却胸襟曉了儘不狂妄其疇昔之所患在於拘俗自安不向進耳使其聞正言而知懼知勉却不至於繆戾也

承諭為學日益良愜所望鄉來清濁智愚之說願無棄鄙言時一閱之或有所啟也人之省過不可激烈激烈者必非深至多是虛作一場節目殊無長味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又後看來當亦自知其未始有異於初徒自生技節耳若是平淡中實省則自然優游寬裕體脉自活矣

三

學問日進甚善甚善為學固無窮也然病之大端不可不講常人之病多在於黠逐利縱欲不鄉理道或附託以售其姦或訕侮以逞其意皆黠之病也求諸癡者固無是矣然眩於所聽而不明乎擇苟於所隨而不審於思覲覲於非所得僭妄於非所能至失常犯分貽笑召侮則癡之為病又可勝言矣詳道之病想已自知其大槩第未可自謂已知之矣當於日用出言措意之間精觀察考使有日改月化之效或庶幾其可瘳也如自謂吾已知之矣則是癡自若也來書云方獲自知之審若使其代言必曰僅能自知言心聲也不可託之以立詞之不善當知是本根之病能於此有感則自可觸類而長矣

為學日進尤以為喜詳道天質淳真但不為寒詐者所惑亦自有過人處文采縱不足亦非大患況學之不已豈有不能者獨恐無益友相助耳秋試後能相過當叩所得某年來氣血殊憊頗務養息然亦不遂所志五月來教授兄一病殊可畏近乃向安此數日尤加強可喜家間聚指之衆尊幼中不能不時有疾病令人動念耳其貧窘又益甚幸諸兄相聚所講皆其所以處此者故氣象和裕人亦不知其如此耳得諸公書開益良多第倦甚作復不能宣究所懷要之紙筆所傳豈如面承也

聖諭新工以是未能寬裕所以費力處多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餒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此數語不可不熟味於已於人皆當如此若能若此靜處應事讀書接人皆當有益優游寬容却不是委靡廢放此中至健至嚴自不費力恐詳道所為奮迅者或不免助長之患愚見如此不識以為如何

近嘗得李季遠書盛陳別後為學工夫大抵以為朝

夕不懈涵泳甚有日新之意又以詳道力以本無事之說排之渠又論不可無事之故某復書云所示與詳道議論不合之處皆是講學不明人持所見以為說用相切磋殆如兒戲今此得信又有與敏道異同之論要亦是兒戲耳精勤不懈有涵泳玩索之處此亦是平常本分事豈可必將無事之說排之如讀書接事間見有理會不得處却如窮究理會亦是本分事亦豈可教他莫要窮究理會若他持此說者元無着實但是虛意駕說立議論初無益於事實亦須窮見其底蘊只就他虛意無實處理會豈可以一說攻一說如詳道來書甚見已學不明但執虛說之病所與敏道書前一截敘述工夫處却自分明及至豈有要尋方略踐一行之語此病又見如敏道所論亦嘗至此間言之甚但與敏道說此皆是閑說話皆緣不自就身已着實做工夫所以一向好閑議論閑議論實無益於已亦豈解有明白處須是自如此等說話是閑議論方有就已向實工夫涵養講究却是本分事

朋友自仙里來者皆云蒙子淵啟發無不推服但願

有言其酒後言動殆不可考吾家長上亦罪其顛狂
又有詩偈類釋子語不可以訓要之瑕瑜功罪各不
相掩今亦不及作渠書或相聚得以此書示之為幸
某未得差勅未及入城聞于淵欲來及今為一來尤
佳

與包顯道

南軒物故何痛如之吾道失助不細近方欲通渠書
頗有所論今遂抱恨矣某今歲與朋友讀書滋瀾在
敵居之南五里許密通毛坊大路諸况明甫必能言
之寫至此方記得曾與顯道一到其下議事來但當
時未有滋瀾之名耳

二

得曾立之書云晦菴報渠云包顯道猶有讀書親師
友是充塞仁義之說註云乃楊丞在南豐親聞其語
故晦菴與某書亦云包顯道尚持初說深所未喻某
答書云此公平時好立虛論須相聚時稍減其性近
却不曾通書不知今如何也來書云叩楊丞所學只
是躬行踐履讀聖賢書如此而已觀如此而已之辭
則立之所報殆不妄矣不知既能躬行踐履讀聖賢
書又有甚不得處今顯道之學可謂奇恠矣

與包敏道

昆仲為學不患無志患在好進欲速反以自病聞說
日來愈更收歛定帖甚為之喜若能定帖自能量力
隨分循循以進儻是吾力之所不能及而強進焉亦
安能有進徒取折傷困吝而已

二

小家兄疾嗽驟作殊令人驚今幸安愈滋瀾朋友相
聚為况不減疇昔元明綜家務時到槐堂亦不甚得
作文字然氣宇超邁殊不湮沒差強人意但恐久不
就學則不能成其器耳諸姪節前常作文節後殊不
及作亦是事多世昌敏諸小子又自有道理諸子亦
疊疊不厭就中春弟伎倆尤進制于四月間來滋瀾
住得旬日歸後又加進初時與春弟恭春弟頗不能
及今年乃反出春弟之下近旬日恭甚進春弟又少
不逮矣凡此只在其精神之盛衰耳逢子常出讀書
亦頗識字百七姪近歸其文亦進過事愈有力今已
如館矣試罷能一來否聞諸公定帖可喜但恐來年
尚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書詞亦尚虛驕未甚
穩實履德之基謙德之柄履德之本得罪於履得罪
於謙難以言復矣

向嘗得敏道一書書中雖無他說然詞語多不平稳未能不以為憂及得今書開讀之却覺全與舊時所得書不同大抵昆仲之病皆在銳進之處畢竟退讓安詳之人自然識羞處多今為學不長進未為大患因其銳進而至於狂妄不識羞則為惑深而為累大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也別有一種人安詳遲鈍則只消勉之使進往往不至有狂妄之患至如昆仲則最貴退讓若不知此則病生難救見詳道說欲得回字凌遽遣此承秋涼有肯顧之意儻不差遲當得面叩也

四

敏道之歸諸書悉未及復幾未督過貴溪柱店桂氏一族甚盛皆尊尚禮法往年新闢書院欲延賢師其子弟德輝者今夏處茅堂稍久志向甚正今其長上遣德輝詣仙里屈顯道以主新書院來此求書應天山書堂已就某來歲携二子滋瀾其上渠家書院客適應天顯道肯來亦可時時過從聞其書院甚宏敞景趣亦不惡或有高弟彼中亦儘可相處得從所請甚幸敏道歸後三家兄嘗語及以為向來澆薄非矣

之氣頓無自非深懲痛省何以至此屢加歎賞雖姪輩議論亦然乃知在彼無惡在此無數固然之理也

與吳伯顯

比得報字喜聞日新之功作事業固當隨分有程準若着實下手處未易泛言只如八哥在此朝夕有師友講切友有倦志不能進前然此在八哥亦未易遽責蓋此事論到着實處極是苦澁除是實有終身之大念近到此間却儘有堅實朋友與之切磋皆輒望風畏怯不肯近前每每尋軟弱浮泛之人與之閑話以為有益及至被人指摘即有垂頭闔耳之狀近日雖稍鮮蘇終是不能奮拔近見其資庸腐亦但涵養之耳俟其更健乃堪爐錘也此於八哥亦未足深訝如四哥但未曾到此間耳遇着真實朋友切磋之間實有苦澁處但是良藥苦口利於病湏是如此方能有益不可不知也

與吳仲詩

卿主文所言質論偶七哥於故書中忽得之其文信美今錄去其人似多讀曾南豐陳后山文却是好時文秀才觀此人之才似亦有可用終是氣格卑小研覈事情處却甚謹切有可法者若論財用處似不甚

知其實然其說大綱亦好謾錄去曾南豐論將二篇以見它蹈襲分明處亦可以見會之議論自然與他別處大抵天下事湏是無場屋之累無富貴之念而實是平居要研覈天下治亂古今得失底人方說得來有筋力五哥心志精神儘好但不要被場屋富貴之念羈絆直截將他天下事如吾家事相似就實論量却隨他地步自有可觀他人文字議論但謾作公案事實我却自出精神與他披判不要與他牽絆我却會幹旋運用得他方始是自己胸襟途間除看文字外不妨以天下事逐一自題評研覈庶幾觀它人之文自有所發所看之文所討論之事不在必用若能曉得血脉則為可佳若胸襟如此縱不得已用人之說亦自與只要用人之說者不同若看文字時有合意或緊要事節不妨熟讀讀得文字熟底雖少亦勝函菴而多者

與吳叔有

近來所學如何嘗思初至此時感發甚盛但當時以信向之篤心誠感通如草木遇春而生蓋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有如唐虞三代之民由而不知然舊習深固少緩爐錘則所感密消唯存虛氣而實皆舊習

矣臨歸數日頗知其首尾知處雖大與舊不同而純誠專一乃反不及是以乍昏乍明未必能日新也往事要不必論直便自即今奮拔乃是即今奮拔何復論前日也然既已奮拔則其智必明其智苟明則前日所為亦能自知首尾故寫此以為驗爾切不可強附會吾言信至但款曲深思實者有不合處寫來力辨乃見足下長進處若但隨人言語轉却是自家更無主人何以為學觀至此或已失了精彩却湏且放下此信整冠肅容自振迅精神從實端的自省湏要清健明白却再取此信觀之有不合處不可強合湏精思熟考寫來辨之乃善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七
書

與勾熙載

初聞臺評相及固已恠駭然其餘二三人又頗當人心亟欲一見全文以覈厥旨及得而觀之亦良可笑如論吳洪王恕人亦孰以為非然吳洪章中乃為唐仲友雪屈波及朱元晦請以洪醞釀竟成大獄致仲友以曖昧去議者寃之此尤可笑吾人所安者義理義理所在雖刀鋸鼎鑊有所不避豈與患得患失之人同其欣戚於一陞黜之間哉顧所深念者道之消長治亂攸分羣徒比周至理鬱塞過絕齊語楚咻盈庭聚蚊成雷明主孤矣雖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之賢者亦加少為多臨深為高耳揆之古人豈能無愧息肩王事一意自省尚友方冊勉所未至則是愆愆者蓋有負於國有負於民有負於公道而獨無負於我矣向日解舟不得面別乘便寓此臨風依然

與彭子壽

垂示所疑尤見撝謙之德聖賢教人固句句實頭但不可專指操存之說操則存只是孔子一句孟子引在牛山之木常美矣一章後試取孟子全章讀之旨

意自明白血脉自派通古人實頭處今人蓋未必知也楊子雲再下注脚便說得不是此無足恠子雲亦未得為知道者也言固難以盡意而達之以書問尤難蓋學之不講物未格知未至則其於聖賢之言必未能昭晰如辯蒼素數奇耦之審也凡所引用往往失其本旨千里附書往復動經歲時豈如會面隨問隨答一日之間更互酬酢無不可以剖析且如來示謂此心本體雖未嘗不存而舊習蔽錮亦未易遽去若言雖未嘗不存則與操存捨亡之說亦不相似矣大抵講明存養自是兩節易言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大學言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孟子言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皆是聖賢教人使之知有講學豈有一句不實頭今講學之路未通而以已意附會往訓立為成說則恐反成心之蠹賊道之榛棘日復一日而不見其進志與事乖說與行違首尾衡決本末舛逆未可歸之稟賦罪其懈怠也

與邵中孚

所示進學證驗此乃吾友天資朴茂立志堅篤故能

如此可喜可慶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乃吾分內事耳若不親師友汨沒於流俗驅而納諸罟獲陷穽之中而莫之知辟豈不可憐哉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今吾友既得其本心矣繼此能養之而無害則誰得而禦之如木有根苟有培浸而無傷戕則枝葉當日益暢茂如水有源苟有疏浚而無壅塞則波流當日益充積所謂源泉混混不含有盡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大抵讀書詰訓既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必強加揣量則無非浸灌培益鞭策磨勵之功或有未通曉處姑缺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則自然日克日明後日本原深厚則向來未曉者將亦有渙然冰釋者矣告子一篇自牛山之木嘗美矣以下可常讀之其浸灌培植之益當日深日固也其卷首與告子論性處却不必深考恐其力量未到則反惑亂精神後日不患不通解也此最是讀書良法其他非相見莫能盡尚書臯陶益稷大禹謨太甲說命旅獒洪範無逸等篇可常讀之其餘少緩何時得相見諸當面盡未聞千萬勉旃以卒賢業

與顏子堅

向在八石時當納區區之忠既而子堅曾用節父諸人推較遂變儒服端謂迂拙之言必蒙見棄屬者屢蒙見過每於鄙言謂有所放追念曠昔為之慨然乃知高明終當遠到豈遽不能明衆人所同知之過哉承欲鄙語辭情懇至非苟然者聖哲之言布在方冊何所不備傳註之家汗牛充棟譬之藥籠方書搜求儲蓄殆無遺類良醫所用不必奇異唯足以愈疾而已苟厭其常忽其賤則非求醫之本意也向來不求名聲不較勝負之語更願加察道非口舌所能辨子細向脚跟下點檢豈能自謾日新歸山草草布此

與張季忠

聞元忠說友朋間唯季忠篤志不懈甚為之喜人苟有志於學自應隨分有所長益所可患者有助長之病耳雖古聖賢尚不能無過所責餘改耳易稱顏子之賢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由是觀之則顏子亦不能無不善處今人便欲言行無一不善恐無是理往往只是好勝每事要強人要人點檢不得不知此意已與古人背馳矣若無此意但寬平隨分去縱有過亦湏易覺易改便未覺未改其過亦湏輕故助長之病甚於志季忠之意志病自少所慮

有助長之病雖未加益亦自平穩况必不能不有益耶

與胥必先

近得吳伯顯書云麟之姪言必先治生甚進而學植荒落豈信然耶吾坐此三逕就荒吾之三逕如足下之六經也近有朋友裹糧十里而至者皆勤勤不相捨每念足下去我之決何人性相反如此哉吳察丁毋憂足下知之否向者嘗道先文勉勵足下勤學之言想亦復置度外不復問矣士別三日刮目相觀吾猶以故意待足下則誠有罪然足下果能勉於此乎伯顯以親愛之情於足下不能無所惜故復為此言然在某亦可謂愚矣古人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者果如是乎繼自今願足下與改是

與朱元晦

勅局見編類隆興以來寬恤詔令書卿成矣去留之間亦可致力建請蕪類多所刪削詔旨則直錄之若令縱有未安非被旨不得脩惟諸處申陳疑似必下本所或有不便乃可修改局中同官皆可人機仲充相向元善以殊局近少得相欵謙仲屹然特立如故若向上事要亦難責比一再見以座客多魚鱗而至

未得達尊意俟從容當致之也淳叟事此中初傳殊駭人聽徐覈其實乃知多小人傳會之辭要之後生客氣如此足見無學力也近見剡章全用金谿三胥之詞尤可笑彭仲剛子復者永嘉人為國子監丞近亦遭論此人性質不至淳羨然亦願自附於君子性歲求言詔下越次上封言時事甚衆其辨天台事尤力自此已有睥睨之者矣近者省場檢點試卷官以主張道學其去取與蔣正言違異又重得罪此人不足計但風旨如此而隱憂者少重為朝廷惜耳某對班或尚在冬間未知能得此對否亦當居易以俟命耳立之墓表亦好但叙履歷亦有未得實處某性時與立之一書其間叙述立之平生甚詳自謂真實錄未知尊兄曾及見否顯道雖已到劉家深處必有此本不然後便錄去近得家書姪輩竟未能詣前可謂不勇矣明越諸公無在此者敬仲夏間必來赴官舒元賓亦當赴江西漕榷其弟元英與諸葛誠之欲因此時過此相聚尚未見來呂子約與誠之近與舒元英相欵稍破其執已自是之意此皆據各人自謂如此未知果如何也元英諸公間號為日進能乎於人者向亦曾造函丈會記憶否令嗣伯仲令壻直卿為

學日進近更有得力者否薄遠遺此未究所欲言

與吳仲良

向蒙以或者所疑環溪通說一二端垂諭足認不鄙大抵前輩質實不事辭語觀其書當得其意可也環溪事親之說乃愛親之心甚篤唯恐不順乎親想其平日事親左右無違溫清定省服食器用之間無所不用其至而猶恐恐然懼有一事一物之拂乎親之心也如是而觀其言則可以得其為人矣故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吾於此有以知環溪之心惟恐不順乎親也若其辭語之病誠不能免正所謂先生之心則善矣先生之說則不可使環溪而在必不肯固執斯言吾又將見環溪以其順親之心而順乎理舍已從人若轉圜决河幡然沛然而莫之能禦也彼啾啾者又安足以知環溪之心哉

與詹子南

得書開讀甚慰為學有本末先後其進有序不容躐等夫子天縱之聖自志學十五年而後立立十年而後不惑又十年而後知天命其未五十也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又十年而耳順又十年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今人天資去聖人固遠輒欲

以口耳割竊場屋之餘習妄論聖經多見其不知量也鄉者嘗與吾友深言為學之序見吾友相信之篤頗知反已就實深以為喜今觀來示頗又紛紛於無益之論人已俱失要之吾友且當孜孜行其所知未當與人辨論是非辨論是非以解人之惑其任甚重非吾友之責也不與之論他日却自明白今欲遽言之只是強說自加惑亂耳李三一哥所學未以相信又篤近在此累次磨治尚未能去其故習老夫平日以此事自任與此等病人說話尚如此費力吾友如何解分析得他明白且先自治不必與人商議可也

二

去臘面對頗得盡所懷天語甚詳反復之間不敢不自盡至於遇合所不敢必是有天命非人所能與也何時能一來至望紙筆之間終不若面言之審且盡也吾友天資淳靜若不惑於多歧不蔽於浮說則其進孰禦焉此心之靈此理之明豈外鑠哉明其本末知所先後雖由於學及其明也乃理之固有何加損於其間哉

三

學植日進甚慰馳念養大體之說就孟子上看則是

因陳辭指實而說自無病讀者得其事實亦不泥其辭說今子南未免有立說之病大抵立說則自不能無病子南是辯制乎外一語當時為此語者固未特達若事實上特達端的言語自不同古人言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亦用制字其言多少特達全無議論辭說蹊徑蓋古人皆實學後人未免有議論辭說之累當其蔽時多不自覺及其蔽解回視前日之經營安排乃知其為陷溺耳

與陳倅

秋初供職人事袞袞殊無暇日平日踈嬾成性投之應酬之中良乖所好通訊之書曠弛不講亦惟高明不似是督過之朱元晦在浙東大節殊偉効唐與正一事尤快衆人之心百姓甚惜其去雖士大夫議論中間不免紛紜今其是非已漸明白江東之命出於九重特達於羣疑之中聖鑒昭然此尤可喜元晦雖有毀車殺馬之說然勢恐不容不一出也近來唯是臺綱稍振班行頗亦肅清邸報中必可以得之至於根原處則又未易論也尤丈近去聲邑三虎亦快哉此亦仁者之勇也豈其帥權不分乃得少展耶執事清廟之器州縣豈能久淹然區區之私以桑梓之故

願以難肋少助牛刀之餘刃想仁人於此亦優為而不以為屑也尤丈極相知必能相應合免和糶一事此間士大夫甚多之今時郡縣能以民為心者絕少民之窮困日甚一日撫字之道棄而不講培歛之策日以益滋甚哉其不仁也民為邦本誠有憂國之心肯日愛其本而不之恤哉財賦之匱當求根本不能檢尼吏姦猶可恕也事培歛以病民是奚可哉近見二二朋友舊以作縣者稱講究州縣吏民間事甚詳大槩論州縣不可為積欠所累凡所謂積欠者皆有名無實徒為吏胥騷擾之端善於縣者必力請於州逐月只納本月錢若舊欠且倚閣俟後來從容却隨時帶納縣乃可為善作郡者亦須與諸縣約截日去須每月納足本月錢不問舊欠如此則可以有實得若只管理會積欠則鄉後必和新錢乾沒但適為姦胥賄賂之端而諸縣姦貪亦得並緣以股民必無其實也若是戶部總司來理會州縣積欠亦一切不答任他文移中如何打罵一切不視但如法從日下與催解見在合解錢米此亦是善作州縣者定說轉以稟聞或有可采某有親戚王某新知樂安縣其人極能官作事謹密有家法若任以事必有可觀前為

武寧丞諸司爭委任之趙子直趙景明皆相善試閱之李德章林叔虎必須常得造下風人必忠信乃可與語也吳廣文甚好但向時見其所接頗雜人之情偽或者未必盡知也

二

近數得尤丈書敝邑三虎已空巢穴不勝慶快得鄉人書與家書備報田畝間恭權呼鼓舞之狀此數人雖下邑賤胥然為蠹日久凡邑之苛征橫斂類以供其賄謝囊橐與上府之胥吏締交合黨為不可拔之勢官寺囚械之具所以禁戢姦惡彼反持之以劫脇齊民抑絕赴愬之路肆然以濟姦飽欲是豈可縱而弗呵乎事無巨細到根柢盤互處便難整理二三賤胥至能役士大夫護之如手足之捍頭目豈不悖戾甚矣然凡為之役為之地者其人可見矣是豈可復齒於士大夫間哉近得尤丈書云救之者甚眾只此一節自有餘罪近於此間士大夫多論吏胥之害人皆知其然但所以除害之方終未容盡試耳其甚恨不得在左右少佐萬分一前嘗借易陳愚見不知有可採用否凡事有可以下問者告以片紙疏示當逐一教愚秋苗事納已過半不知尚有可救者否見

在所納如逐日納數與盤量數須拘收得逐日文曆庶可磨算吏胥欲作弊只是要令吾無緣得知每日看實數目若其具成文曆到吾眼前者皆是已透漏數目此事想已無及是皆民之脂膏若少稽檢之或可為後圖爾大抵今時士大夫議論先看他所主有主民而議論者有主身而議論者邪正君子小人於此可以決矣今日為民之蠹者吏也民之困窮甚矣而吏日以橫議論主民者必得檢吏姦而寬民力或不得已而關於財賦不為其上所亮則寧身受其罪若其議論主身者則必首以辦財賦為大務必假闕乏之說以朘削民科條方略必受成於吏以吏為師與吏為伍甚者服役於吏為國家忠計豈願此等人多也近聞蘇宰施設極有可疑其意專欲趣辦不復有一毫為民之心其施設往往可笑官錢想未必能辦但徒取百姓怨詈耳幸有以申戒之某前者復渠書已嘗寓其大意早晚更當作書直勉之欲少救今時之弊最不宜此等議論昌熾也

與包顯道

前此朱繹之歸時正以暨姪物故方治棺歛不暇作書此子盜汗之疾日深一日易醫更藥或暫有小效

縱又復作而前藥輒不效醫家知脉者又以為難治然在人情不能無僥倖其復生之意一旦至此苦痛何可言先兄不五十而棄世此子又復夭逝事不可曉有如此者欲作一書告之晦翁偶遽甚未暇幸為致此意近 主上因進擬監司諭宰執以為當得則正有風采者因言章穎劉堯夫皆好自此言一出班行間議論又少變但恐不久耳所報項平甫之言乃明越間謬人妄說耳承舛聽訛可笑者甚多諳事叢實乃曉此耳某對班在九月十月之間今日方審察得書知令兄弟學植不替甚慰來人立俟遣此不多具

二

近來朋友頗多同官中相處極好儘得盡懷逐日同官中講貫亦非向來朋友所有大抵皆事實非虛論浮說也象先得國子錄早晚即來君舉可得郡然未得也子宜服猶未除他事非紙筆所能盡彙對班在臘月或在來春未可知也

三

古人不求名聲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故通體皆是道義道義之在天下在人心豈能泯滅第今

人大頭既沒於利欲不能大自奮拔則自附託其間者行或與古人同情則與古人異此不可不辨也若真是道義則無名聲可求無勝負可較無才智可恃無功能可矜唐虞之時禹益稷契功被天下澤及萬世無一毫自多之心當時含哺而嬉擊壤而歌耕田而食鑿井而飲者亦無一毫自憐之意風化如此豈不增宇宙之和哉此理苟明則矜智負能之人皆將失其窟宅非能自悔其陋而求歸於廣居正路則未必不反以我為讐也然患此道不明耳道終明終行則彼亦豈能負固哉不及作令弟書因家問全錄此書示之乃幸

四

天下事固有易言者有難言者有易辯者有難辯者人之病有易醫者有難醫者非必不可醫為其病奇恠非如平常在表當汗在裏當下可執常方而治之耳足下所與李解元序文及諸書覽之汗顏思為一言以相藥則又有難言者然後知足下之病政所謂難醫者昨晚朝類言及其證亦甚明但恐言之中而足下未必省則又成難醫耳請試言之足下之病得於好事凡親師友為學立行皆從好事中來故虛而

不實宜於今而未宜於古此言其苦甚難聽足下未必肯服義然其實是也幸毋忽而求諸道某嘗見士人試罷必各自謂得意自美其文有言其文不佳者則甚拂其意吾嘗為之說曰但可擇此人平時不相能者譬隙雅所憎惡者錄其文示之其人讀之失色喪氣不能自振則其文真佳文也如是而有不中選乃可言有司不明蓋不相能者譬隙雅所憎惡之人必不欲我試中必不欲我程文之佳今觀我文慘然索然喪氣失色則其文必佳也又有一說亦須是譬人識文字者方可為準今誠使素不說顯道而稍有見識者讀之却未必不竊喜以為無根如此不足畏也他非面莫究

與周元忠

元忠在此雖稍久殊覺未亨通初以春伯處相喚繼以許尉事皆不得不應者及相聚時亦無汲汲如不及之意雖云有不自安處終未痛切疑而後釋也而後解屯疑之極必有汲汲皇皇不敢頃刻自安之意乃能解釋向來元忠心志專誠故與言者必有感動行檢嚴整故與處者必有繩約年來此功寔不如舊元忠本謂欲改其固滯介執之意反損前日之善而

固滯介執之實則未之有改但換易形模元忠自不知耳學之不進明之不足暗於大端自是已見而不知君子之大道固其宜也所喻滿腹之疑皆未得吐若自是之意消而不自安之意長則自能盡吐其疑及屯亨疑釋則所謂滿腹者其實不多但當其不明時自膠固迷泥故多事耳相見不能決白乃以紙筆達之此亦自顛倒然事又不可槩論或恐因此省悟未可知也

以紂為兄之子此是公都子引當時人言按史記微子是紂之庶兄皆帝乙之子也王子比干則但云是紂之親戚則太史公亦莫知其為誰子也今據公都子所引文義則是以微子啓王子比干為帝乙之弟也紂於二人則是為兄之子也此是孟子所載與史記不同處若二疏稱父子蓋伯父叔父通稱父故謂之猶子古人則通言父子也

與蘇宰

某迂愚無似特辱眷予之厚苟有可以裨補萬一敢不自竭荒邑荐飢生理日瘁舊令尹未知加意竭澤而漁誠如來意所以撫摩而使之蘇息者緊仁侯是望 主上加惠幽遠注心循良當路多賢公論昭白

有如少緩催科而專一撫字宜可安意為之不至有
齟齬不遂之憂某借易以為稟

與程帥

伏蒙寵貺江西詩派一部二十家異時所欲尋繹而
不能致者一旦充室盈几應接不暇名章傑句焜耀
心目執事之賜偉哉詩亦尚矣原於賡歌委於風雅
風雅之變壅而溢焉者也湘纍之騷又其流也子虛
長楊之賦作而騷幾亡矣黃初而降日以漸薄唯彭
澤一源來自天稷與衆殊趣而淡泊平夷玩嗜者少
隋唐之間否亦極矣杜陵之出愛君悼時追躡騷雅
而才力宏厚偉然足以鎮浮靡詩家為之中興自此
以來作者相望至豫章而益大肆其力包含欲無外
搜抉欲無秘體制通古今思致極幽眇貫穿馳騁工
力精到一時如陳徐韓呂三洪二謝之流翕然宗之
由是江西遂以詩社名天下雖未極古之源委而其
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詭也開闢以來能自表見
於世若此者如優曇花時一現耳曾無幾時而篇帙
寢就散逸殘編斷簡往往下同會之籍放棄於鼠壤
醬醜豈不悲哉網羅搜訪出隋珠和璧於草莽泥滓
之中而登諸篋積千霄照乘神明煥然執事之功何

可勝贊是諸君子亦當相與舞抃於斗牛之間揖箕
翼以為主人壽某亦江西人也敢不重拜光寵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七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八

書

與張春卿

其僭有白事民戶秋苗斛輸斛斗輸斗此定法也常理也撫之輸苗往年惟吏胥之家與官戶有勢者斛輸斛斗輸斗若衆民戶則率二斛而輸一斛或又不啻民甚苦之或訴之使家使家以問州家則州家之辭曰二稅之初有留州有送使有上供州家使家有以供用故不必多取於民今二稅悉為上供州家有軍糧有州用有官吏廩稍不取於民則何所取之漕司每歲有所謂明會米州家每於民戶苗米數內每碩取五斗供之故不得而斛輸斛斗輸斗也使家無以處此遂亦從而弗問由是取之無藝而暗合斛面等名目不可勝窮辛巳壬午間張安國為太守有陳禹者為臨川知縣甚賢安國使之領納於是盡取州之軍糧州用俸米等數與漕司明會之數共會之以民戶苗數計之每碩加五斗而有餘不問官民戶與吏胥之家一切令二斛輸二斛謂之加五令官斗子上米民戶自持斛槩見請槩量不得更有斛面百姓皆大驩呼大為民戶之利張陳既皆滿嚴後來不復

能守其法於二斛輸三斛之上又復加斛面民益以為困乙未丙申間趙景明為太守其與其兄景昭為同年進士景昭極賢舍姪又在郡齋為館客因與景明言輸苗之害且言張安國與陳禹知縣之法極良但後人不能守耳景明不能不惑於吏言初亦難之以為今日州縣家之用又多於昔時某與景昭舍姪共會州家一歲之用景明懼見底蘊則又不必加五於是謂已詰吏輩今肯令人戶把斛槩矣但今日用度益廣欲更於五斗上加五升耳某與景昭商之以為斛輸一斛五斗五升而使不得加斛面民戶自持槩則五升之加在民戶亦所不憚於是不復求減民果大悅之景明去後有不能守其法則民戶多謁諸使家求依趙剛定例令民戶自持槩盪今景明之事既遠民戶有不能記憶聞今歲輸苗者取之過者皆倍不啻而郡中又反斷民戶爭斛面者民間驚驚今幸輸納未畢願有以懲吏胥之姦少寬民力幸甚適有所聞乘便亟此布稟不暇修寒暄之敬伏幸台察

與宋漕

僭有白事金谿為邑封壤褊隘無豪商富民生產之絕出等夷者稅籍之為緡錢不過以十計聞之故老

往時人煙稀少民皆自食其力畏事自愛輸公先期無催期之擾家用饒給風俗醇美歲時伏臘雞豚相遺杯酒相歡熙熙如也自建炎紹興以來寢不如舊民日益貧俗日益弊比年荒歉益致窮蹙原其所自官實病之大軍月椿起於紹興初用兵權以紓急兵罷不除因以為額立額未幾有漕使勾君者知其為橫欵初無名色行縣之次問邑吏月椿之所從取凡以實告者皆得蠲減獨金谿少吏不解事懼吐實則有罪輒以有名色對故金谿獨不蒙蠲減月解之數為緡錢八百有奇以歲計之當輸萬緡股民之端莫大於此貪吏並緣侵欲無藝槌骨漚髓民不聊生縱遇循良莫能善後累有賢宰條陳本末祈請蠲除上府不察吏胥持之竟不施行今縣宰仁厚愛民甚厲佐貳皆賢適值連歲早傷今歲大旱留意賑恤盡却吏胥侵漁之策細民始有生全之望而月解積負無所取償復此詢究月椿本末以致祈懇此在縣官特九牛一毛耳而可使一邑數萬家免於窮困流離長無歎息誠仁人所樂為也况如執事之賢當不待贊第以某嘗託契門牆而占籍茲邑當其休戚不敢不告某復有管見欲效涓埃比年民力日竭國計日匱

郡縣日窘獨吏胥屬厭耳郡縣積負日加歲增版漕監司督之州郡郡督之縣縣督之民吏胥睚眦其間轉相並緣以濟其私吏欲日飽而積負自若文移之煩追逮之頻賄謝之厚欵取之苛皆此其故也故督積負無補於縣官獨足為胥吏賄謝之地以重困吾民耳所謂督於民者民豈真有負哉官吏新故相仍有若郵置緣絕簿書以益侵盜積負之源實在於此督至於縣而無所從取則橫取諸民耳今常賦之外奇名異類以取於民如所謂月椿者不可悉數郡縣月輸歲供具之版帳盡責版帳之輸猶懼不給彼又安能輸積負哉鄙語所謂移東籬掩西障或有以積負輸者上之人不察欣然以喜不知其非公家之利乃吏胥之便也舊者輸而新者積矣善為上者莫若舍積負而責新輸則賄謝絕郡縣寬民可以息肩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殆不可謂書生常談而忽之也不識高明以為如何是間倉臺守倅皆賢有所建請有所施行皆可共事不致有齟齬也聞便稍函書字有塗注處併幸亮恕

與陳教授

敝里社倉目今固為農之利而愚見素有所未安蓋

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歉歲則有散而無斂來歲缺種糧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糶一倉豐時糶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缺時糶之以推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析所糶為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實為長積金賂茲歲早處頗多通縣計之只可作六分熟敝里今歲得兩偶多凡社倉所及皆有粒米狼戾之興僅得二十緡可得粟二千碩鄉斗於官為一千碩來歲糶一千碩存一千碩為後年之備逐年更糶之可與社倉俱廣為無窮之利敝里社倉所及不過二都然在一邑中乃獨無富民大家處所謂農民者非佃客莊則佃官莊其為下戶自有田者亦無幾所謂客莊亦多僑寄官戶平時不能瞻恤其農者也當春夏缺米時皆四出告糶於他鄉之富民極可憐也此乃金賂之窮鄉今社倉之立固已變愁嘆為謳謠矣况得平糶一倉以彌縫其缺推廣其惠歡舞當如何耶今農民皆貧當收糶時多不復能藏亟須糶易以給他用以解逋責使無以糶之則價必甚賤而粟洩於米商之舟與富民之廩來歲必重困矣前所言米價亦准鄉斗所糶之價耳今歲之價必下於此則所得米數當加多為利

不細向來梭山家兄嘗陳五利之說於主管陳丈即以白之倉臺尋得陳丈書謂倉臺已許可其時家兄以鄉間無米可糶故不獲卒請某屬者亦嘗言於倉臺但未稟幕中二丈欲望會次及之儻不以為不然却幸見報家兄當具稟以卒所請也

二

屬奉教墨竊知平糶之議莫逆於幕中二君子之心已遂聞於倉臺倉臺亦既惠許之矣然坐此霖霖稼之最良者又有仆泥自萌之患若此雨不止大妨收穫稼必重傷民必重困此策無所施矣山間今來稍有霽色極為之喜方取紙欲以卒請白雲又復如擁雪向之又於是山者以為晴雲固有如此者特未必耳萬一仍雨不解其貽有位者之憂不細矣尚憑諸君子之力出秋陽以廓此氛暄山林之人亦庶幾一飽之適若得善糶必有可糶而米之多少則繼為之請當非所靳第支錢於金賂則恐不可耳金賂素無倉臺錢米向來陸倉以歲歉捐二千緡委鞏主簿於熟鄉糶二千碩為來歲賑濟之備次年所用不多餘者儲於縣前倉前歲梭山所掌社倉已支八百碩矣又邇年倉臺賑卹皆取諸此所存料亦無幾金賂

年來極窘於版帳積負前此蘇宰又重羅趙侯之困
賄謝供輸大抵誅求無藝如聞錢穀後用頗多安得
有見錢可支藉令有之金賂負郭以西率多旱鄉惟
東西鄉稍熟政宜以責之縣家自為和糴以備來歲
近郭之用倉臺所乏者非錢也僅得徑就使臺支官
會或見錢為便錢雖難於擊掣尚可為便免之計若
得官會則尤為順便蓋鄉間亦商旅之路可糶洩也
向來社倉趙丈欲行之移文郡縣揭示衢要累月無
應之者趙丈往往以詢所善或告之以此事全在得
人苟非其人不如勿為之愈建寧社倉始於朱元晦
魏元履今誠得如陸梭山者為之乃可久耳趙丈就
令詢家兄之意尋即遣人致書家兄報書許之既而
某亦得趙丈書雖愚意尚有未安事業已行又以其
人權之可以不敗亦只復書贊成其事今秋乃再散
再歛矣適見今倉臺黃丈愛民之心不後於趙故輒
申其千一之慮以為萬一之補今幕中二君子愛民
之心不後於陳向來陳主管亦先辱梭山兄以書意
甚勤至其後梭山兄因得以平糴之法條具五利祈
於請致今倉使黃丈陳幹所復梭山兄書併往一觀
亦恐欲携呈倉使與幕中二君子也向來趙丈文移

甚簡今梭山兄拜留遂時書問以為根柢陳主管書
或呈似諸賢後擲示為幸某已作稟創達倉臺紙多
不欲更續切幸加察

與趙推

黃霸為潁川守鰥寡孤獨死無以葬者霸為區處曰
某所大木可以為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其
言遣吏司察事既還而勞其食於道傍為鳥所攫肉
事每得實人無敢欺皆以為神史家載其得之之由
以為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攷後世儒者乃以
為鉤距而鄙之此在黃霸雖未盡善而後儒非之者
尤為無知蓋不論其本而論其末不觀其心而遽議
其行事則皆不足以論人原霸之心本欲免人之欺
求事之實則亦豈可多罪今風俗弊甚獄訟煩多吏
姦為朋民無所歸命曲直不分以賄為勝負獄訟之
間雖有善士臨之亦未必能盡得其情若有志之士
欲研究其實豈免用問馬參牛之智愚儒必以鉤距
非之則是必使情實不知曲直倒置姦惡肆行不辜
無告然後為道耶故愚儒之論害道傷治直實學者
必當明辨乎此則正理可得而信也近見王吉州言
監司太守不可輕置人於獄蓋獄官多非其人吏卒

常司其權平民一抵於獄唯獄吏之所為箠楚之下
何求不得文案既上從而察之不能復有所見矣蓋
其詞情皆由於吏卒之所成練前書所謂奏當之成
雖使臯陶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者謂此也今有兩
詞各護其說左證疑似簿書契要無可攷據事又有
不在簿書契要者則獄中求實之法謂之閃隔假令
有二人則隔為二處三人則隔為三處不使之相聞
知以吾所疑與其事之節目逐處審問謹思精察要
領可以得情者反覆求之若使得在於初詞之外若
可據信則必於兩處參審必使有若合符節者乃可
據耳然此事最難若官人盡心却不能防吏卒之姦
則吏卒必陰漏其事則官人之智無所施矣故獄訟
惟得情為難唐虞之朝惟臯陶見道甚明羣聖所宗
舜乃使之為士周書亦曰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賁
象亦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賁乃山下有火火
為至明然猶言無敢折獄此事正是學者用工處噓
嗑雖在上則曰利用獄豐離在下則曰折獄致刑蓋
賁其明也新司理初間甚賢繼而聞之亦無能為重
輕足下尤宜謹之

官人者異鄉之人吏人者本鄉之人官人年滿者三

考成資者兩考吏人則長子孫於其間官人視事則
左右前後皆吏人也故官人為吏所欺為吏所賣亦
其勢然也吏人自食而辦公事且樂為之爭為之者
利在焉故也故吏人之無良心無公心亦勢使之然
也官人常欲知其實吏人常不欲官人之知事實故
官人欲知事實甚難官人問事於吏吏效其說必非
其實然必為實形欲為實形亦必稍假於實蓋不為
實形不能取信官人或自能得事實吏必多方以亂
之縱不能盡亂之亦必稍亂之蓋官人純得事實非
吏人之利也故官人能得事實為難純以事實行之
為尤難

與蘇宰

賤疾去體皆在所逮記存之及尤重悚不使君好音
尚爾遲遲何也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外之所遭有
時與命初不足為吾人重輕然君子每因是以自省
察故缺失由是而知德業由是而進尤難困頓者乃
所以成君子之美也故曰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古
人之處憂患者又豈止如門下今日所遭而已哉願
篤信此道日去其非以著其是則終來有他吉矣

某性時充員勅局浮食是慚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詳其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朝廷清明常得寢廢編摩之事稽考之勤額何足以當大官之膳尚方之賜或庶幾者僅此可少償萬一耳

新天子卽位執事者過聽又復界之荆門某竊惟為臣之義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儻尚未罹擯斥得共乃事脫或朝臣一時建請有司失於討論遽施行之而反為民害者亦當用公心循公理為百姓條析以復于上庶幾盡忠補過之義郡守縣令民之帥帥承流宣化其職任一也而今尤親於民古者即官出宰百里上應列宿寄命之責固不輕矣某托庇治下每辱眷待之厚苟有所見安可不盡陳於左右以為萬一之助哉比者竊見省符責括民戶屯田將復賣之上失朝廷之體下為良農之害甚哉計之過也其初出監簿陳君初官江西因見臨江之新淦隆興之奉新撫之崇仁三縣之間有請佃沒官絕戶田者租課甚重罄所入不足以輸官佃者因為姦計不復輸納徒賄吏胥以圖苟免春夏則羣來耕獲秋冬則棄去逃

藏當逃藏時固無可追尋及羣至時則倚衆拒捍其強梁姦猾者如此若其善良者則困於官租遂以流離死亡田復荒蕪棄由是侵耕冒佃之訟益繁公私之弊日積陳旣被召為職事官因此陳請欲行責括減其租課以為如此則民必樂輸而官有實入此其為說蓋未為甚失其初下之漕臺布之州縣施行之間已不能如建請者之本旨遂併與係省額屯田者一槩責括亦鹵莽矣蓋佃沒官絕戶田者或是吏胥一時紐立租課或是農民逃互增租剗佃故有租重之患因而抵負不納或以流亡拋荒或致侵耕冒佃而公私俱受其害陳監簿之所為建請者特為此也若係省額屯田者則與前項事體迥然不同其租課比之稅田雖為加重然佃之者皆是良農老幼男女皆能力作又諳曉耕種培灌之利便終歲竭力其間所收往往多於稅田故輸官之餘可以自給人人自愛其爭先輸公不肯逋負亦優於有稅田者又此等官田皆有莊名如某所居之里則有所謂大嶺莊有所謂精步莊詢之他處莫不各有莊名故老相傳以為元祐間宣仁垂簾之日捐湯沐之入以補大農而俾以在官之田區分為莊以贍貧民籍其名數計其

頃畝定其租課使為永業今里中之老猶有能言

宣仁上仙之年與其月日者歲月寢久民又相與買
易謂之資陪厥價與稅田相若者令亦許其承佃明
有資陪之文使之立契字輸牙稅蓋無異於稅田其
名數之著於州縣簿籍者曰苗屯米若干此其與逐
而計省下而郡縣皆總之曰苗屯米若干此其與逐
時沒官戶絕田產隸於常平而俾之出賣者豈可同
年而語哉歷時既多展轉貿易佃此田者不復有當
時給佃之人目今無非資陪入戶租課之輸逋負絕
少郡縣供億所賴為多有司因陳君之請舉行責括
亦已踈矣漕臺又因有出賣之請此不審之甚者也
若沒官戶絕田產朝廷何嘗不令出賣惟其不售也
是以開給佃之門亦所以勸民之耕且使土無曠而
租無虧也今以租重之故致前數弊議者方建減租
之策乃不能因而推行之而復為出賣之說可謂失
於討論矣且官有賣田之名固自不美今固無買者
假令有買者亦必不能齊一所收之直又安能有補
於縣官之調度終亦化為烏有耳有司坐析無補之
秋毫徒使縣官負不美之名憂民如此不亦謬乎謀
國如此不亦踈乎若復及於所謂屯田者則其失又

甚矣今有屯田者無非良農入戶有資陪之價者令
有資陪之文立契有牙稅之輸租課未嘗逋負郡縣
賴以供億一旦官復責括而賣之則有是田者往往
僅能自給豈復能辦錢以買此田哉縱或能買是無
故而使之再出買田之價豈不困哉豈不究哉其能
買者固不百一異時有錢以買者必兼并豪植之家
也奪良農固有熟耕之田以資兼并豪植之家而使
之流離困窮啣冤茹痛相枕藉為溝中瘠此何策也
版曹之勘當都省之符下皆不復究其本末其事益
熾其害易滋陳君之請不過三縣省符之下計臺之
奏遂及三郡版曹勘當則又過於一路且其施行與
其建請本旨絕相背違真所謂字經三寫烏焉成馬
失今不救又將遍於天下矣假令有成命有司苟知
其非適當各守其職而爭之况今未成命豈可坐糜
紙札徒嚴期會滋吏姦以擾良農安視下民之困以
成執事者之過計哉門下平日愛民如父母憂民如
疾疢今誠為之深究其本末詳計其利病陳之上府
列之計臺丐聞于朝俾寢其議以便邦計以安民心
此必門下之所樂為也胥吏之計方將並緣以招賄
謝必不樂此諒仁人君子之心惟恐不聞吾民之疾

苦政令之利病必不以吏胥之謀而易天下之至計
某雖不能周知一邑之版籍以所聞見計之此邑之
民耕屯田者當不下三千石以中農夫食七人為率
則三七十二一當二萬一千人撫萬家之邑而其良
農三千戶老稚二萬一千一旦失職凜凜有破家散
業流離死亡之憂也豈仁人君子之所能忍視而不
為之計者今方收穫暮榆之時誠得亟為剡牘而其
文書期會姑遼緩之以煩後庚之命使慮憂之偏不
轉為懽心慘悽怛悍散為和氣而謳歌鼓舞溢於田
畝遍於塗巷不亦休哉此非有缺於供輸損於調度
決不至以此獲罪於上府計臺也仰恃愛念敢布腹
心

三

如聞徒御戒行將如郡邸豈黃堂將大行寬恤之政
以厚吾民之力為國家培固根本為萬世不拔之基
耶撫字心勞催科政拙此陽道州所以為當世大賢
而史家載之以為美談者天以斯民付之吾君吾君
又以斯民付之守宰故凡張官置吏者為民設也無
以厚民之生而反以病之是失朝廷所以張官置吏
之本意矣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朝廷

官府之用固當野人供之今賦輸之法斯民所當遵
而不違也違而不供民之罪也官從而督之理之宜
也為守宰者固不可以託催科政拙之言而置賦稅
之事一切不理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必指
簿書期會為非吾所當務此乃腐儒鄙生不聞大道
妄為繆悠之說以自蓋其無能者之言也今簿書不
理吏胥因為紊亂為長吏者難於稽考吏胥與故民
為市使長吏無所窺尋其蹤迹此所當深思精攷覈
其本末求其要領乃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
簿書齊整明白吏無所容姦則姦民懼而弊事理良
民下戶畏事之人不復被擾矣若循理而治賦輸又
不能寬上府之督責則致為臣而去豈不甚公甚正
甚榮甚美哉有如丈夫大鄉之賢善類所宗亦必甚
慰其意以為吾有賢子不愧於陽道州矣世間富貴
何限往往與草木俱腐其能自援而與陽道州儼駕
於方冊者幾何人哉若曰今不得已且屈吾平日之
志為苟免之道非甚之所聞也吾人要當求師於往
聖昔賢有識君子不可聽計於吏胥吏胥者吾之所
御豈可反入其籠罩之中也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八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九

書

與王謙仲

某遠誨言三換歲矣區區瞻企何可云喻去冬拜手翰之辱大義煥然豈勝慰沃江鄉何幸得大賢出鎮然自朝廷而言則輕重緩急亦已舛矣明天子注倚豈其或疾執事者之不便計必出此亦識者之所前料殆無足恠獨陰氛重重殊未廓清葵藿之心不能不為大明惜之心去冬不願着足闕籃只欲休去歇去之語充非所望竊料執事此蔽未能遽解則此行殆為私便某占籍江西以私言之亦惟恐彼人之計有所不行也開府用何日傳聞下車十連胥慶此非尺牘虛辭也元晦聞已起行入奏事江西可謂德星聚也某去夏拜書後不旬日即有仲兄子儀之喪秋初又哭一殤子乃將為先兄子壽後者薄德鮮祐如此舊有拙疾哀苦中大作幾至於斃臘月頓愈今頑健復如去春時矣鄉人彭世昌新得一山在信之貴溪西境距敝廬兩舍而近唐僧有所謂馬祖者廬于其陰鄉人因呼禪師山元豐中有僧瑩者為寺其陽名曰應天寺廢久矣屋廬毀撤無餘故址埋於荆

榛良田清池沒於茅蒿彭子竭力開闢結一廬以相延去冬嘗一登山見其隘復建一草堂于其東山間亦粗有田可耕社日後携二息偕數友朋登山盤旋數日盡殫茲山之祕要領之處眼界勝絕乃向來僧輩所未識也去冬之堂在寺故址未愜人意方於勝處為方丈以居顧視山形宛然鉅象遂名以象山草堂則扁曰象山精舍鄉人蓋素恨此山之名辱於異教今皆翕然以象山為稱故侍郎張南仲之居寔在山下山南仲諱運其諸子鄙徙居鄱陽其諸姪咸在故里皆尊尚儒術舊亦多遊從者彭世昌極貧開山之役諸張實欣助之其經營之初亦張為之地今張氏子弟咸來相從一家結廬於東塢之上比方丈為少高名之曰儲雲茲山常出雲雲之自出常在其高故也一家結廬於前山之右石澗飛瀑縈紆帶其側因名曰佩玉相繼而來結廬者未已未及名也方丈簷間層巒疊嶂奔騰飛動近者數十里遠者數百里爭奇競秀朝暮雨暘雲煙出沒之變千狀萬態不可名模兩山迴合其前如兩臂環拱臂間之田不下百畝泐流而下懸注數里因石賦形小者如線大者如練蒼林陰翳巨石錯落盛夏不知有暑挾冊其間可以

終日東山之崖有繡經石可懸十許人西山之崖有
歇石可坐五六人皆有蒼松蟠覆其上其下壁立萬
仞山之陰有塵湖在其巔天成一池泓然如鑑大旱
不竭可以結廬居之自塵湖而北數山之外有馬祖
庵其處亦勝有風洞有浸月池有東壠有樺木壠有
東西塢有第一峰凡此皆舊名嘉者此山大勢南來
折而東又折而南其高在西北堂之西最高九峰聯
絡如屏名曰翠屏其上皆林木也北峰之高者如蓋
可以登望南望羣山益遠溪谷原野畢露東望靈山
特起凌霄縹緲如畫山形端方廉利吳越所未見有
也下見龜峰昂首穹背形狀逼真玉山之水蓋四百
里而出於龜峰之下略貴溪以經茲山之左西望貌
姑石琵琶諸峰峭崿逼人從天而下溪之源於光澤
者間見山麓如青玉版北視上清仙巖臺山僅如培
塿東西二溪窈窕如帶二溪合處百里而迤然地勢
卑下夷曠非甚清徹堂沒於蒼茫煙靄中矣彭世昌
去冬亦嘗至無為求見挾梭山之書聞治行之忙不
及瞻望今已息肩共學耕於此矣此公志向不肯碌
碌人皆謂之狂生然其平生所為甚異流俗為私者
嘗少而為義者嘗多惜其前日不甚得從師友擇之

未精耳自此當有可望

二

彭世昌歸適領教翰專人荐至連奉好音慰浼何可
言喻時事一新陰氛頓釋良心之所共快繼是而無
以新之則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誠如來教前月之
雨霽霽連日山溪暴漲平野渺如湖海積年所無幸
不甚為害水落之後禾黍暢茂倍於常歲旬日更得
一雨早田十分成熟矣陂池皆有蓄水縱有秋旱晚
稻亦有可救不至如去年也江西之民當藉大府之
德而望一稔矣近聞饒之浮梁負郭一寺中井泉湧
溢而地陷漂廬浮尸不可勝數水後舟行者見淞流
居民收積漂材往往如堵所敗傷不少矣如聞臨江
筠袁亦有水患大府當知其詳今風俗積壞人材積
衰郡縣積弊事力積耗民心積搖和氣積傷上虛下
竭雖得一稔未敢多慶如人形貌未改而臟氣積傷
此和扁之所憂也此日所去之蠹可謂大矣燮調康
濟政爾惟難非君臣同德洞見本末豈易言此海內
之責當有在矣願得從容以究此意不啻飢渴秋深
佳天氣當求一扣丞丈第恐前此促召亦賴遣介相
聞告以起行之日水陸所由定當前途求一見耳善

政日有所聞聞夏稅甚便於民恨未知其詳秋苗利病想已討論甚悉為郡者只能於此二節去其害而致其利則及物已廣矣某去冬有與宋漕劄子言金谿月椿惜其不及施行謾錄呈倘有餘力及之幸甚

與錢伯同

不訊記漕又復逾時然蚤作晚寢渴飲飢食皆涵泳邦君之澤尺牘疏數尚奚足言荆公英才蓋世平日所學未嘗不以堯舜為標的及遭逢 神廟君臣議論未嘗不以堯舜相期獨其學不造本原而悉精畢力於其末故至於敗去古既遠雖當世君子往往不免安常習故之患故荆公一切指為流俗於是排者蜂起極詆訾之言不復折之以至理既不足以解荆公之蔽反堅 神廟信用之心故新法之行當時排之人當與荆公共分其罪此學不明至今吠聲者日以益衆是奚足以病荆公哉祠宇墮敗為日之久莫有敢一舉手者亦習俗使然耳執事慨然而一新之非特見超卓其何能如是比得倅車書謂執事欲以記文下委不覺喜溢支體蓋茲事湮鬱深願自是一發舒之遣人臨存適越在他境不即奉荅姑以此謝緩報之罪記文尚遲旬日當成就其說馳納末教

二

居山逾一甲子益飽雲山之變飯稻羨魚無復在陳之厄籍在宏矣茲山之勝尤在瀑流東有礫潭西有平山礫潭不下玉淵半山可亞卧龍精舍之前兩山廻合又自為一澗垂注數里噴薄飛灑於茂林之間一曰風練二曰噴玉三曰翻濤四曰踈珠五曰冰簾六曰雙練七曰飛雪木石自為階梯可浴以觀兩崖有蟠松恠石却略偃蹇隱見於林杪時相管領令人忘歸日與二三子詠歌其間懷吾賢使君之德何有窮已故亦樂為執事道之王弱翁力酣於綠尊紅妓安能作字哉文公祠記某當併書之遲旬日納去

與楊守

鄉邦凋弊方深游釜之憂遽得賢師帥振起而撫摩之欣幸之私不在田夫野老之後矣屬者修敬數獲款晤深慰積年傾渴之懷至蒙禮遇之寵每踰涯分尤深感作抵家欲具謝尺紙以不敏因循迨今然文華日勝情實日薄此後世公患吾人相與以信義苛文非所計故不敢深以自訟諒惟高明必不以為督過之某此月七日始得束書登山九日始遂達山房金谿與饒之安仁信之貴溪為隣二境皆有盜賊之

患金谿獨不然相去跬步之間事體便相遠絕晉國之盜逝奔于秦乃今見之賢使君之效乃如此是事乃得之親見非傳聞也金谿今歲旱處亦多通縣計之可作六分熟敞居左右獨多得雨頗有粒米狼戾之興但前數日南風亦頗傷稻目今雨意甚濃此去却要速晴以便收穫萬一成積雨則又有可憂者切窺賢者用心未嘗不在於民不敢不告近日頗從倉臺需糴本為平糴一倉以輔向來趙丈所建社倉其詳教授知之得就渠索某劄子一觀幸甚

二

教之緒餘不勝降嘆從容平易惟理是求稽諸前古千載一轍周道之衰民尚機巧溺意功利失其本心將以沽名名亦終滅將以徼利利亦終亡惟其君子終古不磨不見知於庸人而見知於識者不見容於羣小而無愧於古人俯仰浩然進退有裕在己之貴潤身之富輝光日新有無窮之聞其視懷璧負乘之人何啻蚊蚋蟻虫哉三復來貺益厲此心敢悉布之永以為好惟執事終惠顧之

三

遠遠色笑修爾經時洽聞謳謠益用鄉德某自省事

以來五十年矣不知幾易太守其賢而可稱者惟張安國趙景明陳時中錢伯同四人殆如晨星之相望可謂難得矣今執事臨之又先於諸公邦人何幸雖然屬者郡政不競已甚積弊宿蠹殆難驅除猾吏豪家相為表裏根盤節錯為民蝨賊質之淳黠勢之強弱相去懸絕本非對偶吏胥居府廷司文案宿留於邦君之側以閒劇勞逸宜吾之喜愠以日月淹速堂吾之忘憶為之先後緩急開闔損益以蔽吾聰明亂吾是非而行其計豪家擁高貲厚黨與附會左右之人創端緒於事外以亂本旨結左證於黨中以實偽事工為節目以與吏符合而成其說吾以異鄉之人一旦而聽之非素諳其俗而府中深崇閭里之事不接於吾之目塗巷之言不聞於吾之耳被害者又淳厚柔弱類不能自明自達聽斷之際欲必得其情而不為所欺此甚明者之所難也吾雖得其情彼尚或能為之牽制以格吾之施行吾斷之速則文踈事漏而無以絕其辭吾求之詳則日引月長適以生其奸况其是非曲直之未分而常有以貳吾之心疑吾之見變亂其事實而其情亦未易得也一墜其計奸惡失所畏善良失所恃矣豈不難哉善惡之習猶陰陽

之相為消長無兩大之理一人之身善習長而惡習消則為賢人反是則為愚一國之俗善習長而惡習消則為治國反是則為亂時之所以為否泰者亦在此而已開闢以來叢皇而降聖君賢相名卿良大大相與扶持封植者善也其所防閑杜絕者惡也明明在上者明此而已火在天上大有明之至也象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傳亦有之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莠蕙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夫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使夫子生今之世為今之吏亦豈遽使人無訟哉易有訟卦其來久矣不能無訟豈唯今日若其聽訟之間是非易位善惡倒置而曰自有使人無訟之道無是理也舜之受終必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而後天下咸服夫子之得魯政必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而後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鎮氏出其妻鎮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牛馬者不豫價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前聖後聖其揆一也必使無訟之道當於聽訟之間見之矣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此其存心也與後世苟且以迯吏責鈞距以立威者

豈可同年而語哉舉斯心以加諸彼使善習日長惡習日消惡者屈善者信其無訟也必矣蒙照知之素輒效區區以裨萬一

與黃監

某切見鄉來趙丈舉行社倉敝里亦立一倉委梭山家兄主其事某頗有所未安者昨亦嘗稟聞愚見以為莫若為平糶一倉以輔之乃可長久平糶則可獨行社倉未必可獨行也社倉施於常熟鄉乃可久田不常熟則歉歲之後無補於賑卹平糶則豐時可以受農民之粟無價賤傷農之患歉時可以推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政使獨行亦為長利今以輔社倉之所不及而彌縫其缺又兩盡善矣其詳已嘗託陳教授布稟

與林叔虎

叔虎才美試於一縣真游刃有餘地矣顧其志義文采鬱未盡施行且觀騰驥耳學宮之壯恨不得卽一拭目記文見委義當效力第非倉卒所能成耳去冬為陳貴溪作重修學記謾往其刻一觀向為仲權作宜章學記莫曾見否今竟未刻豈其有不當仲權之意者耶近觀仲權所向亦有可念者淳叟身後事亦

粗辨然極可憐晚節與仲權正已為莫逆友死者已矣生者顧未知其所終又可憐也壽夭貧富貴賤皆不足多為學者道古之聖賢如關龍逢之誅王子比干之剖心顏閔之天疾孔孟之厄窮至今煌煌在宇宙間庸何傷哉某去年春尾在山間聞伯蕃姪計以歸親舊家庭撫棺視窆之役相尋以卒歲今猶有姪婦之喪未整然更閱涉歷此道益明益不敢不勉數年間書問文記頗多不能盡錄令小兒錄經德堂記往此文頗有補於吾道荆公祠堂記刻併往此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刻中第六行內義當與之戮力字下脫若虛捐歲月是自棄也九字好議論字下羨人一字若令人寫出增損而讀之乃無遺恨當時錢伯同託弱翁書弱翁臂痛不能書伯同逼替復送來某自書恃有前本碎紙寫去偶有此脫羨伯同恐是意欲增損逐依後本刻至今不滿後當更書小本叙此曲直跋其後置諸壁間也與晦翁往復書因得發明其平生學問之病近得盡朋友之義遠則破後學之疑為後世之益若夫志卑識闇居斯世為斯世之徒固不足以論此長沙胡季隨乃五峰之幼子師事張南軒又妻其女南軒浚

復又講學於晦翁之門亦堂至臨安相聚此人操行甚謹慙志學亦甚篤但學不得其方大而不知反去年亦有書來此今錄所答渠書併所復陳澧君舉書往世固有甘心為小人者此無可言矣有不肯為小人而甘心為常人者又未足言也有不肯為常人而墮於流俗中力不能自拔又無賢師友提掖之此可念也又有非其力不能自拔其所為往往不類流俗聖篤精勤無須吏閒暇又有徒黨傳習日不暇給又其書汗牛充棟而迷惑浸溺流痼纏綿有甚於甘心為小人甘心為常人者此豈不重可憐哉上古聖賢先知此道以此道覺此民後世學絕道喪邪說蜂起熱爛以至今日斯民無所歸命士人憑私臆決大抵可憐矣而號稱學者又復如此道何由而明哉復晦翁第二書多是提此學之綱非獨為辨無極之說而已可更熟復之

與陳君舉

丁未之冬失於一見尺書往復莫遂輸寫此年山居益左知舊消息往往闊絕徒積傾馳遣人臨存辱以書幣備承近日動息慰澆可量以尊兄之才之美下問之勤懇然情實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尤

用降嘆世習靡敝固無可言以學自命者又復封於私見蔽於私說却鉞拒厚自黨與假先訓刻形似以自附益顧不知其實背馳又矣天以是理界人而舉世莫任其責則人極殆不立矣永思及此益切悼懼忘其驚蹇以自效竭此某所不敢不勉者大公以滅私昭至信以熄偽非尊兄尚望誰老矣之論未敢聞也傅子淵已至衡陽得其書謂亦已相聞矣子淵人品甚高非餘子比也劉淳叟前月初冒暑歸自臨江病痢踰旬竟不起可哀可哀此即年來避遠師友倒行逆施極可悼念春夏之間適有困折某近抵城闈見其卧病方將俟其有瘳天拯拔之不謂遂成長往念之尤用傷歎淳叟正已初向學時自厲之意蔚然可觀鄉里子弟因之以感動興起者甚衆曾未半塗各有異志淳叟歸依佛乘正已暮用才術所託雖殊其趣則一此其為蔽與前所謂以學自命者又大不侔矣正已比來相與禮貌然視其朋游觀其文辭驗之瞻視容色以考其指歸未之有改此尤可念也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九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

書

與李成之

某去冬距對班數日忽有匠丞之除王給事遂見繳既而聞之有謂吾將發其為首相瓜牙者故皇懼為此抑可憐也古人所以不屑屑於間政適人而必務有以格君心者蓋君心未格則一邪黜一邪登一弊去一弊興如循環然何有窮已及君心既格則規模趨鄉有若燕越邪正是非有若蒼素大明既升羣陰畢伏是瑣瑣者亦何足復汗人牙頰哉鄉來面對粗陳梗槩明主不以為狂而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所以低回之久者欲俟再望清光輸寫忠蘊以致臣子之義耳然而不遂則亦天也王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二

李尉處附至三月晦日書發讀慰浣之極別紙充見情實歷述病狀可謂自知之審矣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奮拔植立豈不在我若只管譏評因循不能勇奮特立如官容奸吏家留盜虜日積憂患而不勇於一去之決誰實為之今幸尚知其為奸盜而患苦之

護惜玩愒之入寢以習熟便安之未必不反以為忠良也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宜獨為國而然為家為身蓋一理也願精思深察致一日克己復禮之力當有勿憂宜日中之快矣

與應仲寔

向自使華在江東時草草具復來覲拜數字附鄉里士人以行而執事移帥南服之命已下用不果達其時某適至隆興在翠岩洪井間得聞從者至止亟還城下則茶戟又南矣甚為悵然屬堂於復澹臺書中寄意語次亦曾及之否蒼梧舜迹所及交趾合浦九真日南為郡古矣粵自翠華南波更為近服班宣之任類皆名儒重臣間者猶以簿書遺策米鹽末務仰動冕旒南顧之憂宵人之難乃如此茲馬帥閩督屈明賢此其加惠嶺海之民可謂至矣撫柔安輯當有餘地遠方知方興於禮義此其時也澹臺心事舉伏想相得甚歡金蘭之誼於是有益健羨健羨某往歲亦蒙誤息早壘荆門尚遲餘教以迓大庾區區近况有鄙文數篇公餘過目可無見矣去年秋冬又兩通晦翁書然前說且倚闕矣

與張李海

久欲詣謁坐此塗濂政爾未遂缺然斯懷金谿西北并臨川處率多早田耕必三鉅秋乃可望常歲及今再躬挾矣今阻寒凍曾未舉趾農者凜然有無年之憂雷先啓蟄泉源已動泉之盛一甲子而止動早則及夏液動晚則及夏深泉與雨澤亦相表裏故動早早微動晚稔微今先啓蟄而動則不及夏矣比年貨泉日縮民生日貧穀價雖廉往往乏食重以冬春仍雪積雨畦塗隴敗無所施力困亦劇矣霖霖未止為之奈何浦城小寇幸已成擒警候之事尤非今日所能堪也邑民以公事至廷者莫不稱頌賢德而游談之士往往以聽信百石為疑雖其無根不足深據然形似則有以致之更惟加察

二

久以道澹不遂往見既望常作一紙以致區區尋以少霽欲留面剖又不果達今併往一觀新宰既不果來吾邑遂可以久被賢者之澤向來不作久計深為足下不取古人於事無小大無久近其處之一也居一日亦當盡吾道學絕道喪所從來久矣放利而行者滔滔也比嘗與主簿論喻義喻利之說語次曾及之否韓邑之陋風俗未還於正所幸主簿意向甚美

第未甚更歷耳外此不復有正人區區亦不能不為左右深慮要當卓然以古人自期惻惻流俗如失心者而後能無所陷溺人患無朋友無聞見與其親不正之人聞不正之言則寧其無也若見不賢而內自省擇其不善者而改之則皆吾師也

與張元昂

比方得向來論事之書張權因造簿正其宿弊此固當然比復使君書固是之矣若創征之事此甚不可足下之辯殆類冉求之辯伐類更金谿陶户大抵皆農民於農隙時為之事體與番易鎮中甚相懸絕今時農民率多窮困農業利薄其來久矣當其隙時藉他業以相補助者殆不止此邦君不能補其不足助其不給而又征其自補助之業是奚可哉初甚駭聞茲事繼而聞其說出於沈尉即悟其為此謀之人豈能有補於調度若其傷邦君之政體不復可得而文飾矣沈生小子本無知識恤州郡豈愛邦君豈念小民獨為挾私者所嗾耳所重可惜者遂使賢使君為挾私之人所役而足下又代挾私者為辯此人之術何其如此之高乃能挾一邪說以役二賢者又重可恠也今未知已如何施行正宜及其未深有以改

之無為此人所笑

與黃康年

此道充塞宇宙天地順此而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順此而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古人所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斯須不順是謂不敬雖然已私之累人非大勇不能克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豈直推排而已哉縱使失於警戒舊習乘之當其思之覺之復之之時亦必大勇而後能得其正也願益勉之

與胡無相

惠書憂憫俗學傷悼邪見深中時病惟是推許過盛非所敢承劉定夫得數目之欵張誠子迫試期不及一見但得訊云回日見過定夫亦約早晚登山山間朋友近多讀尚書上古道義素明有倡斯和無感不通只是家常茶飯今人既惑於利祿又蔽於邪說見說此理讎成特地豈不可憐哉

與朱益叔

區區之學不能自已朋儕相課亦謂月異而歲不同每觀往年之文其大端大旨則又有定論至今不易若其支葉條目踈漏舛錯往往有之必加刪削乃可

傳也向在朋友間時見所傳鄙文亦有全偽者此尤不可不知也開歲合拜當究其說學絕道喪私說誠論充塞彌滿朋友講貫未能符合其勢然也然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此孟子之至言但詠歌伐木之篇緝熙其事終必有無間然者矣

與路彥彬

得函教又辱以盛製文盛意勤願何以當雖然似有未相曉者義不敢不宜達於左右竊不自揆區區之學自謂孟子之後至是而始一明也平日拳拳於左右者豈徒以親戚之故哉古人纓絕肘見不以為病累日不火食歌聲若出金石或者未能深信與信之而未濟登滋則茲當挾轅推轂以相從於康莊也若金錢穀粟之惠遺非某之任也聚族之衆終歲之計未免於飢歲日索公堂未無毫髮補助亦以事有大於此者未敢任此責也得時行道固吾人分內事然與世俗羨慕富貴者天淵不足諭也來詩似未免俗意尤非所望非高明亦不敢直言如此

與涂任伯

來喻勤勤大槩謂來學者未必可語而有耗氣勞體之患此誠足下愛我之心也雖然足下顧未知自愛

安能愛我哉比數得與足下接語此邦之士感焉者甚衆進而效說者亦不少矣大抵皆是何足與言仁義之意然稠人廣坐其意蓋不皆如是也其意如是者必其不知自愛者也其意不如是者必其知自愛者也今足下之言乃與其不知自愛者若合符節此吾所以甚為足下不取也素問之書乃秦漢以後醫家之書託之黃帝岐伯耳上古道純德備功利之說不興醫卜之說亦不如是比見足下好誦其言特素未講學不知其非耳某氣稟素弱年十四五手足未嘗溫煖後以稍知所向體力亦隨壯也今年過半百雖少加衰於壯時然以足下之盛年恐未能相逮也何時合并以究斯義

與董元錫

元錫舊常有向學之意而中自畫每切念之無由奉達今因此輒致區區幸少垂聽往訓中言小人者甚多不可一槩觀小人字雖同而其所指乃有相去天淵者論語所謂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又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又如尹士既聞孟子之言則曰士誠小人也此等則是學不至道而囿於私見不能終從其大體故謂之小人易曰小人不耻不仁

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此則氣質乖戾姦
險凶惡之小人也治世盛時若不格面從化則刑戮
之所不貸此兩者善惡雅俗汙潔之辨如雲泥矣元

錫平時喜事好修何至為由後之小人哉若由前之
小人則恐非元錫之所能及今流俗不學之人而其
質不至於不耻不仁不畏不義又不得陶冶於先聖
王之教方憑其私意自以為善此則是俗人不得謂
之士不得謂之儒此輩必不能如尹士自知之明也
然俗人中氣質又有厚薄輕重大小平時所惜於元
錫者為其氣質偶不得其厚重者故不能自拔於市
井之習又輒憑之以妄議人之長短所見日陋如來
書所謂譬即陋見也知已之說亦陋然吾能化陋以
為廣大請借元錫知已之說而言之元錫誠欲求知
已當今之世捨我其誰哉但恐元錫怕逢知已耳元
錫誠能不安其舊惟新是圖則本心可以立復舊習
可以立熄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誰得而禦之

與倪濟甫

聞不就程試決計登山甚為之喜壽翁寄示中秋分
韻尤用嘉歎天宇澄澈月華晶瑩頻年未有如此夕
者老子於此興復不淺是夕月午啓門相半東望茲

山亦念不負此月者在諸賢爾自昭明德何必是夕
造次顛沛莫不當然涵泳存養計當日新山翁在此
濟甫之來不當遲遲也

與黃彥文

寵示盛製詞典句老動有稽據非近時後生所及深
用降歎下問求益之意如川方至此尤不可及然有
如耆德所進當在文字之表則所謂真訣在其中矣
恨行役匆匆未得從容以究其說尚冀快誦屈子覽
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之句以厲益壯之志當
刮目以俟

與劉志甫

趙仲聲遠得書讀之渙然深用慰悻願伯與足下相
繼入冊府亦前時所無求外想亦未容遽也誠者非
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
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交游間氣質不至扞格者當
日有麗澤之益此其為進德之驗甚著馮傳之氣稟
慨然當今難得所當共愛惜之向來相聚失於懶散
不曾與之格其大端去歲嘗有一書勉之近得其書
殊覺其邈然不相入深為惋惜志甫尚能致力於此
乎今錄向來書藁去若致力切磋庶有其端也近與

魯伯一書痛箴其陋習膏肓能索觀之為佳道之行不行固天也命也至於講明則不可謂命也知言者亦何必俟其效之著而知其所到哉此心本靈此理本明至其氣稟所蒙習尚所梏俗論邪說所蔽則非加刮剝磨切則靈且明者曾無驗矣

與邵叔誼

教以向來為學本末又加詳於前日所聞甚幸但叙述愚言處則盡失其實便須認為已物一句尤害義理誠如此可謂罪人處矣前來所說猶是竊盜此舉遂為強盜為強盜而不讓豈可容於世哉初一再見時頗覺左右好隨卽為數語述所聞每乖其實既得旬日淡之欵意必已悟前非不謂又作此等語乃復甚於初時此卽病證之大者失今不治必為痼疾豈更可言為學哉此心苟得其正聽言發言皆得其正聽人之言而不得其正乃其心之不正也一人言之衆人聽之使衆人各述其所聽則必不齊非言者之異也聽者之異也來書之至此間友朋觀之皆駭而問曰何為有此言因答之曰是非吾言也邵機宜之言也某屢言先立乎其大者又嘗申之曰誠能立乎其大者必不相隨而為此言矣屢言仁以為己任又

嘗申之曰誠仁以為己任必不相隨而為此言矣蓋後世學者之病多好事無益之言假令記憶言辭盡無差爽猶無益而有害况大乖其旨盡失其實邪向來造見對語移時初間頗覺左右之心不能無餒既而發明此理稍相切磋殊覺小快及再相見接語之間已覺非復前日矣是後相從雖累日衆中泛語終不得獨相叩問茲得來示方知窒塞如初此乃向來不得真實師友講貫傳授類皆虛見空言徒增繆妄今能盡棄前非務明正理則此心之靈此理之明誰得而蔽之某前書所以相勉者可謂至矣幸復熱而究切之也得元晦書其蔽殊未解然其辭氣窘束或恐可療也某復書又加明暢併錄往幸精觀之

與江德功

蒙示晦翁書敬領回書徑自此遣往矣副本錄在邵叔誼處可索觀之白白長長之言是古人辯論處非用工處言論不合於理乃理未明耳非誠意之罪也

與曾宅之

十日朋舊書問至多向所惠書卒難彙檢其時復書亦無草藁今皆不能記憶來書謂某嘗有文義溺志之戒某平時與朋舊講貫不敢泛為之說大抵有所

據而後言若誠有是是必據來書而言之耳亦略記

得曾有一卷粘紙數幅寫前輩議論十數段於後註

所見與所疑又各空其後以俟某之說此豈非吾友

所示即記得當時看畢甚喜其有志於學亦甚惜其

學未知方亦嘗以示一二朋友因謂之曰此人氣質

志向固不碌碌但未得親師友胸中雜然殊未明本

末先後之序今千里寓書紙筆之間豈能遽解其惑

且當示以讀書之法使之無徒耗其精神後日相見

當有可言耳亦略記回書大意謂讀古書且當於文

義分明處誦習觀省毋忽其為易晚毋恃其為已晚

則又久當有實得實益至於可疑者且當優游厭厭

以俟之不可強探力索後日於文義易晚處有進則

所謂疑惑難曉者往往渙然而自解却不記得有溺

志之辭此後枉問得備錄前後書辭見示庶有據依

也近見所在友朋多有好理會文義反不通者蓋不

知學當有師天之生斯民也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

覺後覺此其理也誠得其師則傳授之間自有本末

先後不使學者叢然雜然費其目力耗其精神而無

所至止也此說要非相見不能究秋凉能一來乎先

兄平日無甚著述惟有往來論學之書中間編次未

就後日垂訪當共讀之也

與周元忠

積雨遐想風練飛雲之壯甚願與諸公繼經其間以

俟王芝之茂倘有意於此何以期為霽日媚景晴雲

綸文此吾命駕時也今日平分一春裁和會當少出

幽陰緩響天衢照臨吾徒成此盛集

與詹子南

日享事實之樂而無暇辨析於言語之間則後日之

明自足以識言語之病急於辨析是學者大病雖若

詳明不知其累我多矣石稱丈量徑而寡失銖銖而

稱至石必謬寸寸而度至丈必差今吾但能造次必

於是顛沛必於是勿忘勿助長則不亦樂乎又何必

二

康倅處遂至四月二十四日書發讀甚慰馳系用力

不懈無他疑惑甚善甚善此心至靈此理至明要亦

何疑之有然又以無疑為疑是未能無疑也事理有

未明則不容不疑思索之問辨之則疑有時而釋矣

疑亦宜足願哉今既曰無疑矣乃以無疑為疑何哉

願速更之母滋其惑二包至此又矣今皆歸其家約

秋間復來穎子堅既已去髮胡服非吾人矣此人質性本亦虛妄故卒至於此育王有一僧曰祖新姓趙字日新其為僧非本志質甚穩實亦有復衣冠之志曾識之否得來書亟作此託廖丈附便奉達不能多具

與吳顯仲

得書承比來履用佳適進學不替為慰來書見喻所學仍見敏道說頗以藝能不如人為憂此甚非也當書論語弟子入則孝出則弟一章併子夏賢賢易色一章於几案間朝夕觀省以改前過讀書作文之事自可隨時隨力作去才力所不及者甚不足憂甚不足耻必以才力所不可強者為憂為耻乃是喜諉好勝失其本心真所謂不依本分也看顯仲氣質本自質朴淳實何故如此但自依本分實頭作箇

求正於人有所疑

不去亦且隨見在有
何不可但頰頰看前兩章書便自不至顛倒也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

象山先生全集卷十一

書

與朱濟道

此理在宇宙間未嘗有所隱遁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順此理而無私焉耳人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極安得自私而不順此理哉孟子曰先立乎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人惟不立乎大者故為小者所奪以叛乎此理而與天地不相似誠能立乎其大者則區區時文之習何足以汨沒尊兄乎賢郎志向極可嘉向來供課想甚富此非不足也得勉之讀古書以涵養此志幸甚

二

向辱惠書諸兄諸姪傳玩贊歎不能去手比之今此書辭反如二人甚愧前日簡忽不能悉意盡誠以相推挽遂使尊兄不能勇去餘習尚此遲回然詩却甚佳詩意書辭亦不相似詩只兩句便說盡了後兩句却成刺語文理頗不相紹續今欲易後兩句兼易前二字固不能出尊兄之意但稍次其文耳此理於人無間然昏明何事異天淵自從斷却閑牽引俯仰周旋只事天尊兄平日只被閑牽引所以不能自立今

既見得此理便宜自立此理即是大者何必使他人明指大者既見此理此理無非何緣未知今是此理非可以私智揣度傳會若能知私智之非私智廢滅此理自明若任其私智雖高才者亦惑若不任私智雖無才者亦明顏子之學本末甚明尋兄未湏泥此而求但自理會真能見得此理後日徐徐取論語讀之渙然冰釋矣某嘗令後生讀書時且精讀文義分明事節易曉者優游諷詠使之浹洽與日用相協非但空言虛說則向來疑惑處自當渙然冰釋矣縱有未解固當候之不可強探力索久當自通所通必真實與私識揣度者天淵不足論其遠也不在多言勉旃是望

示教日用工夫甚善尋兄氣質忠厚得於天者加人數等但向來累外處多得日剝落之以全吾天則吾道幸甚所謂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平居不與事接時切湏鞭策得炯然不可昧沒對越上帝則遇事時自省力矣

三

與吳子詞

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此聖人之格言非天子不議禮禮亦未可輕議也欲去其不經鄙俗之甚者而略近於古則有先文正公書儀在何必他求

不以前所復書為罪又下問之不肯苟徇流俗孜孜禮法以求依據吾子之志善矣然事有輕重本末當知所先後禮文隳闕其來久矣滕文公所問孟子所答皆其大端儀節之末去其鄙俗不經者可也來書謂定之僕手此尤未宜吾子在衰經之中不得已次序以授執事者可也安可謂之定栢人者乃巫覡所為不經甚矣吾家未嘗用也祝稱卜筮虞子與夫異辭觀二孤之過可以類見喪祭當論所主不可言同也儀中除此三節諸皆無害

二

往歲蒙致書見問以喪禮如生年少能不徇流俗求古制又其文用字造語皆慕奇異不肯碌碌以為窮鄉下邑乃有後生能如此亦不易得故生之書辭不合律度者雖多皆不暇責獨答所以問之要務誘掖之庶幾其進既而聞生詭異其服為巫覡事深用駭怛亦頗悔初不知生而遽相對答有失言之罪茲奉

三

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此聖人之格言非天子不議禮禮亦未可輕議也欲去其不經鄙俗之甚者而略近於古則有先文正公書儀在何必他求

書乃有悔過自訟之辭人誰無過過而不改是為過矣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今生誠能幡然自新何幸如之雖然生家相距百里而近乃有不亟於求見長者而徒數以書來則改過之言亦未敢深信然吾今猶云云若此者望於生厚矣生其謹思之

四

文字之及條理粲然弗畔於道尤以為慶第當勉致其實毋倚於文辭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有德者必有言誠有其實必有其文實者本也文者末也今人之習所重在末豈惟喪本終將併其末而失之矣陳教授舊亦曾略相從惟其無本故其學日謬書末所糾三條屬意精切但前所取數語亦皆非是學無端緒雖依放聖賢而為言要其旨歸實已悖戾龐雜膚淺何足為據若所謂致其譽聞不泯泯碌碌者尤不可不辯人有實德則知疾沒世而名不稱者非疾無名疾無德也令聞廣譽施於身者實德之發固如是也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者欲其德之常久而不已也彼未嘗深致自克之功私意自為主宰方惜於知德則斯言殆適以附益其好名求勝之習耳此尤不可不辯

五

前書致其聞譽之說乃後世學者大病不能深知此病力改散習則古人實學未易言也吾友更當深於此處觀省使舉動云為判然與曩者異轍則吾道有望矣復前書時亦欲相勉未須與陳教授往復後偶忘之至今不滿近歸自象山諸事冗擾文字亦不嘗將歸旦晚亦須便登山儻能一來諸當面盡

六

錄示仙郡首篇策問大旨竊所未諭新君即位曾未期月而遽曰責成無效何課效之速如此我以夫子之聖不過曰三年有成唐虞之朝雖三載考績必三考而後黜陟幽明羽山之殛蓋在九載之後伯禹作司空猶八年於外兗州之賦作十有三載乃同古今難易縱有不同亦安有於半年之間而遽責其成效之理我及古所謂責成者謂人君委任之道當專一不疑貳而後其臣得以展布四體以任君之事悉其心力盡其才智而無不以之恣人主高拱於上不參以己意不間以小人不維制之以區區之繩約使其臣無掣肘之患然後可以責其成功故既已任之則不苛察其所為但責其成耳此古人用責成二字之

本旨也今泛課功效而用此二字則用字亦未愜當且古所謂賞罰者亦非為欲人趨事赴功而設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執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執其賞罰皆天理所以納斯民於大中躋斯世於大和者也此與後世功利之習燕越異鄉矣何時登山當究其說明日欲登雲臺瞰鬼谷究南山之所自來却扁舟浮梅潭沁醜口以歸度旬日而後可反山房也

七

承已登山結茅深用嘉歎近得周元忠書謂幹伯伯珍諸人有意遣輿夫相迎且問期日吾答以霽日麗景晴雲絢文即吾就道時也是日正春分明日即大開徹輿夫至今未來豈其俟后土之乾又寤陰雨故耶昨日光風頗還舊觀乃今祁雲漫天寒颺先雨又復凄然似秋矣遐想雲臺領袖諸峰儲英育秀以相料理老子於此興復不淺行止久速在天與人而已若此兩未止能冒之一來尤見嗜學

八

此理充塞宇宙天地鬼神且不能違異况於人乎誠知此理當無彼己之私善之在人猶在己也故人之有善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

出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此人之情也理之所當然也亦何嫌何疑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顧恐未能成己耳若私淑二字則出於孟子當深明其旨不當輕用於此此用字之疵不足以達理而能為理之累五代史政須點對來本極佳草廬在二池之間欲名以濯纓須來此當為書之

與傅李魯

二十四日發敝廬晚宿資國二十五日觀半山瀑由新溪抵方丈已亭午山木益稠蟬聲益清白雲高也疊嶂畢露踈雨遙灑清風漭然不知其為夏也何時來此共之適欲國紀點對一事或未能來可先遣至

與陳宰

伐松之盜仰見嚴明不容遁戮比至山間具伏其罪祈免窮究論其初心乖戾殊甚至以雀角之詞煩溷官府牽率縣僚喧動隣里重費賢大夫之神明此豈可貸然斯人素狂惡習久為鄉里之害今茲適逢令尹之賢乃肯悔過效順幡然改圖亦有可喜來此自訴其悔艾遷改之意甚力儻其自此回心易慮以歸於善諒於豈弟之懷亦必喜之前日亦以周處之事

反復勉之矣斯人有公狀首伏未敢自前併用封納

無似之蹤屏處是適諸公過聽錄其姓名邊叨乘障之命進退惟谷荆門在重湖之北有道院之號事力優行異時造物所以處貴游者尤非枯槁之所宜得然蒙泉之與飛雪金蓮之與玉芝未知孰愈同志之士方此盍簪紉繹簡編商略終古粗有可樂雖品質不齊昏明異趣未能純一而開發之驗變化之證亦不可謂無其涯也儻得久於是山以既厥事是所願幸彌縫其闕而終惠撫之則惟賢大夫是望

與李宰

教以學記所施足認不鄙然此文之作豈為陳君設比之墓銘不有聞乎貴溪安仁金谿三邑最為比隣十餘年間不聞有賢令尹吏胥猖獗姦民以罷訟射利者與吏相表裏公為交鬪肆行無忌柔良不得安迹陳宰所為固多未滿人意至其使此輩縮首屏迹柔良陰受其惠則亦其所長也三邑十餘年間誠未見有此視前政則優視比縣則優似未為過許嘗蒙渠見訪一聞大義誠有愧慙自失之實使此心不泯滅復遇箴藥亦安知其不能幡然也在門下尤宜略

於錄其罪而詳於求其長恃高明與契愛之厚不敢有隱諱不督過也

二

來教謂容心立異不若平心任理其說固美矣然容心二字不經見獨列子有吾何容心哉之言平心二字亦不經見其原出於莊子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其說雖託之孔子實非夫子之言也彼固自謂寓言十九其書道夫子言行者往往以致其蘄侮之意不然則借尊其師不然則因以達其說皆非事實後人據之者陋矣又韓昌黎與李翊論文書有曰平心而察之自韓文盛行後學士大夫言語文章間用平心字寢多究極其理二說皆非至言吾何容心之說即無心之說也故無心二字亦不經見人非木石安得無心心於五官最尊大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又曰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又曰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又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又曰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又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之者去此心也故曰此之

謂失其本心存之者存此心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四端者即此心也天之所以與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故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所貴乎學者為其欲窮此理盡此心也有所蒙蔽有所移奪有所陷溺則此心為之不靈此理為之不明是謂不得其正其見乃邪見其說乃邪說一溺於此不由講學無自而復故心當論邪正不可無也以為吾無心此即邪說矣若愚不肖之不及固未得其正賢者智者之過失亦未得其正溺於聲色貨利狃於譎詐姦宄怙於末節細行流於高論浮說其智愚賢不肖固有間矣若是心之未得其正蔽於其私而使此道之不明不行則其為病一也周道之衰文貌日勝良心正理日就蕪沒其為吾道害者豈特聲色貨利而已哉楊墨皆當世之英人所稱賢孟子之所排斥拒絕者其為力勞於斥儀衍輩多矣所自許以承三聖者蓋在楊墨而不在于儀也故正理在人心乃所謂固有易而易知簡而易從初非甚高難行之事然自失正者言之必由正學以克其私而後可言也此心未正此理未明而曰平心不知所平者何心也大學言欲正其心者先

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果已格則知自至所知既至則意自誠意誠則心自正必然之勢非強致也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詎彼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當是時天下之言者不歸楊則歸墨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自孟子出後天下方指楊墨為異端然孟子既沒其道不傳天下之專信者抑尊信其名耳不知其實也指楊墨為異端者亦指其名耳不知其實也往往口闢楊墨而身為其道者衆矣自周衰此道不行孟子沒此道不明今天下士皆溺於科舉之習觀其言往往稱道詩書論孟綜其實特借以為科舉之文耳誰實為真知其道者口誦孔孟之言身蹈楊墨之行者蓋其高者也其下則往往為楊墨之罪人高何言哉孟子沒此道不傳斯言不可忽也諸人交口稱道門下之賢不覺吐露至此病方起不暇隱括其辭亦惟通人有以亮之儻有未相孚信處當遲後便

與趙景昭

新除極為贊喜邦之司直非兄其誰歸刑官古人所重臯陶尸陳謨論道之任而舜命作士今司直之名猶在大理又適為賢者進用之階殊令人增慕古之

懷今日法制有未容人遽實其名耳然珠藏淵媚兄
其必有以處之矣

與王順伯

某祠秩之滿初欲復丐之適一二士友郵致諸公之
意來促此文謂欲因是圖所以相處自度屏棄之人
豈宜上累當塗遂絕此念且甘貧餒以逃罪戾不謂
竟蒙荆門之除官閑境勝事力自贍無匱乏之憂又
假以遲次使得既泉石之事究問學之樂為幸多矣
非出推轂之素餘論之助何以逮茲敢不知自教以
罷屯田收羨鑄之詳可謂恩威並立調度有方健羨
健羨然在尊兄分上直餘事耳旦暮賜環入儀禁掖
雍容密勿以究忠嘉使至理昭明陰氛澄廓群疑消
釋衆善敷榮在位在職莫不協力同心以終大義此
豈非長者之任而君子之所欲乎來教謂若稍展
所學為國為民日見難如一日此固已然之成勢然
所以致此者亦人為之耳能教此者將不在人乎孟
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吾人平日所以自勵與朋友
所以相勉者素由斯道而後能責難於君大禹所謂
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夫子所謂為君難為臣不
易者皆欲思其艱以圖其易耳非懼其難而不為與

知其難而謂其必不可為也天下固有不可為之時
矣而君子之心君子之論則未嘗必之以不可為春
秋戰國何如時也而夫子則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
東周乎又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孟子則曰以齊王猶反手也又曰飢者易為食渴者
易為飲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曰王
猶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
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曰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
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於人之遇不遇道之行不行
固有天命而難易之論非所以施於此也曩者尸位
之人固為朝廷之大崇群小之根柢而往年天去之
今年天殺之則天之所以愛吾君而相斯人者為力
宏矣有官君子豈可不永有一心相與勵翼以助佐
吾君仰承天意乎人之才智各有分限當官守職惟
力是視商之三仁亦人自獻于先王不容一槩至於
此心此德則不容有不同耳沮溺接輿豈是庸人凡
士然所以異乎聖人者未免自私耳來教謂既非以
此要官職只是利國利民處隨力為之不敢必朝廷
之從與事功之成此真長者之本心也誠能廓而充
之推而廣之則高明廣大誰得而禦由前之說將自

昭白有不待區區之言者矣

二

使節在淮間時嘗復書薦區區幾有萬一之助後包敏道自浙歸乃知其時方得啓觀蒙復書謂為至論今三復來貺與所傳聞議論乃知實未蒙省察嚙昔相與非徒親戚理有未安義不容嘿尊兄清修寡欲與物不競與人處似不能言者人莫不愛之獨有志之士往往有不快於尊兄向來永嘉諸人甚敬尊兄政績而又議其嚴酷無儒者氣象此固是謬論某嘗深排之矣是不足道又其間却有疑尊兄所為不免流俗或謂是鄉原之類尊兄以抗志古人為非有何以是嚶嚶之意此一論則近是向來伯兄因與尊兄論及監司之職見尊兄說不應求事但當因其至前而處之退甚不說以為如此作監司民亦何賴某亦嘗稍辯之然衆咸謂未免俗元晦又謂尊兄壞人已成之功以奉執政此乃復書未及與辯以某觀之尊兄天資極有過人處而大志不立未免同乎汗世合乎流俗獨其質剛而內明故有從善服義之長向來家庭議論與尊兄初至西百官宅時窮冬踰月之集火爐中劇談皆始疑而終釋始辯而終息始之所甚

不可而終乃有切當之稱此必有以當尊兄之心而以為切事合理故疑釋辯息而稱之尊兄必非苟從而見諛者自為秦邸居雖相邇而尊兄之情已寔異於前日蓋相聚劇談時少切磋往復研覈之工不繼尊兄之心復歸于亮矣况今相踈如是之久固宜不相亮之甚日與游處議論者豈能啓尊兄之意其庸陋無知牽引尊兄相與淪胥則有之矣如謂輟育英才之真樂親朱墨之塵冗想非所好此是話作兩截好與不好此在某之心不可誣也尊兄政如老氏所譏夫子所謂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又引陳君舉之在福唐晦翁之在浙東以相警至謂親家尤更誠實不以小人待人尊兄昧於知人一至於此其平日誠不以小人待人但非如尊兄所謂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本心無有不善吾未嘗不以其本心望之乃孟子人皆可以為堯舜齊王可以保民之義即非以為其所為已往者皆君子也至其見人之肺肝能曲盡其情則自謂有一日之長向來火爐中與尊兄論人物所以得切當之稱者皆以此別後三生作國王來總忘之也馮傳之至今未相符合然所以相敬服者多在論人物處蓋其人與傳之甚稔而與

某甚生或不相識而但見其言論事節便能知其心曲傳之以此相敬近福建一士人在此因言其鄉人事行某屢折之其人始力辯之而終屈服今其人於吾道雖未甚有得而決其相從之意者實在此也此人亦晦翁處學者某平時所望於尊兄者甚厚若以此相扞格則是無復可言矣義不應只如此姑以此為請教之端未即合併更惟節抑以遂揚名之孝

與允延之

遠速三席出入五年其為傾依何可云喻退然者儒久滯朝著當人之難晉掌奉常處事之變獨裁大典緬懷疇昔祗增慨嘆越自壽皇種椿重華聖上攬圖丹極而西掖北門高文大冊允屬椽筆山林之人矯首盛事欲贊一辭何可得哉講讀論思固已甚晚有識之士咸謂未足以究盛蘊日遲柄用拔茅連茹使野無遺賢為吾君立太平之基而瑣瑣者自以薰蕕之不同輒肆媒孽使人重為駭歎茲焉偃藩近甸公道其復信乎某曩者之歸得山房於龍虎山之上游泉石之勝雲山之高平生所鮮見其略亦屢見於朋舊書中尚欲稍記其詳亦以探討未遍猶未及也荆門之除良出望表豈推轂之賜有以致之耶幸尚

遲次猶可畢草堂之役耳第私門禍故重仍五年之間尊幼之喪多於年數妻家亦復多事妻母甫及大祥昨日又聞妻弟之訃乃鄉年至都下相見乞銘者爾然之軀殆無以堪長姪煥之徑往求見將過浙東迎先兄教授家嫂與姪女歸成吳正字婚禮諸事當能面稟

與豐宅之

比年山居頗有泉石之趣朋來之樂每恨不得與吾宅之共此承需鄙文乏筆吏不能多錄謾往數篇亦足以知山野况味遊仙巖題壁之末二姪其一名楨之者乃梭山兄之子賦質純雅少贊家政事上使下真無間言又博通經史射御筆札皆絕出等夷琴尤高平時業此者皆在下風今年二十有六春未無疾一夕談笑間奄然長逝極為痛心亦恐欲知使人到山間又值持之疾作老夫亦苦頭痛登山未久友朋踵至應酬殊後後作復莫究所懷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二

書

與趙然道

某驚蟄前來晴登山尋復積雨二十四日少霽始得一訪風練飛雪之狀方念不得與賢昆仲共之是晚來書適至喜可知也去非從善勇決如此沛然之壯在胸中矣又何以觀瀑為哉狂聖之相去遠矣而固念克念之端頃刻而分人心之危豈不甚可畏哉有虞之朝克艱之說從逆之戒伯禹進之警戒無虞之說逸樂怠荒之戒伯益又進之明明穆穆聚精會神其切磋琢磨之功如此若已汨於利欲蔽於異端逞志遂非往而不反雖復鷄鳴而起夜分乃寐其為害益深而去道愈遠矣奚足以言此哉今然道方耻利欲之習知異端之非願益致擴充之功則吾道幸甚

二

茲閱來書知此志不替有加夫道一而已相去千里相後千歲者猶若合符節况其近者乎然古人所以汲汲於師友博學審問謹思明辯之者深懼此道不明耳於其大端大旨知其邪正是非形有相近而實有相遠則知精微之處亦猶是也夫子十五而志學

則既得其端緒矣然必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後曰知天命及其老也猶曰我學不厭今學者誠知端緒則疊疊翼翼自致日新之效者其能自己乎秋涼過我當究是言時事第可永歎良難言也王參恐未至如傳者之言回書不見情實此其常態其所以不如古人者蓋在於此然道之言可謂切中其病矣

三

昔循中不無尊師重道之誠而家庭牽制不克自遂其質固自通爽而殊乏剛強深懼其汨沒於世習而不能以自立故前書稍振翼之耳富貴利達之不足慕此非難知者仙佛之徒拘曲之士亦往往優於斷棄而弗顧視之彼既自有所溺一切斷棄亦有何難但一切斷棄則非道矣知道之士自不溺於此耳初未嘗斷棄之也故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所謂自得者得其道也夫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然則以其道而得焉君子處之矣曷嘗斷棄之哉孟子之荅彭更亦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

竟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君子亦惟其道而已矣所謂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虛言也學者所造縱未及此苟志於道便當與俗趣燕越矣志鄉一立即無二事此首重則彼尾輕其勢然也作意立說以排遣外物者吾知其非真志於道義者矣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死生大矣而不足以易此况富貴乎富貴之足慕不足慕豈足多較於學者之前哉前與循中書所以云云者懼其弱植孤立於橫流之中而此志不能以自拔耳雖然姬周之衰此道不行孟子之沒此道不明千有五百餘年之間格言至訓熟爛於浮文外飾功利之習汎濫於天下氣質之美天常之厚者固知病其末流矣而莫知病其源立言制行之間抱薪救火揚湯止沸者多矣當今之世誰實為有志之士也求真實學者於斯世亦誠難哉非道之難知也非人之難得也其勢則然也有志之士其肯自恕於此而弗求其志哉今粗有其志而實不能以自拔則所謂講學者遂為空言以滋偽習豈唯無益其害又大矣若其善利之間嘗知決擇大端已明大

志已立而日用踐履未能常於清明剛健一有緩懈舊習乘之捷於影響應答之際念慮之間陰流密陷不自省覺益積益深或遇箴藥勝心持之反加文飾因不能以自還者有矣甚可畏也况其大端未嘗實明大志未嘗實立有外強中乾之證而無心廣體胖之樂者可不深致其思以省其過求其實乎略此不察而苟為大言以蓋謬習偷以自便罷以自勝豈惟不足以欺人平居靜慮亦寧能以自欺乎至是而又自欺其心則所謂下愚不移者矣誠能於此深切著明則自成自道自求多福者權在我矣前言往訓真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引翼勉勵惟日不足何暇與章句儒說詭玩愒歲月於無用之空言哉別紙所問多是古人憫憐後學詳為註釋以晚告之可謂昭若日星煥然無少蒙蔽但當從容紬繹以滋其涵養鞭策之實豈宜復為蛇畫足重為贅疣乎

四

吾心苟無所陷溺無所蒙蔽則舒憐之變當如四序之推遷自適其宜記之所謂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蓋近之矣夫子所謂克己復禮為仁誠能無毫髮已私之累則自復於禮矣禮者理也此理豈不在

我使此志不替則日明日著如川日增如木日茂矣
必求外鑠則是自湮其源自伐其根也侍旁千萬致
意適旅應酬之冗不及拜書

與趙詠道

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誠得精當則若網在綱有條而
不紊故自本諸身徵諸庶民至於百世俟聖人而不
惑者誠精當之不容貳也今兄謂諸公傷於著書而
其心反有所蔽此理甚不精此言甚不當矣彼學不
至道其心不能無蔽故其言支離彼惟不自知其學
不至道不自以為蔽故敢於著書耳豈可言由其著
書而反有所蔽當言其心有蔽故其言亦蔽則可也
故親師友於當世固當論其學求師往聖尚友方冊
當論其學

二

為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致知格物中庸博學審問
謹思明辯孟子始條理者智之事此講明也大學修
身正心中庸篤行之孟子終條理者聖之事此踐履
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欲修其
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
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學言之固先乎講明矣
自中庸言之學之弗能問之弗知思之弗得辯之弗

明則亦何所行哉未嘗學問思辯而曰吾唯篤行之
而已是冥行者也自孟子言之則事蓋未有無始而
有終者講明之未至而徒恃其能力行是猶射者不
習於教法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謂吾能至於百步之
外而不計其未嘗中也故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
力也講明有所未至則雖材質之卓異踐行之純篤
如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不思不勉從容
而然可以謂之聖矣而孟子顧有所不願學拘儒瞽
生又安可以其硜硜之必為而傲知學之士哉然必
一意實學不事空言然後可以謂之講明若謂口耳
之學為講明則又非聖人之徒矣

三

奉此月十日書方知有叔氏之戚撫紙驚嘆怛馬痛
心不能已已向見此令弟氣質淳美志向專篤聽言
之次殊無疑滯深用慰喜胡為遽有斯疾竟棄斯世
哀哉有如賢伯仲情義之篤信不易堪也天命既如
此亦無可奈何况在慶侍之側只得寬釋以安庭闈
之心此即理也秋試失利亦蘭菊有時耳詠道之才
一第豈足為道此尤不足置懷學力不究此等真正
畫春冰耳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

下民或敢侮子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故書曰致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古人所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若平居一有緩懈一有凝滯則精神立見凌奪事至物來固宜有困敗之憂雖然到此若能深省痛鞭何困之有夫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子曰人病不求耳又曰亦為之而已矣於此用力而不能使聖賢之言如符契則是平日之言皆妄言平日之意皆妄意矣果如是故不可自欺却當力加省察必使不待傳會而沛然有以信聖賢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後可也

四

塞宇宙一理耳學者之所以學欲明此理耳此理之大豈有限量程明道所謂有憾於天地則大於天地者矣謂此理也三極皆同此理而天為尊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五典乃天叙五禮乃天秩五服所彰乃天命五刑所用乃天討今學者能盡心知性則是知天存心養性則是事天人乃天之所生性乃天之所命自理而言而曰大於天地猶之可也自人而言則豈可言大於天地乾坤同一理也孔子於乾曰大

哉乾元於坤則曰至哉坤元堯舜同一理也孔子於堯曰大哉堯之為君於舜則曰君哉舜也此乃尊卑自然之序如子不可同父之席弟不可先兄而行非人私意可差排杜撰也

與陳正己

開歲得報書切承體中尚未脫然比日不審調護如何亦已平復否足下不獨體病亦有心病足下之體病亦心病有以重之足下近日謂所學與曩者異直去遠入薊耳向在都下見足下行步瞻視若忘若遺夜卧多寐語肢體屈伸不常皆由足下才氣邁往而學失其道凡所經營馳騫者皆適以病其心耳古之學者以養心今之學者以病心古之學者以成事今之學者以敗事足下嘗言事外無道道外無事足下今日智慮非知此者特習聞其說附會其私意耳如此讀書殆將食螿螟矣前言往行所當博識古今興亡治亂是非得失亦所當廣覽而詳究之顧其心苟病則於此等事業奚啻蠶者之想鍾鼓盲者之測日月耗氣勞體喪其本心非徒無益所傷實多他日敗人事如房琯之車戰荆公之均輸者可勝既乎向言排遣排遣亦安能有濟足下固大丈夫今責足下以

大丈夫事足下之過非一節一事之小過乃平日害心之大過天地之閉日月之蝕其他尚復何言足下性本孝弟惟病此過故遷徙展轉所存無復真純此董生所謂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者也能頓棄勇改無復回翔戀戀於故意舊習則本心之善乃始著明營營馳騫之私憂思抑鬱之意當冰釋霧晴矣喜進參苓等藥補助氣血俟體力強健乃博觀前言往行詳考古今興亡治亂是非得失苟不懈怠自當循循以進不至左見背馳矣某後日即東上輒布此少見切磋之誠養心成事之效是所望於足下

二

近聞與淳叟同為疎山之行想甚得意二公前日頗有不相能之病比來道同志合相與羽翼光初隙未昔賢猶或蹈之今二公亦加於人一等矣雖儒者好關釋氏絕不與交談亦未為全是假令其說邪妄亦必能洞照底蘊知其所蔽然後可得而絕之今於其說漫不知其涯涘而徒以名斥之固未為儒者之善第不知其與棲棲乞憐於其門者其優劣又如何耶雖然誠使能大進其道出得陰界猶為常人之私利不細政恐陰界亦未易出耳如淳叟正已輩恐時僧

牢籠誘掖來作渠法門外護耳若著實理會雖渠亦未必不知其非所敢望於公等也與正已相處之久不敢不直言

與張誠子

泰之出所患字知書劔已東躡彌仙巖之下而不得進亦為子不滿傳聞鑠院如許之亟殆未必然第從容以進當無不及也友朋自仙鄉來者斷斷不可光祿勲何耶吾嘗謂是非之決于其明不于其暗衆寡非所決也夫子有栖栖俟俟之疑而鄉原無所往而不為原人楊朱墨翟之言至盈天下誠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則亦何必鄉人皆稱原人也然誠子氣質之偏云為之過多在於迫切糾急以此為學安能壞積私之植以底蕩蕩平平之地猶忿潛為厲階雖加鞭勉益傷宇宙之和矣

與張輔之

此理塞宇宙古先聖賢常在目前蓋他不曾用私智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理豈容識知哉吾有知乎哉此理豈容有知哉吾書此非敢以贈輔之亦聊以自警耳

與饒壽翁

是心有不得其正想不知耳知之斯正矣為仁由己
而由人乎執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
矣是心誠得其正斯知之矣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
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
眸子眊焉所謂不正者不必有邪僻之念凡有係累
蒙蔽使吾不能自昭自達者皆不得其正也比來諸
姪見壽翁狀貌深歎其塵俗昏弱是乃心有不得其
正之明驗也宜深省痛鞭無遲回以自取湮沒

二

一種恣情縱欲之人血氣盛強精力瞻敏淫朋醜徒
狎比成勢其逞志快意之時目睛有光筋力越勁步
趨舉動莫不便利此時視之豈有眊然之驗及其見
君子聞正言見正事無淫朋之助而孤立於正人之
中神虜氣奪情有所格勢有所禁則眊然之說時或
有證若夫徒言之人不能自明自達有所抑壓有所
蒙蔽有所滯礙至於顛躓而不能自起昏弱而不能
自奮沉溺而不能自拔困憊而不能自持疑惑而不
能自解此時乃眊然之明驗也此心之精明湮沒沉
淪一至於此豈不甚可憐哉

行不失其居居不違其道是故經綸酬酢變通不

窮無須臾或離其位也此吾新得試然之

三

壽翁日對雲山坐擁書史造物者時鋪張瓊瑤以照
映宜其胸襟明快氣宇軒豁翰墨餘事徽聳川增中
昨於兒姪處竊覽詩什簡尺鄙習塵言時刺人眼殊
未厭所望豈離群索居網弛棟撓市井群兒之態復
得為崇於吾象山之顛耶幸深省痛鞭毋貽雲臺羞
也

四

德固壽翁二友居山想至可樂也壽翁氣質自佳而
比來學力未知其進此理未能昭徹外累圍繞殊無
摧鋒陷陳之功而有蓄縮巽懦之態昏昏默默為苟
免之計此亦安能自免哉但其智不明不能自勉耳
德固頗聞是非明白幸為我斷之

五

得信承居山安適甚慰近詩尤佳真有陶韋氣韻可
見所學之進來書著察磨礪四字不可連用若云磨
礪不敢懈日有著察之驗則可蓋著察二字是效驗
察字尚有两用如省察加察熟察則是我致察於事
理人物若事母孝故事地察舜察於人倫易言察於

民之故史言其境關之政盡察此皆是言其智識之明察物無能逃者非是言我致察於彼也孟子之行矣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此乃著察字出處其義尤分明若同著字使則其為效驗明甚此用字之疵也德固不別紙本末先後之序切不可使倒置也

六

閱人之多益知人材之難蕃姪平日一家賴之事無巨細皆經其心手而閒雅沉靜琴書之致深造自得比一二月間所整葺事務至多間繙選粹晉書皆盡帙無遺材力優贍誠難其輩詩文下筆皆非汎汎所到而其涵泳儲蓄不肯輕發理道精明見於事上使下處事御物可謂有證矣而甚不自足若射之有志不中不止凡此皆其有以自處非或使之然也此其為難得也至矣天何奪之遽耶痛哉冤乎鄉黨隣里莫不傷但况吾壽翁乎今已為立嗣子名曰紹孫乃百九姪第五子也見擇塋地未有塋期恐欲知之耳

七

近見與持之書及詩文其間粗存大旨雖不及詳看要亦不必詳看詩似有一篇稍佳餘無足采大抵文理未通散文字句窒礙極多吾少時學文未嘗如此

此等可以立曉比見後生作文多有此患竊所未喻居山必須有暇讀書何為未能曉此其文既如此則安能知古人文字工拙鄉來見此等皆歸之大體不振精神昏弱故觀書下筆皆不得力比數書又粗存大旨或恐所謂粗存者但習聞之熟姑存故事非胸襟流出之辭決矣

與倪九成

春間承訪恨不及款其時見九成精神意向皆已汨沒追念向時從游之意無復髣髴矣遂獻愚衷或冀自此幡然為益不細來書乃有但說病狀未說病源之疑此乃俗見膠固俗習深重雖聞正言未肯頓舍自以曲折之意為曲折之說亦其勢然也譬如小兒懶讀書多說懶方未肯便入書院耳要知病源即此是也以九成之質直誠能深思俗見俗習之可惡能埋沒人靈蒙蔽正理思之既明幡然而改奮然而興如出陷穽如決網羅如去荆棘而舞蹈乎康莊翱翔乎青冥豈不快哉豈不偉哉尚誰得而禦之哉誠能於此自決則名方乃在九成時後良劑乃在九成囊中反而求之沛然甚足尚何事觀我朵頤云哉

與張季悅

盛僕交雲致書發誠快讀辭首煥然深見進學之驗何慰如之比來三日乃濟登滋雨意未息而登車輒齋獨垂至而值雨至此喻四日矣白雲繾綣日相周旋猶未即安雲臺僅一再見南山亦時至於玉田中縹渺呈露數峰風練諸瀑淙淙自振猶未及一顧之也應朱二公書未及即治更三四日可遣盛僕來取盛親賢德如此此所樂為二公言者傳來之文誠如雅諭宜不逃所見觀其首尾皆竊用山翁平日言辭獨其旨趣乖違繆陋覽之深有假寇兵資盜糧之愧然六藝聖人作也小人猶假之以文姦言天下無小人異類則已誠未能絕去小人異類何言而不可假也惟此道之明善人之衆彼無所施則自熄絕矣城狐社鼠託夜以神其姦使遇正人自無所施感之者必其心之素邪所謂物各從其類也雖然彼其心之本然豈其然哉惟其陷溺而不能以自還故至於此要當開其改過之門懇惻而開導之凡陷溺之未深而自以其聲氣相求應者尤當懇惻而開導之發明剖折使是非邪正判無所疑則小人異類妖狐孽鼠無所逃其形而陷溺之未深者安知不幡然回心而嚮道哉昔大禹既平水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

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以入山林川澤魑魅魍魎莫能逢之古人所貴於博學審問謹思明辯者政欲究知人情物理使之通達而無所蒙蔽窒礙小人異類無所竄其姦於其言論施設如見肺肝則彼亦安得而不熄絕乎季悅所到其於大槩可謂明矣政當益盡精微使蒙蔽者有所賴是所望也

二

承諭新工但覺健羨第流俗凡鄙之習謬妄之說止可哀憐傷悼當有開導扶掖摧陷廓清之功乃為進學之驗若視之如警方敵國苟以不為所搖為吾效驗恐未可也

與劉伯協

區區之志素願扶持此理竊謂理勢二字當辯實主天下何嘗無勢勢出於理則理為主勢為之實天下如此則為有道之世國如此則為有道之國家如此則為有道之家人如此則為有道之人反是則為無道當無道時小人在位君子在野小人志得意滿君子厄窮禍患甚者在困圍伏刀鋸投荒裔當此之時則勢專為主群小熾然但論勢不論理故平昔深惡論勢之人今門下誠肯相與扶持此理洗濯流俗

之習以理處心以理論事何幸如之敬虛心以俟教

二

人家之興替在義理不在富貴假令貴為公相富等崇愷而人無義理正為家替若簞食瓢飲肘見纓絕而人有義理正為家興吾人為身謀為子孫謀為親戚謀皆當如此然後為忠其自謀者或不然亦是不忠於吾身矣某向來區區之志素有不在利害間之語正為此耳來示所謂輕犯名分之語甚未當理名分之說自先儒尚未能窮究某素欲著論以明之流及近時為弊益甚至有郡守貪黷庸繆為厲民之事縣令以義理爭之郡守輒以犯名分劾令朝廷肉食者不能明辯其事令竟以罪去此何理也理之所在匹夫不可犯也犯理之人雖窮富極貴世莫能難當受春秋之誅矣當此道不明不行之時群小席勢以從事亦何嘗不假借道理以為說顧不知彼之所言道理者皆非道理也儻不以斯言為罪敢傾倒以畢其說

某之說正吾人大趨向大吉歸所當先辯者此之不辯而規規然以聲音笑貌為道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孟子所謂不知務不知

類

與黃循中

某山居講習粗適素懷荆門之命固出廟朝不忘之意然雅未有為吏之興幸尚遲次可徐決去就耳人之不可以不學猶魚之不可以無水而世至視若贅疣豈不甚可歎哉穹壤間竊取富貴者何限惟庸人鄙夫羨之耳識者視之方深憐甚憫傷其賦人之形而不求盡人之道至與蟻虫同其飽適好惡虛生浪死其在高位者適足以播惡遺臭貽君子監戒而已此固循中所宜深曉第居今之世不得不申言之諒亦不厭於此也

二

江德功質本庸闇加以所學之謬豈復有可論者所惜吾友為其所引辯於其不足辯耳古書有明理之言有教人用工之言如中庸首章惟戒謹不覩恐懼不聞及謹其獨是用工處次章惟致中和是用工處他辭皆明理之言惟此可類見與晦翁往復書錄往伯珍舜輔會次幸示之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二

書

與郭邦逸

專介奉書細視緘題如揖盛德亟發讀之慰浣良劇
 教以大對一本尤深降歎鑿鑿精實非泛泛場屋之
 文也君子義以為質得義則重失義則輕由義為榮
 背義為辱輕重榮辱惟義與否科甲名位何加損於
 我豈足言於吾人所學固如此然世俗之所謂榮辱
 輕重者則異於是薰染其間小有不辯則此義為不
 精矣當使日著日察炯然不可渾亂則善矣垂示晦
 翁問答良所未喻聖人與我同類此心此理誰能異
 之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又曰至於心獨無所同
 然乎又曰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
 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今謂人不能非賊其人
 乎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吾身不能居仁由義則
 謂之自棄聖人於此理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賢如顏
 子猶未至於不思不勉曰三月不違則猶有時而違
 也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則言其不遠
 而復也然則雖未至於不思不勉而思勉之工益微
 矣氣稟益下其工益勞此聖人賢人衆人之辯也語

曰顏子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日月
 至三月不違與至誠無息則有間矣若其所至所不
 違所無息者豈容有二理哉古人惟見得此理故曰
 子何人也舜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道也者不可須
 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觀恐
 懼乎其所不聞學者必已聞道然後知其不可須臾
 離知其不可須臾離然後能戒謹不覩恐懼不聞元
 晦好理會文義是故二字也不曾理會得不知指何
 為聖賢地位又如何為留意此等語皆是胸襟不明
 故撰得如此意見非唯自惑亦且惑人盛价至此偶
 有姪婦之喪又賤體中暑連日不得占復山間朋友
 雲集亦不可久孤其望勢當一往又縣宰終滿與之
 為別諸事紛擾亟取紙作復遽甚不能倫理近有復
 元晦書錄往一觀及有史評一首又有書二本宜章
 學王文公祠二記併錄呈得暇精觀之亦可見統紀
 也

與郭邦瑞

前此辱令弟邦逸遣人臨存復書中託拜意近亦嘗
 得家問否今為况如何新天子登極海內屬目而風
 憲之地陞黜殊乖物望非細故也山林之人但以草

野與議言之耳未知修身之內其議論又何如也良
心正性人所均有不失其心不乖其性誰非正人縱
有乖失思而復之何遠之有不然自昧其心自誤
其身耳及處華要而不知改是又將誤國矣有能明
目張膽而糾正之者乎有能惻怛豈弟以感悟之者
乎區區周旋之心猶不能無望於左右別後遷除未
足為門下言也姪孫濬處太學家書戒令求見此子
近亦少進于學幸與進以子弟視之可也

與李信仲

兩遣府中書皆不及拜丈丈書但託邵機宜趙通判
通意至今欲然前者蒙丈丈教以病中所得聽之灑
然今茲書中不及寓區區之意有一說煩吾友待下
達之大抵為學不必追尋舊見此心此理昭然宇宙
之間誠能得其端緒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焉又非嚆昔意見所可比擬此真吾所固有非由外
鑠正不必以舊見為固有也千萬以此紙稟之所與
邵機宜書本末備矣幸復熟之

與潘文叔

文叔慈祥懇惻一意師慕善人服行善事友朋間所
共推重與一革依憑假託以濟其驕矜者不可同年

而語矣然恐懼憂驚每每過分亦由講之未明未聞
君子之大道與虞書所謂傲戒無虞周書所謂克自
抑畏中庸所謂戒謹乎其所以不覩恐懼乎其所以不聞
者亦不可同年而語也蓋所謂傲戒抑畏戒謹恐懼
者粹然一出於正與曲肱陋巷之樂舞雩詠歸之志
不相悖違若彫零窮蹙弗協于極名雖為善未得其
正未離其私耳不志于學雖高才美質博物洽聞終
亦累於其私况下才乎尹師魯氣質固自不凡其所
植立可謂表表然如文叔所舉荅韓資政書辭蓋不
免乎其私者也觀於海者難為水游於聖人之門者
難為言文叔第未得游聖人之門耳今日風俗已積
壞人才已積衰公儲民力皆已積耗惟新之政亦良
難哉某方此治登山空惚占復莫究所懷何時合并
以遂傾倒

與朱子淵

五月間拜誨劄之辱備承入夏動息尤用慰沃教以
調度詳細觀以上尊兼乘仰佩眷勤感戴之至某淳
食周行侵尋五六載不能為有無日負愧惕嚆昔所
聞頗有本末向來面對粗陳大略明主不以為狂而
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所以低回之久者思欲再望清

先少自竭盡以致臣子之義耳往年之冬去對班纔數日忽有匠丞之除遂為東省所逐患失之人素積疑畏而又屬有檢校設辭以嗾之故冒昧出此亦可憐已然吾人之遇不遇道之行不行固有天命是區區者安能使予不遇我寬恩昇祠歸伏田畝日得與家庭尊幼鄉里俊彥緇古書講古道舞雩詠歸不敢多遜然此心之靈此理之明周葵之憂益所不能忘也何時合并以請教臨楮不勝馳情

二

稍不訊記曹日益馳鄉廬陵積弊之餘仍以早歎調度有方無異豐歲惟竊健羨某屬方登山同志亦稍稍合集茲山之勝前書嘗繫言之此來益發其秘殆生平所未見終焉之計於是決矣唐僧有所謂馬祖者嘗廬于其陰鄉人因呼禪師山元豐間又有僧堂者為寺其陽號曰應天乃今吾人居之每惡山名出於異教思所以易之而未得從容數日得茲山之要乃向來僧輩所未識也去冬所為堂在寺故址未愜人意方於要處草創一堂顧盼山形宛然鉅象因名象山輒自號象山居士山面東南疊嶂駢羅近者數十里遠者數百里縹緲磊落爭奇競秀飛舞於蒼閭

朝暮雨暘雲煙出沒之變不可窮極上愁層巒東望靈山龜峰特起如畫玉山之水蓋四百里而出於龜峰之下略貴溪以經茲山之左西望巖姑石鼓琵琶群峰峭崿逼人從天而下溪之源於光澤者紫紆泓澄間見山麓如青玉版北視龍虎仙巖臺山僅如培塿東西二溪窈窕如帶二溪合處百里而近然地勢卑下夷曠非甚清微目不能辨常沒於蒼茫煙靄中矣下沿清流石澗曲折分合萬狀懸注數里蒼林陰翳巨石錯落盛夏不知有暑挾冊其間可以終日造物之遺予多矣執事方書外庸佇觀大用以究厥志異時厭飲綠野倘有意從吾游乎世昌山陽之行錢君禮之甚厚僕夫探囊以竄搏手來歸甚哉其窮也此公趨尚甚奇天其或者竟以是成之耶今已息肩共耕學於此矣因其遺還借兵草草寓此問訊

三

去冬遠辱記存尋已且復駛我青陽行既厥事矯首南山豈勝馳溯區區之迹無異前日去臘以敝廬迫隘不得已增葺數椽然其事盡付之猶子了不相關所困者獨書問賓客亦無暇日耳用是欲嗣致尺紙因循迨今一春積雨近清明始得至山房古松千章

環布錯立白雲往來其間遞為隱見彌旬未解頰盡
奇變前峰蘊秀深藏時於白銀世界中微見一二乃
知退之所謂橫雲時平凝點點露數岫天宇浮修眉
濃綠畫新就蓋得於親目非臆想也數日始見根底
朝陽麗景明若圖畫暮燒暎光爛若綺繡楮氏更端
停毫注目天君已復縹緲於薄雲疎雨間矣相望數
千里憑彭澤諸君發舒及此庶幾無異於合堂同席
也

與薛象先

閱邸報得誠心公道之章深切降歎然愛莫助之柰
何近得舊同官書唯劉志甫差強人意鄭溥之似不
及前然亦難得矣馮傳之氣質恢傑吾甚愛之恨向
來相聚日淺不能發其大端若只如此恐終不甚濟
事也每惋惜之足下尚能方略及此乎某居山雖
未久亦頗得英才臨川南城氣象蔚然其興善為刀
劔者亦須好鐵吾雖屏居未必不為足下出山爐也
祠祿之滿儻復畀之似亦未為空餐也舊與馮傳之
一書謾錄往比見太學夏季私試策題異哉學之不
明人心之失其正一至於是山房朋友多有擬答第
二篇者就中二三人之文最勝令小兒錄往試覽之

如何語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孟子亦曰我知言人
之言論豈可不察豈惟觀人善觀國者亦必於此決
之矣荆公之學未得其正而才宏志篤適足以敗天
下祠堂記中論之詳矣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當
時諸賢蓋未有能及此者尚同一說最為淺陋天下
之理但當論是非豈當論同異况異端之說出於孔
子今人鹵莽專指佛老為異端不知孔子時固未見
佛老雖有老子其說亦未甚彰著夫子之惡鄉原論
孟中皆見之獨未見排其老氏則所謂異端者非指
佛老明矣異字與同字為對有同而後有異孟子曰
耳有同聽目有同美口有同嗜心有同然又曰若合
符節又曰其揆一也此理所在豈容不同不同此理
則異端矣熙寧排荆公者固多尚同之說裕陵固嘗
以詰荆公公對以道德一風俗同之說裕陵乃不直
排者然則荆公之說行豈獨荆公之罪哉近見臺評
復尾尚同之說以胡君之淳慤無他議論猶如此他
尚何望

與羅春伯

適聞晉貳奉常鄉于柄用深為吾道慶大蠹之去四
方屬目惟新之政貌未有所聞鄉來相聚不為不又

不能有以相發每用自愧屬閔來示尤為惕然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性聖之生地之相去千有餘里世之相後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君合符節蓋一家也來書乃謂自家屋裏人不亦陋乎來書言朱林之事謂自家屋裏人自相矛盾不知孰為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捨邪而適正至其怙終不悛則當為夬之上六矣舜於四凶孔子於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妄分儔黨反使玉石俱焚此乃學不知至自用其私者之通病非直一人之過一言之失也近見臺端逐林之辭亦重嘆其陋群兒聚戲雜以獮校尚何所望非國之福恐在此而不在彼也

與鄭傳之

趙仲聲歸奉書慰浣之劇竊知晉丞太府此亦未足以處賢者今當復有清切之除矣屏居者未之聞耳往年山間粗成次第便有西山之遊相繼有事後殘歲遂不得一登比來朋友復相會集後月朔除一小功報服即登山為久駐之計去冬與邵樸宜一書頗宥為學本末今往一觀游仙巖題新興寺壁數語頗足以見居山之適臆月得元悔復論太極圖說書尋

以一書復之今併往此老才氣英特平生志向不沒於利欲當今誠難其董第其講學之差蔽而不解甚可念也士論方伸誠得此老大進此學豈不可慶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心之靈苟無塵蔽昧沒則痛癢無不知者國之治忽民之休戚舜倫之叙數士大夫學問之是非心術之邪正接於耳目而冥於其心則此心之靈必有壅蔽昧沒者矣在物者亦在己之驗也何往而不可以致吾反求之功此所願與同志日切磋而不舍者文藻特濶之餘事比來議論節操凜凜近古願加不息之誠日致充長之功則吾道幸甚道之行不行固有天命吾人之學安得而不自致哉某向嘗妄論賢者對事不逮秦篇蓋愚意以為但當因天變疏陳缺失以助主上修省之實不必曲推事驗如後世言災異者嘗見元祐三年呂益柔廷對有曰昔之言災異者多矣如劉向董仲舒季尋京房翼奉之徒皆通乎陰陽之理而陳於當時者非一事矣然君子無取焉者為其著事應之說也孔子書災異於春秋以為後王戒而君子有取焉者為其不著事應故也夫旁引物情曲指事類不能無偶然而合者然一有不合人君將忽焉而不懼孔

子於春秋著災異不著事應者實欲人君無所不謹以答天戒而已其言雖未精盡大槩可謂得矣如乍警乍縱不能純一之言可謂切當至以雲將族而復散雨將下而復止為天意象類而然則愚以為不必如此言也又如證以仁祖露立事亦恐於本指未相應更願精思之格君心之非引之於當道安得不用其極此責難所以為恭而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者所以為不敬其君也思慮審精每及一事既舉綱領又詳其條目使立可施行此溥之所長也然其本末徧重實未一貫故言根原處雖若精純終篇讀之却覺渾亂無統臨運率之勢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必綱舉領挈然後能及此也行百里者半九十願着鞭焉

與馮傳之

春末在郡城閱邸報竊知已遂改秩自此進用吾道之幸敢不贊喜吾人仕進自有大義所貴乎學者以明此義耳不學者固不足道號為學者而又牽於俗論私說則是義猶未明私猶未徹耳來教謂不可為外面擾動是矣若眇眇然顧流俗之議論則安在其為知道明義也計利害計毀譽二者之為私均也大

我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天之所以為天者是道也故曰唯天為大天降衷于人入受中以生是道固在人矣孟子曰從其大體從此者也又曰養其大體養此者也又曰養而無害無害乎此者也又曰先立乎其大者立乎其小者居之謂之廣居立之謂之正位行之謂之大道非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則何以為大丈夫傳之氣質恢乎似道顧恐不志其大而臨深為高加少為多耳願益勉旃無苟自畫則吾道幸甚

與朱元晦

朝廷以旱暵之故復屈長者以使節儻肯俯就江西之民一何幸也冬初許氏子來始得五月八日書且聞令小娘竟不起諒惟傷悼前月來又得五月二日書開慰之劇某不肖禍釁之深仲兄子儀中夏一疾不起前月末甫得襄事七月未喪一幼穉三歲乃擬為先教授兄後者比又喪一姪孫女姪婿張輔之抱病累月亦以先兄襄事之後長往痛哉禍故重仍未有甚於此者觸緒悲摧殆所不堪某舊有血疾二三年寢劇近又轉而成痔良以為苦數日方少瘳矣傳子淵前月到此間聞其舉動言論類多狂肆渠自云

聞某之歸此病頓瘳比至此亦不甚得切磋之渠自謂川落益至友朋視之亦謂其然其長子自一二年來鄉人皆稱其敦篤循理過於子淵子淵亦甚譽其子比日不知何疾一夕奄然而逝劉定夫氣稟屈強恣睢朋儕鮮比比來退然方知自訟大抵學者病痛須得其實徒以臆想稱引先訓文致其罪斯人必不心服縱其不能辯白勢力不相當強勉誣服亦何益之有豈其無益亦以害之則有之矣

二

外臺之除豈所以處者德殆新政起賢之兆耳當今輔石平時亦有物望不應徒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豈抑自此有意推賢耶金陵虎踞江上中原在日朝廷不忘春秋之義固當自此發跡今得大賢誓將使旨則軺車何啻九鼎中外倚重當增高衡霍斯人瞻仰為之一新矣竊料辭免之章必未允願尊兄勉致醫藥俯慰輿情縱筋力未強但力疾卧護則精神折衝者亦不細矣若乃江東吏民善良有養奸惡知畏而行縣之餘或能檢校山房一顧泉石此尤區區之私願也王順伯在淮間宣力甚勤然不能無莫助之患倘得長者一照映之為益又不細矣十三卷終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書

與包詳道

宇宙間自有實理所貴乎學者為能明此理耳此理苟明則自有實行有實事實行之人所謂不言而信與近時一種事唇吻圖度者天淵不侔燕越異向事唇吻圖度之人本於質之不美識之不明重以相習而成風反不如隨世習者其過惡易於整救圖度不已其失心愈甚若後看來真登龍斷之賤丈夫實可慚耻若能猛省勇改則天之所以予我者非由外鑠不俟他求能敬保謹養學問思辯而篤行之誰得而禦

與包敏道

為學無他諤巧但要理明義精動皆聽於義理不任已私耳此理誠明踐履不替則氣質不美者無不變化此乃至理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此之謂也來書所述未能臻此平時氣質復浮溢於紙筆間矣幸益勉之至望二賢兄比來皆非復吳下阿蒙矣

二

私意與公理利欲與道義其勢不兩立從其大體與從其小體亦在人耳勉旃勉旃毋多談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不可揜也不可誣也二賢兄亦不及答書意不殊此大人之事至公至正至廣大至平直剖蠶管之見蕩其私曲則天自大地自廣日月自昭明人之生也本直豈不快哉豈不樂哉若諸公所喜者皆是專於向道與溺私欲不同耳固是各有病痛須索商量但比之足下則相懸耳如幾先所謂萬事隨緣者政所謂習氣使然也吾人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豈肯作此等語也不及答諸公書幸以此示之

與嚴秦伯

學之不講久矣吾人相與扶持於熟爛之餘何敢以戲論參之古人謂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庸敢有戲論乎勉思而謹之是願是望

二

宋無悔來得書知彼時消息甚慰君玉書極佳足見新功度今又當日進文範必數得往還此公明白可喜未易得也宋秀才志向可喜而氣習中多病今

雖小愈要未必能一成平復針藥蓋已備嘗亦在其自曉了耳若善自思者亦有何難但恐繆習深重每每反用以滋其繆耳真不徇名慕外好誇求勝道實不難知也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又何必大聲色也但人不知非則不能安乎此耳今歲科舉相從者既多恐難離城某初有入城之意今亦以山上朋友之多不欲久曠遂止其行未得相見千萬為此道勉旃

三

道理無奇特乃人心所固有天下所共由豈難知哉但俗習繆見不能痛省勇改則為隔礙耳古人所謂一慚之不忍忍終身慚乎此乃實事非戲論也

古人不求名聲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通身純是道義

平日議論平日行業皆同兒戲不足復置胸臆天降之衷在我久矣特達自立誰得而禦勉自奮拔不必他求來早得暇見過以觀新功

與傅子淵

比來居山良有日新之證惜不得與子淵共之以朋友講習而說有朋自遠方來而樂不可以泛觀料想

而解當有事實吾人不幸生於後世不得親見聖人而師承之故氣血向衰而後至此雖然朝聞道夕死可矣今能至此其被聖人之澤豈不厚而其為幸豈不大哉何時一來快此傾倒

與羅童夫

著是去非改過遷善此經語也非不去安能著是過不改安能遷善不知其非安能去非不知其過安能改過自謂知非而不能去非是不知非也自謂知過而不能改過是不知過也真知非則無不能去真知過則無不能改人之患在不知其非不知其過而已所貴乎學者在致其知改其過

與廖幼卿

適聞傅仲昭語及懋卿坐間假寐仲昭以為此必未能自拔此殆不然仲昭未知此理非但仲昭未知此理料幼卿亦未知此理人未知學其精神心術之運皆與此道背馳一旦聞正言而知非則向來蹊徑為之杜絕若勇於惟新固當精神筋力皆勝其舊然如此者難得但得不安其舊雖未有日新亦勝頑然不知與主張舊習者遠矣今懋卿雖未有日新之功若其困睡則是已知舊見舊習之非不復就其上主張

運用故如此耳此不為深害但少俟之徐觀其幡然則大善矣朋友間不深知此理迫之太甚罪之太切則又反為害矣

與傅齊賢

義理未嘗不廣大能惟義理之歸則尚何窠穴之私執心苟不蔽於物欲則義理其固有也亦何為而茫然執蔽不真徹則區區之意殆虛設也幸勉旃毋久自屈

與胥必先

劉德固須尚留山間前此未得與渠同讀書但說得此卦稍詳書亦政不必遽爾多讀讀書最以精熟為貴煩喻德固且熟讀此卦為佳德固前此於文義間多未通曉近所以開發之者非在文義每為德固解說必令文義明暢欲不勞其思索不起其疑惑使未不害本文不妨實常令文義輕而事實重於事實則不可須臾離於文義則曉不曉不足為重輕此吾解說文義之妙旨必先亦不可不知也然此亦豈可強為之執非明實理有實事實行之人往往乾沒於文義間為蛆虫識見以自喜而已安能任重道遠自立於聖賢之門牆哉

二
得書甚有奮拔之意良以為慶然譬諸田疇荒穢之
久雖粗加墾闢若會耨不繼則茅立塞之矣用工深
切至到則通暢茂悅當又與今不侔願勉旃毋忽何
以聚糧為肯來是幸

三

蒲稍綠耳尚可想見駑駘傷吻弊策而不進於行誠
可厭也馬之精神骨幹得之於天不可損益今為人
而坐使古人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之言棄而不驗豈
不甚可痛哉

與蔡公辯

所錄諸書已逐一點對末後復趙然道書甚多脫誤
可子細將所錄本添改庶可讀也書字畫甚無法度
如傳字須向上看一點不着點便成傳字古刻傳字
專中不着公字但以不着點與傳字為別所錄書其
前尚稍可看向後數篇甚刺人眼結字既不端正畫
之長短皆顛倒失宜向來蓋嘗說及此等處何為都
不省記來書辭語病痛極多讀之甚不滿人意用助
字不當律令尤為缺典老夫平時最檢點後生言辭
書尺文字要令入規矩如吾兒持之甚懶讀書絕不

曾作文然觀其不得已書尺與為場屋之文其助字
未嘗有病造語亦勁健不至冗長此亦是稍聞老夫
平日語故能然且今觀吾子之文乃如未嘗登吾門
者即此便可自省安詳沉靜心神自應日靈輕浮馳
騖則自難省覺心靈則事事有長進不自省覺即所
為動皆乖繆適足以貽羞取誚而已

與張德清

積年聞季悅元忠諸友稱道盛德比歲屢得款集益
有以信諸賢之言又聞非久有退居自養之舉尤切
歎仰近者忽又聞有不肖道士以淫侈不軌之事誘
引小子健訟以相誣毀深用不平然在左右正宜高
舉以遂初志何必與此輩較勝負於流俗之中哉流
俗之所謂勝者豈足為勝流俗之所謂負者豈足為
負左右平時與諸賢交游當問道之勝負不當問流
俗之勝負又聞季悅言德清其初浩然有引退之文
且欲別求賢者以嗣其事而盛族乃有茅不可試火
之語此可謂不勝俗陋鄙猥之言切不宜以此等語
虧損盛德更願深思追還素志他日同來象山頂頭
共談大道此乃真天師非俗天師也

與高應朝

前月併收兩書備知近况慰院良劇山房比年况味想盡得之帥潛書中矣春尾以猶子之訃出山房至今未得復登此乃梭山之子文行皆高家庭所賴年未及壯無疾而逝所以傷之者又不止骨肉之情也聚族既廣患故如此類多今日方除一姪女之服所幸諸兄皆能安之以命不至過傷也此理日明鄉里朋友寢有能共此者每思應朝應之未嘗不興懷應之一跌不復中間見其祭呂郎中文迷繆之甚急找舊書問中尋得其向時書數紙封之題曰石應之公案擬相聚時發此以啓之後在臨安廨舍中相會見其事役匆匆神志不定不欲出示却語及之渠力索觀略出示之渠欲持去吾曰不可觀足下神思今不能辦此此書非吾親自與汝剖決亦長物耳觀其容貌言論與曩者判然如二人使人不忍視之今遂居臺閣益令人憐之耳閱應朝二書葺齋記亦甚念足下有茅塞之患帥潛處皆有吾文一編此乃韓將領親張氏朱氏所錄聞亦有一編在韓將領處想必從韓處見之矣第帥潛處本却經山間友朋點對無錯誤可從帥處借本點對却精觀熟考當有所發也

與姪孫潛

家間遙至汝三信甚念汝文字意旨皆不長進如所謂士論翕然宗之所謂蓋公樂善人無間言斯世何幸乃有斯人耶此人么麼姦宄諂事權貴陰為讒惡媒孽善類自吾在朝時物論固已籍籍往者擢為少司成又進而為大負乘之醜海內羞之今賢關之論乃復如彼何耶豈汝所交之士皆不足以為士而所見之人皆非其人耶沈驚二字史家多以稱人之長關雖亦驚非惡辭也向來家書中亦時有此等旨趣此非特辭語之病甚可畏也其他用字下語差錯不安者甚多已令汝尊後便逐一告汝場屋得失有命不足計後生作文却要當若只如此未可便道時文不難辦安得不勤厥尊之慮也新政雖未甚滿人意且得輔道儲君者得人甚有方略誠如是國本立矣實宗社無疆之休何幸如之人心至靈惟受蔽者失其靈耳群兒聚戲袖少果實與之見樵技而與為禮見市井不逞與村農輸納者邀入酒肆犒之則稱頌贊美士大夫即據此以為評裁可乎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物各從其類也天下曷嘗無人况賢關乎在所以召之者如何耳

二

吾春末歸自象山瓶無儲粟囊無留錢不能復入山
近諸生聚糧除道益發泉石遺輿夫相迎始復為一
登茲山廢久田萊墾未及半今食之者甚衆作之者
甚寡結廬之人事力有限頻歲供役賴其相向之篤
無倦志耳儻得久於是山何樂如之未知造物者卒
能相之乎梭山所與汝言真至言也第致之當有道
耳此道之不明久矣群小則固皆馳君子於此性性
亦未得平土而居之所報時事又如此此皆不可易
言之也紛紛之說但可憐憫豈復有可商校者近閱
舊藁中有一段文字汝可精觀相識見問但出此書
及此文可也

三

學者之不能知至久矣非其志其識能度越千有五
伯餘年間名世之士則詩書易春秋論語孟子中庸
大學之篇正為陸沉真柳子厚所謂獨遺好事者藻
繪以矜世取譽而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
之心將誰使屬之夫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
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又曰見賢思齊焉見
不賢而內自省誠得斯言之旨則凡悠悠泛泛者皆
吾師也汝氣質外柔弱而中實不弱自向者旨趣未

得其正時固已有隱然不可搖挽之勢矣能於此深
思痛省大決其私毅然特立直以古聖賢為的必居
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則誰能禦之於此不具大勇却
放過一着姑欲庶幾於常人則非吾之所知也真孟
子所謂終亦必亡而已矣仁者先難後獲夫道豈難
知哉所謂難者乃已私難克習俗難度越耳吾所謂
深思痛省者正欲思其艱以圖其易耳仁者必有勇
顏子聞一日克已復禮之言而遽能請問其目可謂
大勇矣汝能以其隱然不可搖挽之勢用力於此則
仁智勇三德皆備於我當知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
之言不我欺也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
必畏之矣豈獨為國為然哉為家為身一也逮天之
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汝
其念之入臣之於國猶其家也於君猶其親也雖不
吾以而問安寢門之心所不能忘也黜陟施設時欲
聞之便信毋略乎此見羅中含致吾意

四

人非木石不能無好惡然好惡須得其正乃始無咎
故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惡之得其正則不至於
忿嫉夫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人者非

好其人也好其仁也惡人者非惡其人也惡其不仁也惟好仁故欲人之皆仁惟惡不仁故必有以藥人之不仁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豈但是賢父兄之心賢子弟之心亦豈得異於其父兄哉故凡棄人絕物之心皆不仁也比吉也比輔也此乃仁也人道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後生晚進苟無興趣當與先生長者同心同德先生長者亦須賢子弟為先後疏附吾嘗謂唐虞盛時田畝之民竭力耕田出什一以供公上者亦是與堯舜皇夔同心同德故曰比屋可封此和氣之所以充塞宇宙謂之於變時雍處末世弊俗當使憐憫扶持救藥之心勝其憎嫉嫌惡乃為近正汝當以此言深思毋忽其為已晚則當有進益有書與胡學錄問曾盡見去年吾所與汝書否君有未見汝當盡以示之雖汝亦當時一閱之母謂已盡知之矣觀汝前一書亦未深解吾說君有疑不妨吐露當盡為汝剖白也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書

與陶贊仲

某承乏將十閱月未有善狀冬春久晴種不入土春季嘗一致禱于山川之神其應如響山溪漲溢田畝充足然自是又無大雨地上以積乾易涸今既踰月又以旱告矣勢甚可畏昨日復致禱詣壇之時雨亦隨下然竟不能成澤今早復叩之亦以疎雨見應未蒙霈然之賜幸醞釀未解猶有可望不然定當投劾以謝斯民也太極圖說乃梭山兄辯其非是大抵言無極而太極是老氏之學與周子通書不類通書言太極不言無極易大傳亦只言太極不言無極若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乃是蔽於老氏之學又其圖說本見於朱子發附錄朱子發明言陳希夷太極圖傳在周茂叔遂以傳二程則其來歷為老氏之學明矣周子通書與二程言論絕不見無極二字以此知三公蓋已皆知無極之說為非矣梭山曾與晦翁面言繼又以書言之晦翁大不謂然某素是梭山之說以梭山謂晦翁好勝不肯與辯某以為人之所見偶有未通處其說固以已為是以他人為非耳當與之辨

白未可便以好勝絕之遂尾其說以與晦翁辯白有兩書甚詳曾見之否以晦翁之高明猶不能無蔽道聽塗說之人亦何足與言此哉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聖賢所以為聖賢亦不過充此而已學者之事當以此為根本若夫天文地理象數之精微非有絕識加以積學未易言也某欲作一摺著說稍發易數之大端以排異說晚後學坐事奪未克成就早晚就草當奉納一本何時合并以究此懷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論語曰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曰言忠信行篤敬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等皆德行事為尊為貴為上為先樂師辨乎聲詩祝史辨乎宗廟之禮與凡射御書數等事皆藝也為卑為賤為下為後古人右能左賢自有定序夫子曰君子多乎執不多也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凡所謂藝者其發明開創皆出於古之聖人故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作也然聖人初不高此其能之也每以教人不以加人若德行中庸固無加人之理世衰道微德行淺薄小人之有精力者始

以其藝加人珍其事祕其說以增其價真所謂市道故風俗日以不美流傳之久藝之實益不精而眩鬻之風反更張大學者不辨本末不知高下未有不為此輩所眩者吾觀近時談數學者陋日益甚妄日益熾未嘗涉其門戶得其師傳安能辨其是非但以前尊卑貴賤上下先後之義推之則自知所決擇謫妄之情狀大槩亦可見矣作書畢恐贊仲不能不感於妄人庸夫之說故復書此以助決擇

二

荆公祠堂記與元晦三書併往可精觀熟讀此數文皆明道之文非止一時辯論之文也元晦書偶無本在此要亦不必看若看亦無理會處吾文條析甚明所舉晦翁書辭皆寫其全文不增損一字看晦翁書但見糊塗沒理會觀吾書坦然明白吾所明之理乃天下之正理實理常理公理所謂本諸身證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學者正要窮此理明此理今之言窮理者皆凡庸之人不遇真實師友妄以異端邪說更相欺誑非獨欺人誑人亦自欺自誑謂之繆妄謂之蒙闇何理之明何理之窮哉贊仲為

人質實學雖未至且守質朴隨分檢省雖未必盡是却儘勝誑妄之人為學只要暗是不要與人較勝負今學失其道者不過習邪說更相欺誑以滋養其勝心而已古人所謂異端者不專指佛老異端二字出論語是孔子之言孔子之時中國不聞有佛雖有老氏其說未熾孔子亦不曾闢老氏異端豈專指老氏執天下正理不容有二若明此理天地不能異此鬼神不能異此千古聖賢不能異此若不明此理私有端緒即是異端何止佛老執近世言窮理者亦不到佛老地位若借佛老為說亦是妄說其言闢佛老者亦是妄說今世却有一種天資忠厚行事謹愨者雖不談學問却可為朋友惟是談學而無師承與師承之不正者最為害道與之居處與之言論只漸染得謬妄之說他時難於洗濯不如且據見在朴實頭自作工夫今雖未是後遇明師友却易整頓也理須是窮但今時却無窮理之人何時得一來以究此義

與孫季和

茲以書至發讀知已邇江而西既喜聞動靜之詳又恨不得一見男子生而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有四方之志此其父母教之望之第一義也令尊夫

人既許其行又有二令兄在侍下豈得便謂失計顏子之家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之地而其子乃從其師周遊天下履宋衛陳蔡之厄而不以為悔此豈俚俗之人拘曲之士所能知其義哉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我及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誠使此心無所放失無所陷溺全天之所與而無傷焉則千萬里之遠無異於親膝下不然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學不至道而日以規規小智穿鑿傳會如蛆蠹如蠱賊以自適由君子觀之政可憐悼耳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往年石應之駸駸有成路之興復迷於異說至今茅塞每為悼嘆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季和鄉時所得尚未能及應之臨安再相聚時已無初相聚時氣象是後書問與傳聞言論行事皆不能滿人意謂之茅塞不為過也苟以其私偷譽斯世固不難也但非先哲所望於後學其所賞不足以當所惜之萬一耳幸謹思而勉行之是問為况要

非紙筆所能宣達季和能着鞭則自相孚矣總卿之疑不必論可矣

與唐司法

鄙文納去數篇第今時人偏黨甚衆未必樂聽斯言總卿從朱文遊尤不願聞者今時師匠尚不肯受言何況其徒苟私門戶者學者求理當唯理之是從豈可苟私門戶理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同心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不容私而已顏曾傳夫子之道不私孔子之門戶孔子亦無私門戶與人為私商也薄遽占復草草

與傅克明

見所與毛君書及顏淵善言德行論知為學不懈大旨不畔尤以為慰然學不親師友則斯文未昭著處誠難責於常才獨力私意未能泯絕當責大志今時士人讀書其志在於學場屋之文以取科第安能有大志其間好事者因書冊見前輩議論起為學之志者亦豈能專純不專心致志則所謂鄉學者未免悠悠一出一入私意是舉世所溺平生所冒豈容以悠悠一出一入之學而知之哉必有大疑大懼深思痛省決去世俗之習如棄穢惡如避寇讐則此心之靈

自有其仁自有其智自有其勇私意俗習如見視之雪雖欲存之而不可得此乃謂之知至乃謂之先立乎其長者何時合并以究此懷

與章茂獻

某承乏於此慄焉朝夕祈於斯民渺若航海間巷熙恬訟爭衰息相安相向不替有加同官協力舉無異志職事過從無非講習或有指是以為效績區區之懷方有大懼兵家言射謂鏃不至指同於無矢今學射者求鏃之至指良不易致孟子曰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古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末路之難也知不至雖弗畔不足賴也治不至雖不亂不足傳也流濕就燥物以類從心所同然捷於影響固不可誣也而其淺深多寡厚薄精粗之辨情偽名實盛衰消長之變亦不可誣也服膺典訓何敢貳心至其懸薄弗克自致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亦何敢徂饑渴之飲食苟以自恕教其不知圖其不逮力提而申策之是所望於同志幸勿遐棄

與羅春伯

某夏中拜之任之命適感寒伏枕幾至於殆月餘少甦又苦腸痔七月四日始得離家九月三日抵二泉

即日交割是間素號閒靜至此未嘗有一字揭示每
事益去其煩事至隨手決之似頗不忤於人心士民
相敬向吏輩亦肅肅就職獄中但有向來二大囚一
已奏未報一已報而憲臺未來審覆除此牢戶可閒
寂矣自外視之真太平官府然府藏困於連年接送
實亦匱乏簿書所當整頓廬舍所當修葺道路當治
田萊當闢城郭當立武備當修者不少朝夕潛究密
考略無少暇外人蓋不知也真所謂心獨苦耳今時
仕宦書問常禮與朝夕非職事應接者費日力過半
比來於此等固不敢簡忽第亦不敢以此等先職事
拙鈍之質迺今尚有缺典如臺諫侍從富有啓劄今
皆未辦所恃群賢必不以此督過萬一致簡慢之疑
更賴故人有以調護之職事間有當控訴者續得盡
情春伯資望日隆宜在兩地優矣濡筆以待慶牘向
寒為國保愛

與薛象先

此月三日抵二泉即日交割公文諒久已徹視諸事
皆仍舊貫到此並無一字揭示無隨行人一榜亦吏
呈舊比從之戶庭頗無壅塞事至隨手決之頗無忤
於人心是間元少訟訴今至於無其血脉蓋有在號

令刑政之表者兄能諒之然事當料理者甚衆潛究
密稽日不暇給外殊不見其形也財計亦以連三年
接送占壓頗多卒未有還補之策考其實與言者殊
不相應元章交割時公庫緡錢萬八千有奇今所存
僅五千緡耳歲入倚漿肆所以為來歲資者又當取
諸其中軍資庫尤為匱乏其勢未至於不可為然不
為之樽節則日蹙矣監司郡守數易誠今日之大弊
比閱邸報知兄未得請亦不獨屬郡之幸幸少安以
惠董湖之民乍到首遣兩司迎接兵卒各有借請義
勇又適秋閱見近兵卒又有未請衣賜會慶 聖節
吏以儀式諸物弊壞舉陳當修所不敢忽子城甃工
費日取於軍資又創東嶽廟工纔半諸庫日支率多
找所入會計之事不容不精詳而為之所荆門歲輸
馬草二千緡分作四季起發赴使臺都錢物庫交納
春夏已納足今正當輸秋季錢前此係三分輸納銅
錢本軍比年係行使鐵錢地分令禁日嚴無得銅錢
輸納每是將會子到鄂渚兌換銅錢所費頗多今欲
乞只以會子輸納望特達允從為幸此間形勢正宜
積粟聚兵前此諸人乃未及講求張帥有意為城於
此元善聞有分戍之意前日相聚時乃不及此到應

城見劉宰言元善有此意二公慨然如此豈亦天時耶幸有以相之子城次第秋闈畢便發手為之俟見端緒當一一具聞也

二

某到此詢訪民間疾苦但得二事其一是稅錢後錢等令民戶分納銅錢比年銅錢之禁日嚴此地已為鐵錢地分民戶艱得銅錢為苦官或出銅錢以易會子收三分之息而吏胥輩收其贏故民以重困其一事是坊場買名錢須納銀買名戶亦困於此然買名銀須聞于朝與倉臺乃可又所困者非農民至如稅錢後錢納銅錢乃州郡與胥吏得其利故斷然因民之請而盡罷之蓋以鐵錢地分其銅錢之禁嚴民不敢有此義不當責之輸於公今歲計方窘平時所藉者商稅比以邈郡榷禁嚴甚商旅為之蕭條此兩月稅課之損幾及千緡若令民戶輸銅錢於郡計亦有補然不敢計此以為制事以義乃當然耳故敢求免貼陌於使臺前書未蒙垂允無乃執事未之深察更望斷之以義賜化筆免之不勝幸甚湖北係鐵錢地分無幾決無他處援例之患且在使臺亦何聞此不然異時官吏或挾此以擾百姓誰執其咎切幸痛

察力疾布此未暇他及

與朱子淵

某才短智拙不習為吏作此乘障真如面墻初聞是間素有儲積今稽其實亦僅足耳年來庫藏占壓頗多所入有限未易還補元章初交割時公庫緡錢萬八千有奇今纔五千耳蓋元章椿留萬緡為修子城計略會其費曾未十一是役固未易舉而軍資常平占厭之數未知所償讀所惠三記不勝厚頌駕驥之分其在此矣乍到一番常禮乃今甫定簿書未及深究更須旬月當稍自竭稽其本末詳以求教刀圭一粒想無吝也便風能豫以其凡先施尤所望也某居常深念人不可以自棄義不可以少忘雖其為寒每自策勵庶幾十駕其於當世賢才每懷隣富之願有如執事豈宜久於南服比來紛紛多所未喻何止教民兵一事伯駿得衢固可喜然此公自亦傷弓恐設施處未必能盡其材也元德直節已報行矣時事不知竟如何天下一家痛癢未嘗不相關也發明此理不無望於執事願涵養以需之明主可為忠言便當拭目

與劉漕

計南浦之集行將四換歲矣伏自使華之東尺紙問訊亦復闊絕懷仰盛德我勞如何杏山崔嵬蒙泉清澈金蓮在底華葉可數民愿士淳易於開導作姦為崇者姓名可記藏拙之地孰便於此第斗壘事力有限頻歲送迎寢爾空竭榷酤商征今日所仰比來並邊法禁日密行旅為之蕭條場務日入頓以虧損迂愚臨此未知所以善後長者何以振之吳仲權得武岡尚遲次傅子淵在衡陽士人歸之太守亦甚禮之但向來有一二同官不相樂頗有違言然子淵處之裕如也鄧文範為丞德化政聲甚美常攝兩邑皆整其弊壞民之戴之不愧於史冊所書皆向來會中客恐欲知之何時復如曩集以快此懷

與吳斗南

易古經為貺喜知雅志第劇中未暇周覽塞宇宙一理耳上古聖人先覺此理故其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於是有所變有象有占以覺斯民後世聖人雖累千百載其所知所覺不容有異曰若合符節曰其揆一也非真知此理者不能為此言也所知必

至乎此而後可言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自此道之衰學者溺於所聞枯於所見不能自昭明德己之志不能自辨安能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哉今世所傳撰著之法皆襲楊子雲之謬而千有餘年莫有一人能知之者子雲之大玄錯亂著卦乖逆陰陽所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由漢以來胡虜強盛以至于今尚未反正而世之儒者猶依玄以言易重可嘆也何時合并以究此理適值數日紛冗撥置占復草草必有以亮之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六

書

與章德茂

此月兩拜手翰如奉談塵慰浣之劇伯兄以老病不獲進謁為恨重蒙致禮之勤豈勝感戴小兒持之獲侍尊俎所以待遇者皆過其分尤切悚愧如聞屬有手足之感諒深追悼後時修慰不專尚幸裁恕小兒頗能道餘教萬一警策多矣荆州迹卒視州郡為迹旅周流自如莫知禁戢平日若此緩急安能防閑比方稍修其籍革頂名之弊圖致請於大府丐與隣郡為約以絕迹逸之患適得公移甚愜下意即已行下巡尉義勇等嚴其跡捕近有襄陽迹卒投募在此捕者尋至即令擒去矣敝邑自某入境迹卒亦不少有未獲者恐在府下徑差人跡捕或恐此輩群黨欲丐移文兵官巡尉義勇等為之應援倘蒙捕獲亦可懲後也干冒威尊不勝惶恐

二

某備數屬壘條閱半祀名雖比鄙寔帶嚴城光潤所蒙最為親切粗謹職守未至瘵敗無非大府之賜尺牋闕焉不干記史是猶陟嵩華而忘山沐江湖而忘

水揆之常情宜獲罪戾比得郵吏別報乃知姓名首塵薦剡所以獎借之辭寵甚聞之惕然弗稱是懼治古公道遷於盛世前輩典刑蔚乎斯在敢不益勵素志勉竭駑朽斬無負斯言世俗私謝之禮則不敢以累門下伏冀高明必垂洞察職事所當控聞者雖有公狀亦合更具稟劄慮動聽覽且恃照臨之密適皆缺弗致今受知之深乃如此尤不容以言謝

三

奉十八日手誨愛民閔雨之誠尚賢戢姦之旨可謂而盡而兼著豈勝歎仰公道之任歸門下久矣非適今日某區區之志粗知所擇雷同苟合竊亦所耻同官相與當何求哉事惟其宜理惟其當議論設施不必在已相期相勉大抵以此平居論事始有未合各獻其宜仇然自竭反復之久是非已明伏義如響人得所欲殆莫如初說為誰主之也仰視戚私之訓妄謂或庶幾焉核實之命不容不以情報今茲旱勢可畏殊甚襄鄂之間沂漢之舟鱗積灘底曠旬淹月而不得進漢上雨暘可見於此矣江流增減大府具知之瀕淮並江諸郡屬嘗具稟續加詢訪舉亡異辭敬邑初六日致禱雖未即得霑澤壇遺之所朝莫致敬

祠官未常不沾濕也惟望日終日晴微四無纖雲既望之朝率郡官迎致上泉復冒雨而歸自是日及今陰雨無曠日境內獨襄水西鄉先得大雨七日八日之夕自城上望兩色如黛震霆爲之達旦十二三間襄水東鄉如獨山等處亦得大雨至十七八間沿江鄉及與安樂東鄉往往得大雨矣比日郡城乃始霽滯南鄉最早處亦且得兩雨意至今未息當陽亦十七八以來兩始加大江東西田土較之此間相去甚遠江東西無曠土此間曠土甚多江東西田分早晚早田者種占早禾晚田種晚大禾此間田不分早晚但分水陸陸田者只種麥豆麻粟或蕪蔬栽桑不復種禾水田乃種禾此間陸田若在江東西十八九爲早田矣水田者大率仰泉在兩山之間謂之浴田實谷字俗書從水江東西謂之源田潞水處曰堰仰溪派者亦謂之浴蓋爲多在低下其港陂亦謂之堰江東西陂水多及高平處此間則不能蓋其爲陂不能如江東西之多且善也惟南鄉去山既遠且近江高平之地多又適大府居民差衆故多不仰泉石之田此田最下歲入甚多白楊一鄉此田居十五以上梨陂柘陂等鄉不下十二惟西北東鄉分則無此田矣

然所謂水田者不善治堰則並高處亦與平田相類矣少者不十一多者不十三通之不過十二上泉距郡城幾三十里迎泉之日迂視其田計其龜坼者十一二外此皆尚有水然堰中已乾而不繼必大敗今得兩可無害也惟白楊鄉等處高平田全未種者見施行今種晚穀及可助食者今歲亦幸有湖北平時水浸有不可種禾者民皆種禾若復無水患又得時雨或者可補未種之田耳小兒歸就試經從大府報布此令進謁竊惟軫憂斯民之深所欲亟聞故詳及之伏幸台察

四

屬奉手誨益深佩服小子持之再望道德之光蒙接遇之寵爲幸厚矣家問中備述餘教尤深感激傳有聞民有姓易者爲之食戶強以錢取去倉粟或云在長林境中及物色之乃無此事又云在當陽境內方此詢究尚未報也俟得其實續當布聞比來雨澤無不霑足但次第有過多之患十三日偶天陰與僉判教授知縣人以一馬數卒行視田間苗甚秀發水皆盈溢向曾龜坼者今得水茂暢過於不缺水者高坡未插秧者今插已過半秧田甚多尚往往成群插秧

問何以能備此秧則曰年例如此若其不脩陂池不事耘耨則皆枯死此地惰習未易空言勸之今冬欲措置革此習又未知果能革否陸地耕種粟豆者却多中稔烏有餘矣前書所謂湖田者雖未及物色勢不能不病水耳襄陽唯南漳宜城間得雨外此皆又無雨是間舟泊襄水灘下者初七八間得信猶言水溢不能前進初七日有微雨不成水十二三間自北來者却云襄陽得雨成水但未通冷未知此後如何又傳北界旱甚河之南北至相食初未敢信今東自承楚西自均房來者其言若一恐或有是竊惟長者愛民之心追配禹稷無間於遠邇內外獨恨華夷首足之分未克大正皇朝德施仁風獨有限隔君子之憂未容遽釋旦晚召還兩地以究設施則樂民之樂焉有日矣春間趙路分良弼來閱禁旅介然如古節士尋有孟正將通成統領和因事相繼過此適值同官習射率然延至其間以觀其技馳射精熟議論慷慨異時所見武弁不多其比陶冶下風者人材如此推而廣之何事不可爲哉長林汪宰初甚不堪姦民之訟既見某薄治其吏亦不能無疑因曉以吾人無他於此輩行法以防微不得不爾即遂釋然奸民肆

其欺罔以快私忿真大蠹也長林具析申狀皆是事實併用備申伏幸過目昨日得公移聞二縣以酒折鋪兵糧長林斷無此矣長林鋪兵皆在軍倉請米軍庫請錢皆是一色白米好錢未嘗有折支也當陽方此詢之然以理揆之沈宰處事極有理不至如所聞或恐有疑似又當有曲折須其報即具申也近日以所獲劫盜中有二人是搜客稍以榜約束之兼聞此輩群黨擾寺觀與鄉村民戶頗甚故不得不裁之亦不敢以稟聞也西蜀之飢淮浙之蝗皆令人不能置懷處州豪民爲盜猶可憐也此上雖雨澤粗足尚用懷懷日俟教誨以免罪戾伏幸終惠

五

稍疎記室之詢徒積頌仰今歲之旱諸鄉皆有少損而南鄉頗甚初擬瀕江湖下鄉常歲所不種者今歲可種謂可以補近兩月間江漢之流無雨而漲溢者凡三所種之田與蔬茄麻粟皆爲烏有同官赴談與被檄而出者皆親自其事歸言其狀爲之怛然比已分委同官四出檢視前數日方歸所得尤詳旱澇之餘米穀自少而諸處糴米之舟皆鱗次岬下如都統司至使人於鄉村攔截載負米者本軍今歲以民艱

食逐時發常平以賑之所糶幾二十石見椿糶過常平錢二千緡倉臺公移踵至催以此錢起時糶米以備來年賑濟雖分差人於熟鄉收糶而來糶者絕少比數日以來米不出市民復艱食見出常平賑糶近來屢謀出賞榜禁米舟下河而吏輩輒以恐有遏糶之嫌爲言初以其有理亦與同官熟論而從之近日事勢尤逼又見郢州以百千之賞禁米舟下河此間新發舉人親戚之家犯其禁用朱漕之言免其罪竟納賞錢試以問吏復爲遏糶之說昨日同官相聚復有議洩米之禁因評吏言果出於公平抑有私意乎同官皆謂此輩必有親故厚善之人商販米者故以此爲地耳豈有公心哉疑未決間忽被使臺公牒深恠事未施行已蒙止絕殆所謂止邪於未形絕惡於未萌雖然此事乃如吏輩之意敝邑元無是事不知誰敢致此說於大府疑必有交鬪其間者有不可不察也某平時不能節說况在門下尤不敢不用其情鄉來襄陽過米價米舟至者皆困不能前然卒以賂津吏有夜竊過者常謂法禁徃往不足恃比年場務益艱商旅多行私路私路舊微小少所知者今皆坦途通行比境連年不熟今歲尤甚近聞米過唐鄧

間多不以舟小民趨目前之急不暇爲後日計况肯爲鄉曲計焉州縣計手使米粟有餘無禁其洩可也今方甚不足以坐視其洩恐亦未宜敝邑褊小今歲纔數旬不兩市輒無米鄉民素無蓋藏同官出入村塢者皆謂未常見困倉人家多茅茨其室廬不能深奧大率可窺其有者乃僮石之儲耳風俗所自來非一日今日不爲之計後將益弊今所謂洩米非洩於南之患洩於北之患也已若有餘或能粗給則推以與人乃所願也此方有旦暮之憂而不爲後日計者方累累舉所持以洩恐不容坐視薄遽亟此布稟焉察言者之奸績容商議所以處之之宜別當具稟伏
李台察

與張元善

漕臺數有便郵其發多值冗不克附累託象先致意會次當必及之嚴山蓋倉其說未善若謂以舟致之襄陽則江漢湍洩曠日持久當漲溢時風濤險悍類不可行陸運則自嚴山至班竹號六十五里山路阻隘崎嶇其實不止此數又類有水隔春夏之間每用阻絕本軍至班竹八十五里乃坦塗又嚴山非市井去處人煙踈闊儲草則可儲粟則難於看守莫若

葦軍倉以儲粟今于城既固如在枕上矣長林巡視
小路常親歷其地叙說甚詳已備在公狀中幸裁之
九江德化丞鄧約禮字文範階爲文林今冬當代其
家世建昌乃臨川李侍郎德遠之壻其居舊遭回楹
未赴德化時寓居李氏今其妻兄官滿歸臨川鄧丞
欲及未代前一歸建昌營居舍願丐使臺一檄若蒙
垂允但付此間旦晚即附往也亦嘗託象先轉免諒
必無阻此公鄉里之秀端慤純正甚有宦業比年攝
兩邑當事之難拯其敝壞更使爲佳地民之戴之不
忍其去無愧史冊所書異時真可備禁籠中物韓昌
黎字戒以在得人卒章要哉言乎敝邑而今皆賢教
官時有裨補自蒸以下皆悉心營職無有異志唯稅
官頗謬近得一指使佐之其職頓舉拙者不過扶持
勸勉使其善意不替有加庶幾蒙成以免戾今農賈
安帖吏卒抑畏盜賊衰息作則輒獲訟牒之少乃至
曠旬械笞塵委五刑植立試用希濶用必聚觀此豈
迂拙所能坐致竊自幸者亦同官適逢其人耳方至
此時積訟頗多非其俗惡乃不能無敗群者耳此輩
遨遊城市持吏長短無理致爭期於必勝敵不能甘
遂成長訟諸司不止乃至臺部初既精求案牘辯其

曲直既又曉以義理使得自新能自伏羲願改者固
十八九至於怙終之人雖稍柔服於一時尚圖復逞
於他日同惡亦視此爲消長所大幸者諸司皆賢明
此輩無所復逞今訟之日少俗之日厚亦正以此向
來得書謂未識張監張監趨向甚正議論有典刑到
任以來文移條理每每可服張憲在九江時假道識
之蒙渠約飯亦自道其政大抵亦有家法聞到常德
多病少見賓客公文亦多傳入宅書押若無所執何
引大體則護政亦何傷雖曰德星聚可也稽之事實
乃有大謬不然者今敗群之人皆走憲臺此輩不之
他司而之憲臺殆必有悔而動今不問宜可動輒索
案案之性也又不知所處動輒可惟聞憲臺之吏最
無禮而又能觀其文移行遣似皆出吏輩敝邑亦有
數事他郡可推而知之未欲盡述其本末若欲知之
後便稟聞也聞象先與之相善不知能有道以已之
乎奸吏媚民託以擾郡縣害良民傷政敗俗亦不細
矣官之不可非其人如此哉久不奉問引筆輒累累
如此可一笑也

二

併啓三函良佩謙眷備承作止足慰傾馳事皆得請

尤用感服近日得兩稍大境內頗周遍唯傍江陵界上多未種此恐無及耳和糴一事得不及散邑可謂大惠屬者不雨曾未踰月民已艱食亟發常平之粟四散賑之僅免狼狽繼此雨澤霑足倘得中下熟敵邑欲自措置私糴少米貯之鄉間以爲異時之備此謀或遂皆門下之賜也修城會子甚濟空乏餘會若便得乃幸望示其期交納銀網處免苛留之患皆藉餘庇兌換會子二萬貫其數甚少聞之去年換會子時官府行之破裂細民又不善觀揭示誤認下文立限三月之內有不及之數並仍舊派轉交易買賣遂收不損壞者不赴場換易及至限滿既行使不得悔之無及今此懲前日之害叢湊來換官吏見發到會子不多遂人限其數日限其人來者頗以爲病前日令其限數日換三四千緡來者原原後又將不止又以商人以會子難得滯留於此所積或三四百千或七八百千官吏見其數多又是商旅又限其數不肯換與來訴淹留折閱之狀勢不容不換與之所發會子不供數日耳公移再求五萬勢恐未止此數若覺未足又當上挽前日得新漕臺復書見其辭氣濃厚有前輩典刑甚爲之喜第前此不相識未欲遽以片

紙輸腹心象先書中屢言林幹之賢欲通書偶亦未及漕臺會次得借一言之重使獲區區牧養之志不勝幸甚郡縣非得使家相知聞相假借則吏文之能掣肘者多矣切幸介念汪長林真愛民如子近有奸民楊汝翼方九成者嗾其黨類十餘人擁帥庭訴其害民詞中有云欲訴本軍又恐知軍剛定太慈若只送縣愈起讐民之意某在此初未嘗以姑息從事猾吏奸民爲柔良害者屢繩治之矣單辭虛僞或不待兩造而得其情尋問根本與之反覆頃刻之間有姦露辭屈伏罪而去者區區於此自謂有一日之長訟爭之少盜賊之衰殆亦以此愚民但見械笞塵委試用希闕往往有慈仁之說其姦黠駟會者實有所憚且惡其不便於己他未有可以中傷且倡和其間加大慈等語以爲媒藥之地帥庭之訟此其驗也帥方禱雨未應此輩乘時投辭帥舊知長林方得書稱歎其美見規某不能拈出此牒尋至亦不能不疑觀其判辭不止於疑遂至盛怒章文賢甚某即以書解之渙若水釋此等尤令人敬服王謙仲在隆興時曾傳聞一事即以書告之政與此相類謾錄往一觀此等亦不可不知也後見謙仲報書云果有是事但所判

甚平却不至於長奸也此間號民淳但細民淳耳至其豪猾則尤陸梁於江浙也因筆不覺怗怗

象山先生全集卷十六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七

書

與張監

某效職如昨皆依大庇子城土工歲前畢事包砌東北一隅猶未周浹見輒已盡鄉蒙台旨令自致買名銀之請今方圖之俟得消息當逐一稟聞也通廟堂朝士書更望一言之賜此事之就可壯邊城之勢常平倉庫如在枕上矣計必蒙垂念也去冬少雨此間幸得雪頗大麥今甚秀正月尾又得薄雪比來殊未有雨意園蔬甚渴高田亦需水而耕不無可慮者去冬得家書謂江東西秋獲稻皆虛耗民多流移此間却無是患目今皆熙熙但和糴與租米亦皆不如常歲以此知米穀不能無耗折但人不覺耳商稅權酷皆虧於往時稍詢旁郡往往皆如此凡事自十數年來細校之大抵益難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所謂變而通之者必有其道斷願承教不敢爲累牘之禮以溷記史當蒙亮恕

二

屬承手翰風誼凜然三復之餘益深降歎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孟子所喜亦曰

君將蒙其益民將被其澤道將行於時而已其前日
贊喜之積竊自附於此固知外物不足爲賢者輕重
也歸正人伊信者常至庭備諭以賢監司宣布聖朝
恩德之意見其衣服藍縷因薄賙之今不復叫呼矣
其類有二三人相次陳乞計次第聞也使華過此
時有一陳狀者乃長林係官畫匠後自知理曲復藏
避不欲迫追以開其自新之路近方出頭諭之以理
令下當陽與其嫂行踏田界旦晚即申聞其詳簿書
捐絕官府通弊是間僻左忽略尤甚公私文書類難
稽考鄉來郡中公案只寄收軍資庫中間奪置架閣
庫元無成規殆爲虛說近方令諸案就軍資庫各檢
尋本案文字收附架閣庫隨在亡登諸其籍庶有稽
考若去秋以來文案全不容漏脫矣使臺所索屈彥
誠公案申發已久續索所毀公據斷由以不曾啓縣
封不知在不尋呼縣吏問之果不在其中責令搜求
累日不得即追薛諒劉習問之薛諒老病扶杖出頭
勢必撞輿而後可前劉習自陳初不與事薛諒亦云
省憶追屈氏公據斷由時里正是吳文海非是劉習
後追到吳文海果無異辭然謂當時已追到官薛諒
亦云省憶得當時二文公據斷由皆已附案今若不

在乃是案中漏失長林見其事如此重於發人親監
縣吏倒架搜尋得斷由一截然情理尚可考公據則
竟不在今且發斷由去一二人皆知責俟命若不妨
裁斷得免解其人尤幸比來訟牒益寡有無以旬計
終月計之不過二三紙第積年之訟尚有六七事未
竟此數事日已決三事勢不復起矣如靳榮屈彥誠
二事且莫必決餘二事亦皆諭之以理使自和解未
知能從否要亦在旬日當決過社節來屢得兩高田
皆可耕每多夜兩農者之占以爲必稔未知果驗否
此間平時多盜今乃絕無有則立獲前政有二盜未
獲今巡尉亦皆是後任者憲臺督責常文父已因循
近乃押至其辭加峻此盜在當時即已逮逃今固無
可得之理當時巡尉已逃責罷去久矣今巡尉一人
且將滿一人且書考矣一旦責以前任不可得之賊
行移如此似亦非宜此間平時爲害之盜今盡捕獲
能爲盜之人與常停盜之家皆以密籍在此苟有盜
亦不容不獲也平時剽奪於道路者近獲二人已斷
配一人一人見在獄鄉來稟聞當陽界內有六七輩
打奪人錢物縛之於深林中而去者皆已斷配今日
之無盜大抵以此憲臺輒駁下此案令檢斷去析其

所駁之說無道理比問檢斷官具折之文條理粲然
謾今錄呈得一過目幸甚又有大囚其犯乃在某未
到任時到此未久即見一人來投牒乃被人殺之家
訟當陽勘囚情節未盡觀其辭即知其爲健訟者已
而聞之果無狀之人以好訟不已常遭徒刑矣即判
送當陽縣令從公盡情根勘不得稍有鹵莽沈宰亦
在那某亦常摘其詞中所訟與相反覆沈宰謂大囚
在獄只得盡情出入皆不可其事皆親自研勘不在
吏手觀沈宰序說本末果皆不苟及其解本軍軍院
猶研究有節目未盡者竟追縣吏斷遣今奏案上矣
健訟之人自憲使之至即投牒於憲臺計其投牒之

日乃在此間奏上之後憲臺遂索案比既奏又先申
憲矣然既索案只合發往前月方得牒改送司理院
且言已專人發案下然其案逮今未至司理院亦無
從照勘本軍相尋有兩奏案一後奏者下已久矣此
案獨未下豈憲臺致疑於其間以上聞也此事本未
甚詳當時憲臺但以其詞與所疑令本軍具折則其
事渙然矣刑獄淹延亦憲臺之任其囚已於絞刑上
定斷獨以殺人無證法當奏裁縱令別勘其情與其
刑皆不能有所加張丈老成前輩近自鄉里過九江

時亦常侍尊俎未必有心相困近物色之乃今憲臺
法司黃亮者乃此間人吏鄭守窘王守之時此人多
不用事今聞自孔目已下多與之有隙或謂其人爲
此以報私怨萬一出此所簽廳官與檢法官亦唯黃
亮是聽而已張丈前輩某本欲作書又恐不暇省錄
敢借一言之重以調護之幸甚鄉來張丈有公劄問
人材某常以兩縣宰與教官爲對以沈爲宰某備員
守臣莫不至甚有寬濫也張丈尊年諸事未可直致
恐反致疑也幹官檢法者不知何等人品幸有以調
護之恃契愛浼瀆伏幸恕察

與豐叔賈

某迂踈置之泉石間甚宜一行作吏強其所劣欲罷
不能前者所聞荆門郡計不至窮束至此大異所聞
叢爾小壘頰歲迎送勢不能堪疆土雖稍廣濶然山
重田蕪人踵希少戶口不能當江浙小縣始至妄意
創築子城今幸向畢春間廨舍適有回祿之災不容
不新之在官亭宇以數政皆不又積壞幾不可支吾
只得隨宜修葺不習於吏當此匱乏重以百役今歲
漢江岷江皆無雨暴溢瀕水下地所傷甚多分委同
官四出檢視從實與之蠲租常賦殆虧其半廩焉未

知所以善後倘有以督而振掖之是所望於長者唯無愛是幸

與鄧文範

某在此士民日相安所爲不至齟齬第二月九日之夜宅堂有回祿之災大屋十餘間頃刻成燼私居行李幾爲一空幸不曾延燒官府文書印記等無毫髮損失骨肉間一時不至甚驚恐過後循省乃生驚怖旬日乃定然比之常人之情相去亦遠持楮二子與姪孫濟當火起時頗見力量他日或可望第目今二子終未肯進學耳近以田間缺水登蒙泉山頂禱雨靈應甚著三祝文薛漕處有之是間民益相安士人亦有向學者郡無逃卒境內盜賊絕少有則立獲訟牒有無以旬計然太守自無暇此間有積年之訟皆盤錯外郡之訟諸司亦時遣至此又有築城造屋之役適連年送迎之後計財匱乏頗費調度近以商稅虧額之甚遂自料理頗有增羨乃知事無不可爲者始至即修煙火保伍賊盜之火多賴其力近忽有劫盜九人劫南境村中軟堰寺長生庫遲明爲煙火隊所捕敵殺一人生擒九人皆勇悍之盜義勇之外煙火隊今亦可恃凡事薛漕必能言之凌遽遣此更須

續致

與致政兄

某拙鈍不敏豈不自知然物莫不各有所長各有所短若其深思力考究專理之精詳造於昭然而不可昧確然而不可移則竊自信其有一日之長家信中詳言事爲者非是矜誇政欲以情實達於長上耳某常謂三代而下有唐虞三代遺風者唯漢趙充國一人而已宣帝問曰誰可使者則曰無踰老臣其客勸其歸功朝廷與諸臣則曰兵之利害當爲後世法老臣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予暨益播庶鮮食艱食蒸民乃粒萬邦作乂又曰予決九州距四海濬畝滄距川又曰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夔曰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此等皆非矜誇其功能但直言其事以著其事理之當然故君子所爲不問其在人在己當爲而爲當言而言人言之與吾言一也後世爲不情之詞者其實不能不自恃古之君臣朋友之間猶無飾辭况父兄間乎唐虞三代盛時言論行事洞然無彼己之間至其叔末德衰然後有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

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前輩之論以為太甲
 卒為商太宗追配成湯無愧而有光以其善惡是非
 灼然明白非成王比也成王卒為中才之主以派言
 疑周公此難以言智自此而降周德不競矣入告出
 順之言德不競之驗也後世儒者之論不足以著太
 公昭至信適足以附人之私增人陷溺耳銖銖而稱
 之至石必繆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丈量徑而
 寡失後世人君亦未嘗不欲辨君子小人然卒以君
 子為小人以小人為君子者寸寸而度銖銖而稱之
 過也以銖稱寸量之法繩古聖賢則皆有不可勝誅
 之罪况今人乎今同官皆盡心力相助入莫不有才
 至其良心固有更不待言但人之見理不明自為蒙
 蔽自為艱難亦蒙蔽他人艱難他人善端不得通暢
 人心不亨人材不得自達阻碍隔塞處多但增尤怨
 非所以致和消異今時人逢君之惡長君之惡則有
 之矣所以格君心之非引君當道邈乎遠哉重可嘆
 哉

與張伯信

屬者伏承使華臨賁侍坐陪吟日飽德義慰喜可知
 至如風露凄清星河錯落月在林杪泉鳴石間薰鑪

前引茶鼎後殿方池為鑑迴溪為佩冰玉明瑩雪霜
 騰耀則噴玉新亭真蓬壺瀛洲已方士徒爾幻惟安
 知真仙在此而不在彼也奇石悉已知教置之作者
 屹立瀑間瀕池四輩聳然相望如五老後有三峰跬
 步之間便使人應接不暇如聞王泉亦蒙點化光價
 十倍其初此邦何幸自此天下名勝皆有望於門下
 矣

與似清

九月八日蒙泉守陸某書復明珠菴清長老禪師侍
 者自從臨安一別直至如今談詠高風便同覲面去
 年百八姪姪歸自南嶽得書又承惠藥足慰別懷道
 人家信緣信脚到處為家可也明珠菴幸有諸貴人
 賢士相愛得住且住若是名山大刹更尚有緣頂笠
 便行亦且無碍不須擬議不勞摩劃在在處處皆是
 道場何處轉不得法輪何人續不得慧命事忙來人
 索書草草奉此想蒙道照

與沈宰

回祿之災獨中居室此某不德之譴也慰唁動至益
 重悚惻減張二孽初欲以聞上而終治者以其有自
 新之意姑從末減小示懲戒恐欲知之築室之役疎

蒙軫念尤佩厚意長林艱得竹木不免以累治下旋
令納去百緡煩令計費續當奉償郡中以子城之役
殊覺空竭更賴調護之方振翼而成就之是願是幸
承欲一來諸遲面既

二

存領詩文皆豪健有力健羨健羨某鄉有復程帥惠
江西詩派書曾見之否其間頗述詩之源流非一時
之說愚見大槩如此國風雅頌固已本於道風之變
也亦皆發乎情止乎禮義此所以與後世異若乃後
世之詩則亦有當代之英氣熏識趣不同凡流故其
模寫物態陶冶情性或清或壯或婉或嚴品類不一
而皆條然各成一家不可與衆作渾亂字句音節之
間皆有律呂皆詩家所以自異者曾子固文章如此
而見謂不能詩其人品高者又借義理以自勝此不
能不與古異今若但以古詩爲師一意於道則後之
作者又當左次矣何時合併以究此理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七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奏表

刑定官輪對劄子

臣讀典謨大訓見其君臣之間都俞吁咈相與論辯
各極其意了無忌諱嫌疑於是知事君之義當無所
不用其情唐太宗即位魏謚爲尚書右丞或毀證以
阿黨親戚者太宗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言證爲
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太宗
使彥博責證且曰自今宜存形迹證入見曰臣聞君
臣同德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
邦之興衰未可知也太宗矍然曰吾已悔之數年之
後蠻夷君長帶刀宿衛外戶不閉商旅野宿非偶然
也唐太宗固未足爲陛下道然其君臣之間一能如
此卽著成效陛下天錫智勇隆寬蓋下遠追堯舜誠
不爲難而臨御二十餘年未有太宗數年之效版圖
未歸讐耻未復生聚教訓之實可爲寒心執事者方
雍雍于千以文書期會之際與造請乞憐之人俯仰
驕醉而不倦道兩賜時若有詠頌太平之意臣竊感
之臣誠恐因循玩習之乂薰蒸浸漬之深雖陛下
之剛健亦不能不消蝕也鸞鳳之所以能高飛者在

六翮臣願 陛下母以今日所進爲如是足矣而憐
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將見無愧於
唐虞之朝而唐之太宗誠不足爲 陛下道矣取進
止

二

臣讀漢武策賢良詔至所謂任大而守重常竊嘆曰
漢武亦安知所謂任大而守重者自秦而降言治者
稱漢唐漢唐之治雖其賢君亦不過因陋就簡無卓
然志於道者因陋就簡何大何重之有今 陛下獨
卓然有志於道真所謂任大而守重道在天下固不
可磨滅然人能弘道非道私人今 陛下羽翼未成
則臣恐 陛下此心亦不能以自遂 陛下此志不
遂則宜其治功之不立日月逾邁而駸駸反出漢
唐賢君之下也神龍棄滄海釋風雲而與鯢鯨校技
於尺澤理必不如臣願 陛下益致尊德樂道之誠
以遂初志則豈惟今天下之幸千古有光矣取進止

三

臣嘗謂事之至難莫如知人事之至大亦莫如知人
人主誠能知人則天下無餘事矣管仲常三戰三北
三見逐於君鮑叔何所見而遽使小白置鬻刀之怨

釋囚拘而相之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不能
自業見厭於人寄食於漂母受辱於跨下蕭相國何
所見而必使漢王拔於亡卒之中齋戒設壇而拜之
陸遜吳中年少書生耳呂蒙何所見而必使孫仲謀
度越諸老將而用之諸葛孔明南陽耕夫偃蹇爲大
者耳徐庶何所見而必欲屈蜀先生枉駕顧之此四
人者自其已成之效觀之童子知其非常士也當其
困窮未遇之時臣謂常人之識必無能知之理人之
知識若登梯然進一級則所見愈廣上者能兼下之
所見下者必不能如上之所見 陛下誠能坐進此
道使古今人品瞭然於心目則四子之事又豈足爲
陛下道哉若猶屈鳳翼於鷄鶩之群日與瑣瑣者共
事信其俗耳庸目以是非古今臧否人物則非臣之
所敢知也取止

四

臣嘗謂天下之事有可立至者有當馴致者旨趣之
差議論之失是惟不悟悟則可以立改故定趨向立
規模不待悠久此則所謂可立至者至如救宿弊之
風俗正久弊之法度雖大舜周公復生亦不能一旦
盡如其意惟其趨嚮既定規模既立徐圖漸治磨以

歲月乃可望其丕變此則所謂當馴致之者日至之時陽氣即應此立至之驗也大冬不能一日而爲大夏此馴致之驗也凡事不合天理不當人心者必害天下效驗之著無愚智皆知其非然或智不燭理量不容物一旦不勝其忿驟爲變更其禍敗往往甚於前日後人懲之乃謂無可變更之理真所謂懲羹吹虀因噎廢食者也自秦漢以來治道龐雜而甘心懷愧於前古者病正坐此歲在壬辰臣省試對策首篇大抵言古事是非初不難論但論於今日多類空言事體遼絕形勢隔塞無可施行末章有云然則三代之政其終不復矣乎合抱之木萌芽之生長也大夏之暑大冬之推移也三代之政豈終不可復哉顧當爲之以漸而不可驟耳有包荒之量有馮河之勇有不遐遺之明有朋亡之公於復三代乎何有臣乃今日請復爲 陛下誦之取進止

五

臣聞人主不親細事故臯陶賡歌致叢脞之戒周公作立政稱文王罔攸兼予庶言庶獄庶事唐德宗親擇吏宰畿邑柳渾曰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以承大化尹當求今長以親細事代尹擇

今非陛下所宜此言誠得臯陶周公之旨今天下米鹽靡密之務往往皆上累宸聽臣謂 陛下雖得臯陶周公亦何暇與之論道經邦哉荀卿子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臣觀今日之事有宜責之令者令則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有宜責之守者守亦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推而上之莫不皆然文移回復互相牽制其說曰所以防私而行私者方藉是以藏姦伏慝使人不可致詰惟盡忠竭力之人欲舉其職則苦於隔絕而不得以遂志以 陛下之英明焦勞於上而事實之在天下者皆不能如 陛下之志則豈非好詳之過耶此臣所謂旨趣之差議論之失而可以立變者也臣謂必深懲此失然後能遂求道之志致知人之明 陛下雖垂拱無爲而百事詳矣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荆門到任謝表

起之祠館畀以邊城來見吏民祇承光寵伏念臣才由拙短學以樸專必古道之可求竭愚衷而自信用情所愜載僞是羞頃玷末科未更煩使荐塵薦剡遽忝周行初糾正於成均繼編摩於書局坐閱五年之久慚無一策之奇賜對祥曦誤蒙 聖獎噴煩東省

反冒優恩仰麗日之重明伏下風而增忭固願鞭其綿力以自效於昌時基王維州沮漳在境擁江帶漢控蜀撫淮豈惟古爭戰之場實在今攻守之要政須英傑以佐規恢敢謂疲鶩濫膺委寄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同舜禹德配湯文灼三俊之心迪九德之行精微得於親授廣大蔚乎天成以搜訪儲材以試用責實肆令凡下亦被甄收臣敢不益勵素心庶幾尺寸上裨遠略附近涓塵臣無任

與廟堂乞築城劄子

其僭有白事書曰有備無患記曰事豫則立荆門在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魯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隣有所恃否則有背脇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處已在荆門之脇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處已在荆門之腹自此之外間道之可馳漢津之可涉坡陀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執者尚多自之自我出奇制勝微敵兵之腹脇者亦正在此善制事者常令其利在我其患在彼不善者反之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又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謂能銷患

致利備豫不虞也荆門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義勇四千疆壯可用而素無城壁倉廩府庫之間麋鹿可至累政欲修築子城畏憚其費不敢輕舉其竊謂郡無城郭使在內地尚且不可况其在邊平居形勢不立扃鑰不固無以係民心待暴客脫有緩急區區倉庫之儲適足以啓戎召寇患害之致何啻丘山權今費役曾不毫末惜毫末之費忽丘山之害難以言智一旦有警誰執其咎某去冬妄意聞于帥府請就此役尋得帥檄令委官置局徑自修築欲趁冬土堅密庶幾可久已於十二月初四日發手亦幸天氣晴霽人心齊一臘前兩旬土工畢事規模稍壯邦人慰滿小壘綿薄仍歲送迎事力殫竭累政之積僅足辦此會計用甃包砌立門施樓其費尚多目今見已包城十丈砌甃臺一所建敵樓一座以此計之猶當用緡錢三萬本軍有買名銀一萬七千餘兩隸在常平糶之專條不可擅用欲乞鈞慈特爲敷奏於數內撥支銀五千兩應副包砌支用使城壁一新形勢益壯竊究沮謀民心有賴實爲無窮之利伏想鈞懷垂念邊城不異墻屏思慮豫防又有廟筭擇狂聽愚當不待辭之畢也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九

記

敬齋記

古之人自其身達之家國天下而無愧焉者不失其本心而已凡今爲縣者豈顧其心有不若是乎哉然或者遇於勢而徇於習則是心殆不可考吏縱弗肅則曰事倚以辦民困弗蘇則曰公取以足貴勢富雖雖姦弗治貧羸孤弱雖直弗信習爲故常天子有勤恤之詔迎宣拜伏不爲動心曰奚獨我責吏縱弗肅民困弗蘇姦弗治而直弗信天子勤恤之意不宣于民是豈其本心也哉勢或使之然也方其沉之未遠平居靜慮或有感觸豈能不怵怩於其心至其同利相挺同波相激視己所行爲天下達道訕侮正言仇讐正士則是心或幾乎泯矣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是心或幾乎泯吾爲懼矣天地鬼神不可誣也愚夫愚婦不可欺也是心或幾乎泯吾爲懼矣黃鍾大呂施宣於內能生之物莫不萌芽奏以大篋助以夾鍾則雖瓦石所壓重屋所蔽猶將以達是心之存苟得其養勢豈能遏之哉貴溪信之大縣綿地過百里民繁務劇暨陽吳公爲宰於茲

吏肅矣而事未始不辦民蘊矣而公未始不足姦治直信民莫不說而惴惴焉惟恐不能宣天子勤恤之意是其本心之所發而不遏於其勢者耶然公之始至則修學校延師儒致禮甚恭余屢辱其禮不敢受今爲齋於其治之東偏名之以敬請記於余文至於再三望道之重若不可及者某聞諸父兄師友道未有外乎其心者自可欲之善至於大而化之之聖聖而不可知之神皆吾心也心之所爲猶之能生之物得黃鍾大呂之氣能養之至於必達使瓦石有所不能壓重屋有所不能蔽則自有諸已至於大而化之者故其本也豈獨爲縣而已雖然不可以不知其害也是心之稂莠萌於交物之初有滋而無芟根固於急忽未蔓於馳騫深蒙密覆良苗爲之不殖實著者易拔形潛者難察從事於敬者尤不可不致其辨公其謹之某雖不敏它日周旋函丈願有所請公名博古字敏叔淳熙二年十有二月望日迪功郎新隆興府靖安縣主簿陸某記

宜章縣學記

大訓有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蓋斯民之衷惟上帝實降之作之君師惟其承助上

帝故曰天子內建朝廷由公卿至於百司庶府外部
邦邑由牧伯至於子男附庸則亦惟天子是承是助
故周公以微言告成王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
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成王之誥康叔誕陳民
常且曰外庶子訓人正人至於小臣諸節皆所以使
之分別乎此而播敷之以造民大譽漢董生曰今之
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是故任斯
民之責於天者君也分君之責者吏也民之弗率吏
之責也吏之不良君之責也書曰萬方有罪罪在朕
躬又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君任其責者也可以
爲吏而不任其責乎今爲吏而相與言曰某土之民
不可治也某土之俗不可化也嗚呼弗思甚矣夷狄
之國正朔所不加民俗各繫其君長無天子之吏在
焉宜其有不可治化者矣然或病九夷之陋而夫子
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况非夷狄未常不有天子之
吏在焉而謂民不可治俗不可化是將誰欺春秋之
時去成周未遠也魯子且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
得其情則哀矜而弗喜春秋而來至于今幾年矣觀
民之罪視俗之惡顧不于其上之人而致其責而惟
民是尤則斯人之爲吏可知也孟子曰饑者易爲食

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吾
於其所謂不可治者有以知其甚易治也於其所謂
不可化者有以知其甚易化也柳據嶺爲荆湖南徽
宜章又柳之南徽遠於衣冠商賈之都會其民宜淳
愿忠樸頽蒙悍勁而不能爲詐欺不才之吏不能教
訓拊循其民又重侵漁之民不堪命則應之以不肖
其勢然也夫淳愿忠樸頽蒙悍勁而不能爲詐欺此
侵漁者之易以逞志而其積之已甚有所不堪則不
肖之心勇發而無所還忌亦其勢然也不數十年間
盜孽屢起宜章以是負惡聲有自來矣淳熙十有二
年吳戾鑑抵行都諸公貴人倒屣迎之咸稱其才將
有論薦於是宜章闕宰顧吏之視仕宜章若踰豺虎
之區無敢往者帥府嗜吳戾之賢辟書東馳吳戾欣
然就之至則務去民之所惡而致其所欲勉之使爲
學以雪惡聲大葺學宮補弟子員淳熙五年始建今
學八年朝廷殊其令優其數以獎誘入學之士部使
者各求其所隸閒田以廩之士之廩於學者五十人
自食而學於其間者又數十人句讀訓詁旨義辭章
少長分曹皆經講授士勸其業豈惟學官異時鬪爭
效攘情力侈費之習廓然爲變忠敬輯睦尊君親上

之風霸然爲興牒訴希闊岬獄屢空旦晝爲求簿書期會之事僅費數刻吳侯策勲文史優于里居間則益發泉石之秘倘佯詠歌以致其適自謂茲土之樂中州殆不如也方其始至解除煩苛布宣天子德意爲條教以曉其父兄興學校以育其子弟而其民鼓舞踴躍回心異鄉惟恐居後曾不淹久而效見明著暇裕若此然則致治施化誠莫易於此矣雖然周道之行群黎好德武夫之節優於干城游女之操竦於喬木忠厚純積洽于庶類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當此之時民日遷善遠罪而不知爲之者如雍容康莊而忘其夷優游厦屋而忘其安也及道之衰王澤浸竭綱弛倫斃訟滋而干戈起民墜塗炭由是霸圖迭興異端並作徼其困極窘至而歸之若出荆棘而蹈邪蹊脫塗淖而棲羨舍喜幸之浮康莊厦屋平居緩帶伊無有也至於會載藉以自藩飾害義崇私不知紀極則其爲荆棘塗淖抑益深矣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豈得罪彼民哉吳侯其亦有憂於是乎僕夫效駕必命所之千里雖遠首途發軔燕越可辨此學之興敢問所向爲辭章從事塲屋今所未免苟志於道是安能害之哉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

於死是心之存上帝臨文先民垂訓昭若日星呻其佔畢覆用敝之責有在矣夫不遠千里屬記於予而豈徒哉三晉分國齊秦圖帝衍儀伏軾說士蜂起兵強國富是爲良臣功利之習入於骨髓楊朱墨翟告子許行之徒又各以其說從而誣之帝降之衷茅塞甚矣自暴者既不足與有言而自棄者又曰吾身不能居仁由義故孟子道性善發四端曰人之有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唐韓愈調柳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今而後吾有望於宜章矣淳熙十有四年十有一月甲子臨川陸某記

荆國王文公祠堂記

唐虞三代之時道行乎天下夏商叔葉去治未遠公卿之間猶有典刑伊尹適夏三仁在商此道之所存也周歷之季跡熄澤竭人私其身士私其學橫議蜂起老氏以善成其私長雄於百家竊其遺意者猶皆逞於天下至漢而其術益行子房之師實維黃石曹參避堂以舍蓋公高惠收其成績波及文景者二公之餘也自夫子之皇皇沮溺接與之徒固已竊識其

後孟子言必稱堯舜聽者爲之藐然不絕如綫未足以喻斯道之微也陵夷數千百載而卓然復見斯義顧不偉哉裕陵之得公問唐太宗何如主公對曰陛下每事當以堯舜爲法太宗所知不遠所爲未盡合法度裕陵曰卿可謂責難於君然朕自視耿然恐無以副此意卿宜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自是君臣議論未嘗不以堯舜相期及委之以政則曰有以助朕勿惜盡言又曰須督責朕使大有爲又曰天生俊明之才可以覆庇生民義當與之戮力若虛捐歲月是自棄也秦漢而下南面之君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曾魯公曰聖知如此安石殺身以報亦其宜也公曰君臣相與各欲致其義耳爲君則自欲盡君道爲臣則欲自盡臣道非相爲賜也秦漢而下當塗之士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惜哉公之學不足以遂斯志而卒以負斯志不足以究斯義而卒以蔽斯義也昭陵之日使還獻書指陳時事剖析弊端扶葉扶疎徃徃切當然覈其綱領則曰當今之法度不合乎先王之法度公之不能究斯義而卒以自蔽者固見於

此矣其告裕陵蓋無異旨勉其君以法堯舜是也而謂每事當以爲法此豈足以法堯舜者乎謂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謂其所爲未盡合法度此豈足以度越太宗者乎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公疇昔之學問熙寧之事業舉不遁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悅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尚得爲知公者乎氣之相迕而不相悅則必有相訾之言此人之私也公之未用固有素警公如張公安道呂公獻可蘇公明允者夫三公者之不悅於公蓋生於其氣之所迕公之所蔽則有之矣何至如三公之言哉英特邁性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爲孔孟勲績必爲伊周公之志也不斷人之知而聲光燁奕一時鉅公名賢爲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用逢其時君不世出學焉而後臣之無愧成湯高宗君或致疑謝病求去君爲責躬始復視事公之得君可謂專矣新法之議舉朝謹諱行之未幾天下恟恟公方東執周禮精白言之自信所學確乎不疑君子力爭繼之以去小人投機密贊其決忠撲屏伏檢拔得志曾不爲悟公

之蔽也典禮爵刑莫非天理洪範九疇帝實錫之古所謂憲章法度典則者皆此理也公之所謂法度者豈其然乎獻納未幾裕陵出諫院疏與公評之至簡易之說曰今未可爲簡易修立法度乃所以簡易也熙寧之政粹於是矣釋此弗論尚何以費辭於其建置之末哉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不造其本而從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大學不傳古道榛塞其來已久隨世而就功名者淵源又類出於老氏世之君子天常之厚師尊載籍以輔其質者行於天下隨其分量有所補益然而不究其義不能大有所爲其於當時之弊有不能正則依違其間稍加潤飾以幸無禍公方耻斯世不爲唐虞其肯安於是乎蔽於其末而不究其義世之君子未始不與公同而犯害則異者彼依違其間而公取必焉故也熙寧排公者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於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諸君子固分之矣元祐大臣一切更張豈所謂無偏無黨者哉所貴乎王者瑕瑜不相揜也古之信史直

書其事是非善惡靡不畢見勸懲鑑戒後世所賴抑揚損益以附已好惡用夫情實小人得以藉口而激怒豈所望於君子哉紹聖之變寧得而獨委罪於公乎熙寧之初公固逆知已說之行人所不樂既指爲流俗又斥以小人及諸賢排公已甚之辭亦復稱是兩下相激事愈戾而理益不明元祐諸公可易轍矣又益甚之六藝之正可文姦言小人附託何所不至紹聖用事之人如彼其傑新法不作豈將遂無所竄其巧以逞其志乎反復其手以導崇寧之姦者實元祐三館之儲元豐之末附麗匪人自爲定策至造詐以誣首相則疇昔從容問學慷慨陳義而諸君子之所深與者也格君之學克知灼見之道不知自勉而屢屢於事爲之末以分異人爲快使小人得間順投逆逞其致一也近世學者雷同一律發言盈庭豈善學前輩者哉公世居臨川罷政徙于金陵宣和間故廬丘雉鄉貴人屬縣立祠其上紹興初常加葺焉逮今餘四十年陳圯已甚過者咨嘆今惟力之祠綿綿不絕而公以蓋世之英絕俗之操山川炳靈殆不世有其廟貌弗嚴邦人無所致敬無乃議論之不公人心之畏疑使至是耶郡侯錢公期月政成人用輯和

緒學之既慨然撤而新之視舊加壯為之管鑰掌于
學官以時祠焉余初聞之竊所敬嘆既又屬記於余
余固悼此學之不講士心不明隨聲是非無所折衷
公為使時舍人曾公復書切磋有曰足下於今最能
取於人以為善而比聞有相曉者足下皆不足之必
其理未有以奪足下之見也竊不自揆得從郡侯致
以所聞薦於祠下必公之所樂聞也淳熙十有五年
歲次戊申正月初吉邦人陸某記

經德堂記

室名取諸孟子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經也者常也
德也者人之得於天者也不回者是德之固不回撓
也無是則無以為人為人臣而無是則無以事其君
為人子而無是則無以事其父禹之疏鑿稷之播種
契之敷教皋陶之明刑益驅禽獸垂備器用伯夷典
禮后夔典樂龍出納帝言尹自耕莘相成湯說由築
巖佐武丁太公以磻溪釣漁為文武師皆是德也關
龍逢誅死王子比干剖心箕子為囚奴孔子削跡伐
木窮於陳蔡毀於叔孫貽讒於微生畝楚狂接輿晨
門耦耕負黃植杖之流孟子見沮於臧倉受噉於優
旣見疑於尹士克虜者同是德也武王纘太王季

文王之緒以有天下周公成文武之業追王太王
季宗祀文王於明堂盡繼述之善為天下達孝曾子
受經於仲尼以孝聞天下而名後世皆是德也舜小
杖則受大杖則走妻帝二女不待瞽瞍之命繕廩而
焚捍笠以下浚井而掩鑿旁以出太伯虞仲將致位
乎季歷斷髮文身逃之荊蠻太子申生使人辭於狐
突再拜稽首而死同是德也治古盛時黎民於變比
屋可封漢上游女如彼喬木中林武夫可為腹心所
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證驗之著在於塗巷况
士大夫乎逮德下衰此心不競豪傑不興皇極不建
賢智迷於會歸庶民無所歸命學者文煩訟者辭勝
文公實私賓義主利陵夷不揀橫派不限天常民彙
所不可泯絕者如漢獻在許聽命於賊操而已舊章
先典格言至訓積存珠亡轉為藻績邪釋繆解正漫
直淪又轉而給寇兵充盜糧矣疽潰蛆肆賊民猖獗
猖狂之士方不勝憤悶予義介節出嬰其鋒猶或憑
天藉聖因其不遂泯絕者足為且吾以聳觀聽然如
孤豚之咋虎者常十八九總其實火不啻一車薪而
水未必盈杯也信乎終亦必亡而已矣夫子生於周
季當極文之弊王者之迹熄書訖詩亡亦已久矣載

贊之與方羊海岱江淮河濟之間莫能用者歸而講道洙泗賢顏氏之樂大林放之問嘆曾點之志稱重南宮适禹稷躬稼之言春春於柴參之愚魯而終不能使子賜偃商由求之徒進於知德先入之難拔積習之錮人乃至於此夫子既没百家並興儒名者皆曰自孔氏頽淵之死無疑於夫子之道者僅有曾子自子夏子游子張猶欲強之以事有若他何言哉章甫其冠逢掖其衣以詩書禮樂之辭爲口實者其果真爲自孔氏者乎老聃蒙莊之徒恣睢其間摹寫其短以靳病周孔躡籍詩禮其勢然也戰國嬴秦無足復道漢高帝鋤項籍其要領在爲義帝發喪一事天常民彞莫大於此新城三老蓋深於老氏者也彼知取天下之大計在此耳豈有匹夫匹婦不與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諸溝中之心哉莊子譏田常盜仁義以竊國乃不知其學自有盜仁義以竊天下之計也雖然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雲錦吳生紹古而來從余游求名其讀書之堂余既名而書之且爲其說使歸而求之孟子曰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感之甚者也後世

策策決科而高第可以文藝取積資累考而大官可以歲月致則又有不必修其天爵者矣生其早辨而謹思之紹熙元年五月望日象山翁記

貴溪重修縣學記

風俗之所由來非一日也或觀其壞而欲齊諸其未禁諸其外此後世政刑之所以益弊至無如之何則浸而歸於苟且玩歲月習揜著便文飾說以規責偷譽謂理不過如是其視書傳所記治古之俗若必不可復至以爲未必然者有矣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先王之時庠序之教抑過如此此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何至遠視古俗自絕於聖賢哉物之所蔽說之所迷欲之所制意之所羈獨不可研極考竟圖所以去之而顧安之乎取士之科又淪古制馴致其弊于今已劇稍有識者必知患之然不徇流俗而正學以言者豈皆有司之所棄天命之所遺先達之士由塲屋而進者既有大證矣是固制時御俗者之責爲士而託焉以自恕安在其爲士也二帝三王之書先聖先師之訓炳如日星傳註益繁論說益多無能發揮而祇以爲蔽家藏其帙人

誦其言而所汲汲者顧非其事父兄之所願欲師友之所期向實背而馳焉而舉世不以爲非顧以爲常士而有識是可以察其故得其情而知所去就矣退不溺其俗而有以自立進不負所學而有以自達使千載之弊一旦而反諸其正此豈非明時所宜有聖君所願得而爲士者所當然乎何所悼懼何所維繫而顧不擇所安決所鄉哉福唐陳君顯公之爲貴溪視前政則優焉視比縣則優焉民言士論固已胥輯而陳君自視歆然鄉學問道之誠如恐不及此其所以爲民師帥者大矣縣學久不葺於是撤講堂直舍而新之祠屋士廬門廡庖福繕治加壯創表其坊扁曰申義遺學職事致請記於予陳君所鄉明着如此斯邑之士可不自拔於流俗而勉所以立所以達者以無負陳君之意哉紹熙元年歲次庚戌八月二十有六日戊申象山陸某記

武陵縣學記

夔倫在人維天所命良知之端形於愛敬擴而充之聖哲之所以爲聖哲也先知者知此而已先覺者覺此而已氣有所蒙物有所蔽勢有所遷習有所移性而不返迷而不解於是爲愚爲不肖夔倫於是而歎

天命於是而悼此君師之所以作政事之所以立是故先王之時風教之流行典刑之昭著無非所以籠綏四方左右斯民使之若有常性克安其道者也是故鄉舉里選月書季考三年而大比以興賢能蓋所以陶成髦俊將與共斯政同斯事也學校庠序之間所謂切磋講明者何以捨是而他求哉所謂格物致知者格此物致此知也故能明明德於天下易之窮理窮此理也故能盡性至命孟子之盡心盡此心也故能知性知天學者誠知所先後則如木有根如水有源增加馴積月異而歲不同誰得而禦之若迷其端緒易物之本末謬事之終始雜施而不遜是謂異端是謂邪說非以致明祇以累明非以去蔽祇以爲蔽後世之士有志於古不肯甘心流俗然而苦心勞身窮年卒歲不爲之日休而爲之日拙者非學之罪也學絕道喪不遇先覺迷其端緒操末爲本其所從事者非古人之學也古人之學其時習必悅其朋來必樂其理易知其事易從不貳於異說不牽於私欲造次於是顛沛於是則其又大可必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此古人之學也武陵舊無縣學縣傍有勝地地有故築基蓋往時有

欲遷府學於是而不遂者今縣幸林君夢英出故基於蕪穢之中而創學焉士民之有力者皆爭出財以相其役林君不事官府之威凡學之百役無異民家之爲者既成規模宏麗氣象雄威遂爲武陵壯觀先是倉臺薛公伯宣助成講堂今憲臺丁公逢倉臺趙公不迂郡侯蔣公行簡皆助錢買田以養士林君之創茲學而上下翕然助成其美如此則林君之政可知矣余於是敬誦所聞以記之紹熙二年歲次辛亥六月上澣象山陸某記

本齋記

唐虞之朝禹治水臯陶明刑稷降播種契敷五教益作虞垂作工伯夷典禮夔典樂龍作納言各共其職各敦其功以成雍熙之治夫豈嘗試爲之者哉蓋其所以自信與人之所以信之者皆在其疇昔之所學後世之爲士者鹵莽泛濫口耳之間無不涉獵其實未嘗有一事之知其至者人才之不足爲天下用固無足恠雖然又未可以汎責於天下之生斯民也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要當有任其責者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原泉混混不含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

孟子之言乃知所先後之驗成都郭震醇仁以本名齋求言於余余嘉其志告以所聞後日當有以觀其驗

臨川簿廳壁記

壁記書前任人姓名尚矣然今官府不皆有亦視官府事力其人志向才具與所遭之時如何不可一槩論也臨川簿廳舊無壁記鄱陽張瀛季海蒞事既久謂不可缺於是搜求前任姓名至今制置四川京公其上不復可攷余嘗至簿廳見其解宇乃京所置新令張君所考適首於京異哉張君春秋鼎盛而老練忠謹臨事不苟攝縣宰攝郡幕皆舉其職今又攝宰金谿百姓安焉是記乃未攝金谿時諉余既諾之矣余迫荆門之役且抱拙疾念不可食言力疾記之

象山先生全集卷十九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

序贈

送毛元善序

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為能古之時士無科舉之累朝夕所講皆吾身吾心之事而達之天下者也夫

是以不喪其常心後世弊於科舉所鄉日陋疾其驅於利欲之塗吾身吾心之事漫不復講曠安宅而弗

居舍正路而弗由於是常有常心者不可以責士非豪傑特立雖其質之僅美者蓋往往波蕩於流俗而不

知其所歸斯可哀也南城毛君惠然訪余余未之前識也贊余以文余視其貌温然儒人也觀其文則從

事於場屋者也問其聚族則有父兄在問其質產則有負郭之田問其室廬則不至繩窳之陋視其衣裳

冠履則皆楚楚鮮明非所謂纓絕肘見者也詰其所以來之志則悼科舉之不偶耻其旨之不充將變其

業以遊於四方者也且決去就於余余觀毛君雖朴直淳厚而辭旨趨鄉大槩龐雜豈所謂質之僅美而

波蕩於流俗而不知其所歸者耶於是申前之說與之言義命之歸固窮之道毛君色動情變矍然謝余曰乃今廓然如發蒙請從此歸矣余固美其質又甚

賢其改過之敏因勉之曰君歸矣古人事親貧則啜菽飲水盡其歡君父兄皆儒冠質業又足以自養歸而共講先王之道以全復其常心居廣居由正路此其所得視疾其驅於利欲之途者何如耶毛君甚然余言於其行遂書以贈

送宜黃何尉序

民甚宜其尉甚不宜其令吏甚宜其令甚不宜其尉是令尉之賢否不難知也尉以是不善於其令令以是不善於其尉是令尉之曲直不難知也東陽何君坦尉宜黃與其令臧氏子不相善其賢否曲直蓋不難知者二夫人之爭至于有司有司不置白黑於其間遂以俱罷縣之士民謂臧之罪不止於罷而幸其去謂何之過不至于罷而惜其去臧貪而富且自知得罪於民式邁其歸矣何廉而貧無以振其行李縣之士民哀其窮而為之裹囊以餞之思其賢而為之歌詩以送之何之歸亦榮矣比于剖心惡來知政子胥鴟夷宰詬謀國爵刑旻施德業倒植若此者班班見於書傳今有司所以處臧何之賢否曲直者雖未當乎人心然揆之旻施倒植之事豈不速哉况其民心士論有以慰薦扶持如此其盛者乎何君尚何憾嘗

士師如柳下惠楚令尹如子文其平獄治理之善當不可勝紀三黜三已之間其爲曲直多矣而語孟所稱獨在於遺逸不怨阨窮不憫仕無喜色已無愠色况今天子重明麗正光輝日新大臣如德星禦陰輔陽以却氛祿下邑一尉悉力衛其民以迕墨令適用吏文與令俱罷是豈終遺逸阨窮而已者乎何君尚何憾雖然何君譽處若此其盛者臧氏子實爲之也何君之志何君之學遽可知是而已乎何君是舉亦勇矣誠率是勇以志乎道進乎學必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使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吾所望於何君者不然何君固無憾吾將有憾於何君矣

送彭子壽序

臨江彭君子壽來行都當改秩有司以苛文滯留之輒欲棄去朋舊慰勉乃肯留有司以名上又以疑似之嫌欲棄去朋舊又相與解釋而留之既改秩欲便親養奉祠而歸人皆稱彭君恬於進取如此余謂此未足爲彭君言也彭君當官無不盡力政有不便於民未嘗不盡意爲上官言之雖見挫抑不爲衰止此人所難然亦未足爲彭君言也余與彭君同爲江西

人聞其賢久矣比來始識其面直諒之氣固可得之眉宇間以彭君之賢疇昔擇交必善士取舍向背不畔于善惡是非之大歸不必過求自可不失爲今世賢士大夫然自視歛然若有所甚不足者嘗相與講求古聖賢格物致知之說自謂不能無疑於此而不肯自安於其所已知者此吾所以竒彭君而有望於彭君者也於其歸書以贈之

送楊通老

學所以開人之蔽而致其知學而不知其方則反以滋其蔽諸子百家性往以仁義道德爲說然而卒爲異端而畔於皇極者以其不能無蔽焉耳長溪楊樾通老忠實懇到有志於學相見雖未久而其切磋於此甚力於其歸書以勉之

贈吳叔有

人生天地間抱五常之性爲庶類之最靈者汨其靈則有罪全其靈則適其分耳誠全其靈則爲人子盡子道爲人臣盡臣道豈曰無營乎哉蔡邕之說是殆饑其食渴其飲未得飲食之正也孟子嘗勉人以求在我者誠能求在我者則無營之說不足道矣

贈俞文學

吾觀俞君大篆用筆動快而體致閑雅與和氣淡洽聽其論當世字畫必推及氣質豈其所自得者在此耶至其考訂偏旁參稽模範有根據來歷殊不苟也自謂少所賞識及觀其所得澹庵詩則蓋有識之者又問其得官獲罪本末異哉其言之也余於是所感益深俞君跋履南北歷歷能談其山川風俗余所叩未十二三然已多矣惜其遂將東上余未有以留之因書以贈

贈二趙

書契既造文字日多六經既作傳註日繁其勢然也苟得其質本末始終較然甚明知所先後則是非邪正知所擇矣雖多且繁非以為病祇以為益不得其實而蔽於其末則非以為益祇以為病二昆其謹所以致其實哉

贈僧允懷

子弟之於家士大夫之於國其於父兄君上之事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顧乃不能竭力致身以供其職甚者至為蠹害懷上人學佛者也尊其法教崇其門庭建藏之役精誠勤苦經營未幾駸駸鄉里有成何其能哉使家之子弟國之士大夫舉能如此則

父兄君上可以不詔而仰成豈不美乎懷本陸出是役也過余余於是有感因書以贈

二

隆冬盛寒冰霜嚴厲民之病涉咸於榜掠上能擇吏吏能陳力則徒枉輿梁可以觀政茲事之不論久矣楊林溪者貴溪之要津他日溺焉者衆矣鄉之善士以允懷勤誠使為石橋以便行者懷陸出而學佛余嘗因其所為有所感矣今於是役又重嘉之懷勉之哉

贈曾友文

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生占辭論理稱道經史未見牴牾乃獨業相人之術藝藝雖精下矣生書又能自悼疇昔之顛頌稱引孟子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之言年又尚少則舍其舊而新是圖此其時也生其勉之

贈汪堅老

五行書以人始生年月日時所值日辰推貴賤貧富夭壽禍福詳矣乃獨略於智愚賢不肖曰純粹清明則歸之貴富壽福曰駁雜濁晦則歸之賤貧夭禍關龍逢誅死比干剖心箕子囚奴夷齊為饑夫仲尼羈

旅絕糧於陳卒窮死於其家頗冉夫疾又皆貧賤孟子亦老於奔走聖賢所遭若此者衆聞苴委瓚朋比以致尊顯負君之責孤民之望懷祿就寵惡直醜正尸肆讒慝莫知紀極又或壽老死簣立閭閻蒙壽謚以厚累世道術之純駁氣稟之清濁識鑑之明晦將安歸乎易有否泰君子小人之道迭相消長各有盛衰純駁清濁明晦之辨不在盛衰而在君子小人今顧略於智愚賢不肖而必以純粹清明歸之貴富壽福駁雜濁晦歸之賤貧夫禍則吾於五行書誠有所不解生蓋爲我言之

贈丁潤父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聖賢之知命如此今之知命者幸其知貧賤富貴之有定數也而無爲小人以害其心斯可矣雖然吾所謂心天之所予我者也彼其險詖頗側悉精畢力以遂其私而不肯以入堯舜之道豈亦天之所予我者乎吾嘗有說以贈汪堅老而未及於此子既見之矣今子所遊又多賢士大夫蓋兼爲我言之

贈黃舜咨

陳正己以書導黃舜咨見吾家阿咸甚譽其命術吾嘗聞當世鉅公言命余答之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鉅公矍然曰足下所言者大命也吾所言小命耳此其說出於蒙莊余因嘆鉅公博洽出言有稽據如此小命之術其來久矣於今尤盛余又聞近時府第呼召術士有一日之聞而使人旁午於道者舜咨術既精何爲不導之於彼陳廣文非忠於黃舜咨者也

贈汪彥常

番陽汪君彥常挾太乙數遊諸公間實有奇驗然汪君本知書一旦以老人之言廢其業從受此術今又以其效驗自喜吾觀汪君精神有不宜止於是者後日過我當與汪君究其說

贈陳晉卿

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古人之所以大過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人所不見此心昭然善推所爲充是心而已紹熙辛亥立秋後二日臨川陸某子靜爲福唐陳綰晉卿書

示象山學者

道不遠人顧人離道耳古人謂宿道鄉方二三君子

母徒宿吾方丈日鄉群山得無愧於宿道鄉方之言斯可矣吾方以此自省因書此以奉警藝之進不進亦各視其才雖無損益於其道然至於有棄日有遺力與未知其方而不能問於知者則其道亦可知矣幸勉旃毋忽五月朔某白象山諸同志足下

贈金谿砌街者

為善為公心之正也為惡為私心之邪也為善為公則有和協輯睦之風是之謂福為惡為私則有乖爭陵犯之風是之謂禍和協輯睦人所願也乖爭陵犯人所惡也吾邑街道不治久矣行者疾之乃有肯出心力捐貨財辛勤而為之者此直為善為公而出於其心之正者也有是心者豈得不翕然相應而助成之手將見和協輯睦之風興而乖爭陵犯之事息履是街者皆唐虞成周之人也諸君勉之

贈湯謨舉

清江湯謨舉往年見過占辭甚文為禮甚恭而挾地理之術登象山圖其形殊不失實相從之父温然慈祥不少異其初此來又以啓事見余多經史全句首尾詳整類從事場屋問者問之則曰舊亦應舉屢不中乃舍之地理乃先世之傳姑業之以為生又出謝

中丞詩詩得謨舉素懷既別求余言因覈書以贈

贈陸唐卿

貴溪醜口陸堯臣唐卿今徙居望姑世其家醫學傳之二子又曰吾所傳大方脉也吾於小方脉雖嘗學之而不能精郭中有精於此者在浮屠氏今老矣吾將使少子學焉若陸君者可謂不自用矣學必有師豈唯醫哉因其求言遂書以勉之

贈疎山益侍者

淳熙己酉孟秋中氣在月之初填星復順入龍氏直二大星之間比下星如心大星之於前星二日之夕微出其西三日之夕微出其東四日益東如朔之在西則其正隱於三日之朝矣古義和之官甚重堯典獨詳其職後世星翁曆官為賤有司人庸識暗安能舉其職哉因循廢弛莫董正之是等或有所記後有治其事者不無所助是月也余將視吾外姑之宅兆于東漕之龍岡朔之夕發象山三日而抵余家四日之夕發余家次夕抵大原觀六日抵龍岡事既遂抵疎山與同行昭武吳大年里中胥必先言曰五緯次舍有經宿可準如此者得之於所見不可不記之治曆須積候以稽合否官之不宿其業為日久矣是亦

可以備其搜訪也越翼日因益侍者出此紙求余言甚力且曰當實藏之余於是得所託矣他日拈出當有賞音七夕月下象山翁書

贈劉季蒙

明德在我何必他求方士禪伯真爲大崇無世俗之陷溺無二崇之迷惑所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浩然宇宙之間其樂孰可量也壬子月日蒙泉守陸某書贈劉季蒙

題新興寺壁

木在龍氏金先填于亢著雍泥灘月望東壁時雨新霽西風增涼閒雲未歸悠然垂陰黍粒登塲稻花盈疇寂粟粲然桑麻沃然象山翁觀瀑半山登舟水南宿上清信龍虎次于新興究仙巖之勝石瀨激雪澄潭清蓋鷺翹鳧飛恍若圖畫疎松翠篠蒼苔茂草之間石護呈黃金樞舒紅被崖緣坡爛若錦繡輕舟危檣笑歌相聞聚如魚鱗列如雁行至其尋幽探竒更泊互進迭爲後先有若偶然而相從老者蒼顏皓髯語高領深少者整襟肅容視微聽冲莫不各適其適予亦不知夫小大精粗剛柔緩急之不齊也乃俾猶子謙之想之子持之分書同遊者七十有八人邑姓

名字于左方

題翠雲寺壁

淳熙己酉長至後二日余寓許昌朝家約遊翠雲明日劉伯協戒余朝餐許昌朝胡無相與焉伯協又誇翠雲泉石謂不減廬阜飯餘乘輿一行不期而會者益翠雲之堂翠雲五題始於王文公父子六誅增於吾家庸齋梭山二兄之遊乃今始得親目昔年嘗東遊會稽探禹穴西登五老窺玉淵比歲又開象山於龍虎之上游塔半山際潭風練飛雪冰簾梳子諸瀑今秋之秋登雲臺瞰鬼谷窮石人之龍湫觀千尋之王帶乃獨未覩躍馬鳴王之竒可謂道在近而求之遠然則斯遊之得亦已多矣盛冬水泉既縮又值久晴長老敏公俾畦丁决田間蓄水大作水供陳師淵作飯供胡無相作茶供成此一段竒事在會長火爲善之意如川方增不可不紀會者姓字具列于後童子書名象山翁書

朱氏子更名字說

淳熙丁未暮春之初予抵城闈後生學子來從余游者日以益衆余與之悼時俗之通病啓人心之固有莫不惕然以懲躍然以興前輩長者往往辱臨教之

舉無異辭余於是益信此心此理充塞宇宙誰能間之一日朱伯虎進而請曰虞書有朱虎伯虎幼未知學蓋不知其名之不可得侍函丈乃始自覺皆若負芒願賜更之余於是名以元瑜字以忠甫取諸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夫王之瑕終瑕瑜終瑜人則不然學則瑕者瑜不學則瑜者瑕天之所以予我者固皆瑜也惟不思而蔽於物而後瑜者瑕今子既覺之則瑕者瑜矣故曰元瑜能覺而更是謂不揜不揜之謂忠氣稟之所蒙習尚之所格豈遽能盡免於瑕哉繼是而不替其忠則信乎其為元瑜也故曰忠甫余始名字之未及告之以其說余留踰月而後東還吾廬朱子又篋書旅于吾廬之傍以求講益秋七月朔歸觀其親始書以遺之

二張名字說

番禺張季海見二子求名名其一曰槐卿冠之日宜告賓字以清父其二曰樾卿字以宏父暑氣之清莫如槐字槐卿曰清父取清暑也夏日之蔭莫如樾字樾卿曰宏父取宏蔭也時六月中泮予方有行役因以是祝云

格矯齋說

格至也與窮字究字同義皆研磨攷索以求其至耳學者孰不曰我將求至理顧未知其所知果至與否耳所當辨所當察者此也強哉矯古註以為矯亦強貌甚當若以為矯揉則章旨文義皆不通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豈矯揉所能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乃能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此天下之至強也故曰強哉矯

跋資國寺雄石鎮帖

象山西北瀕溪溪有渡曰石龜夾溪之山曰西山山之北有山峭峙與西山同出曰徵君山故老相傳古有隱者在其上累徵不就人號徵君因以名山麓有寺曰資國猶藏其立寺時帖乃雄石鎮帖也字體結密行筆有法非今時吏書所及年曰龍紀元年仍書歲次己酉亦不類今時文移官曰鎮邊使侍御史簽書者曰押衙兼副將印曰信州雄石鎮本末記文乃正篆不繆疊今其地屬貴溪史傳所記故老所傳皆未嘗知有雄石鎮鄉人常言永泰二年置貴溪考之唐史貴溪之建在永泰元年而次年為大曆元年然大曆改號在長至日是永泰嘗有二年矣建議至己巳涉兩年亦事勢之常置縣之年尚傳至今龍

紀後未泰百餘年而人不復知有雄石鎮何也唐六
典鎮有鎮將鎮副掌鎮捍防守兵部條中又曰凡鎮
皆有使一人副使一人今日曰鎮邊使曰副將蓋互見
矣又曰凡諸軍鎮五百人置押官一人今日曰押衙者
豈幾是歟施其地者曰周丞鄴丞鄴之官曰押衙兼
都監似亦鎮官然則此鎮有兩押衙又有都監唐百
官志本六典六典乃明皇所撰史臣固曰未泰後諸
鎮官頗增減開元之舊制固宜不可盡考丞鄴稱鎮
長曰中丞而其官實侍御史唐供奉官御史中丞與
侍御史聯班此充足以知非後人所能僞也其地則
曰丞鄴宅西面東坑徵山脚初無君宇然山上有井
其深無底旱時禱雨率多靈應謂之望井水派出爲
石坑謂之君坑實析徵君二字云耳寺僧海瓊乃周
氏子丞鄴之後也好文學詩懼此帖之磨滅將刊諸
石求予爲跋予觀唐於今爲近其季尤近龍紀之元
距今纔三百有三年史傳所述故老所傳已不復知
雄石鎮之髮髯則是帖之傳亦足爲考古者之監故
構論而書之

記祚德廟始末甲辰春爲初狀
官書于祠下

元豐中皇嗣未育吳處厚上書言宜祠程嬰公孫杵

曰於是下詔搜訪遺迹得其家於絳州太平縣趙村
立廟祠之曰祚德廟封嬰爲誠信侯杵曰爲忠智侯
擢處厚將作監丞徽廟朝又封韓厥爲義成侯紹興
十三年建州王朝倚上封事乞祠三侯於行都其後
詔立行廟加謚四字嬰爲忠勇誠信侯杵曰爲通勇
忠智侯厥爲忠定義成侯初立廟在棘寺基上後建
棘寺徙于元貞觀二十二年臣察上言廟在委巷中
湫隘卑陋郡歲遣從事草具酒脯祠之弗虔宜崇其
廟貌超六字八字侯加封二字公升爲中祠於是嬰
封爲強濟公杵曰爲英累公厥爲啓佑公徙廟于青
蓮寺側秩于祀典掌于太常歲差官行事作樂祠之
廟貌始嚴肅封告寺僧主之

鄧文苑求言往中都

義理所在人心同然縱有蒙蔽移奪豈能終泯患人
之不能反求深思耳此心苟存則修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一也處貧賤富貴死生禍福亦一也故君子素
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唐虞之時黎民於變比屋可
封之人此心存也周道之行人皆有士君子之行鬼
豈可以干城可以好仇可以腹心者此心存也自戰
國以降權謀功利之說盛行者先王之澤竭此心放

失陷溺而然也當今聖明天子在上所願上而王公大人下而奔走服役之人皆不失其本心以信大義成大業則吾人可以灌畦耕田為唐虞成周之民不亦樂乎又何必挈孳而東哉鄧君遠告予以有行子敬書是以勸其反而求之

象山全集卷之二十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一

雜著

易說

此理塞宇宙誰能逃之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其蒙蔽則為昏愚通徹則為明智昏愚者不見是理故多逆以致凶明智者見是理故能順以致吉說易者謂陽貴而陰賤剛明而柔暗是固然矣今晉之為卦上離六五一陰為明之主下坤以三陰順從於離明是以致吉二陽爻反皆不善蓋離之所以為明者明是理也坤之三陰能順從其明宜其吉無不利此以明理順理而善則其不盡然者亦宜其不盡善也不明此理而泥於爻畫名言之末豈可與言易哉陽貴陰賤剛明柔暗之說有時而不可泥也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非禮弗履人孰不以為美亦孰不欲其然然善意之微正氣之弱雖或欲之而未必能也今四陽方長雷在天上正大之壯如此以是而從事於非禮弗履優為之矣此顏子請事斯語時也泰之九二言包荒包荒者包含荒穢也當泰之時宜無荒穢蓋物極則反上極則下盈極則虧人情安肆則怠忽隨之故荒穢之事常在於積安

之後也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臨深履水參前倚衡微戒無虞小心翼翼道不可須臾離也五典天叙五禮天秩洪範九疇帝用錫禹傳在箕子武王訪之三代攸典罔不克敬典不有斯人孰足以語不可遠之書而論屢遷之道也

易數為張權

一得五合而成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故一得六合而成水二得五合而為七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故二得七合而成火三得五合而為八天三生木地八成之故三得八合而成木四得五合而為九地四生金天九成之故四得九合而成金五得五合而成十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故五得十合而成土論五行生成水合在一六火合在二七木合在三八金合在四九土合在五十數至四而五在其中矣一與四自為五二與三自為五二與三少陰少陽之裏也一與四老陽老陰之表也五數既見二得五為七三得五為八故七為少陽八為少陰一得五為六四得五為九故六為老陰九為老陽故七與八合其數十五六與九

合其數亦十五少陰少陽老陰老陽是謂四象論四象則陰陽之少合在七八陰陽之老合在九六四象成列七八在裏九六在表陰陽之分先裏後表故七八為少九六為老四七二十八故二十八者少陽之策四八三十二故三十二者少陰之策也易之為書也不可遠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吾嘗言天下有不易之理是理有不窮之變誠得其理則變之不一窮者皆理之不易者也水生數一成數六其卦為坎坎陽裏而陰表水形柔弱蓋陰表也然本生於陽故道家謂水陰根陽火生數二成數七其卦為離離陰裏而陽表火形剛烈蓋陽表也然本生於陰故道家謂火陽根陰自水火之成數而言則水六也火七也水則為陰火則為陽自水火之卦而言之水坎也火離也坎則陽卦離則陰卦自坎離之卦而言之則坎月也離日也拘儒於此將如何而言陰陽哉五行相得而各有合蓋不止乎前二合而已

又為廣連叔

三奇者四四也三偶者八八也此老陰老陽也即乾坤之象故不容有二若少陰少陽則各有三變

此六子之象也兩偶一奇則四八八為震之象八四
八為坎之象八八四為艮之象兩奇一偶則八四四
為巽之象四八四為離之象四四八為兌之象四象
生八卦亦可見於此

三奇四 為老陽 變三偶八 為老陰 變

兩偶八 一奇四 為少陽 變兩奇四

一偶八 為少陰 變一二三四五五行生數六七

八九十五行成數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
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
生而未成不可用故用其成數三者變之始五者變
之終故數至於五而變化具矣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莫非五也天數五一三五七九也地數五二四六八
十也生數五一二三四五也成數五六七八九十也
三象著於三才五象上著五星下著五嶽總為五方
五方之形正分之亦四隅分之亦四五無分界故天
有四時春木夏火秋金冬水而土寄旺四季孟子言
四端不言信孔子嘗獨言信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
不立又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又屢言主忠信醫
家言六脉皆有胃脉人無胃脉則死亦此理也故四

為數之大紀五在其中矣四管成易亦此義也易有
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四象者陰
陽有老少謂老陽少陽少陰少陰也或曰六七八九
為四象即是老陽少陽少陰少陰也四者一體七八
為裏陰陽之分自裏始故七為少陽八為少陰六九
為表裏常少表常老故六為老陰九為老陽四者其
本數也以四積之則乾坤之策見矣四六二十四每
爻二十四策六爻積之則百四十有四故坤之策百
四十有四四九三十六每爻為三十六策六爻積之
則二百一十有六故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一三五
七九則天之五奇也而其中為五故五為天中數二
四六八十此則地之五偶也而其中為六故六為地
中數十日者陽也乃二五之數十二辰者陰也乃二
六之數天中數為十日地中數為十二辰五音六律
亦由是也十日十二辰相配至六十而周故甲子六
十四六二十四四九三十六二十四是老陰之策三
十六是老陽之策老陰老陽相配而為六十四七二
十八是少陽之策四八三十二是少陰之策二十八
與三十二相配亦得六十者陰陽相配之數也

三五以變錯綜其數

數偶則齊數奇則不齊唯不齊而後有變故主變者奇也一三五七九數之奇也一者數之始未可以言變自一而三自三而五而其變不可勝窮矣故三五者數之所以為變者也有一物必有上下有左右有前後有首尾有背面有內外有表裏故有一必有二故曰一生二有上下左右首尾前後表裏則必有中中與兩端則為三矣故曰二生三故太極不得不判為兩儀兩儀之分天地既位則人在其中矣三極之道豈作易者所能自為之哉錯之則一二三四五總之則為數十五三居其中以三紀之則三五十五三其十五則為洛書九章四十有五之數九章萬位縱橫數之皆十五此可見三五者數之所以為變者也九章自一至九而無十然一與九為十三與七為十二與八為十四與六為十則所謂十者固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間矣雖無十而十固在其間所謂十五者五即土之生數十即土之成數然則九章之數雖四十有五而其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已在其中矣由是觀之三五之變可勝窮哉天地人為三才日月星為三辰卦三畫而成鼎三足而立為老氏之說者亦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蓋三者變之始也

天有五行地有五方一二三四五則五行生數六七八九十則五行成數一三五七九為天數二四六八十為地數易大傳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一與六為合蓋一與五為六故一六為合二與七為合蓋二與五為七故二七為合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然故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五為小衍五十為大衍蓋五者變之終也參五以變而天下之數不能外乎此矣天地既位人居其中鄉明而立則左右前後為四方天以氣運而為春夏秋冬地以形處而為東西南北四數於是乎見矣然後有四方中與四方於是為五故一生水而水居北二生火而火居南三生木而木居東四生金而金居西而五生土而土居中央

學說

古者十五入大學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此言大學指歸欲明明德於天下是入大學標的格物致知是下手處中庸言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格物之方讀書親師友是學思則在已問與辨皆須在人自古聖人亦因往哲之言師友之言乃能有進况非聖人豈有自任私知而能進學者

然往哲之言因時乘理其指不一方冊所載又有正
偽純疵若不能擇則是泛觀欲取決於師友師友之
言亦不一又有是非當否若不能擇則是泛從泛觀
泛從何所至止如彼作室于道是用不潰于成欲取
其一而從之則又安知非私意偏說子莫執中孟子
尚以為執一廢百執一廢百豈為善學後之學者顧
何以處此

論語說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與過不同惡可以遠免過不
可以遠免賢如遽伯玉欲寡其過而未敢聖如夫子
猶曰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况於學
者豈可遽責其無過哉至於邪惡所在則君子之所
甚疾是不可毫髮存而斯須犯者也苟一旦而志於
仁斯無是矣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道者天下萬世之公
理而斯人之所共由者也君有君道臣有臣道父有
父道子有子道莫不有道惟聖人惟能備道故為君
盡君道為臣盡臣道為父盡父道為子盡子道無所
處而不盡其道常人固不能備道亦豈能盡亡其道
夫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田野隴畝之

人未嘗無尊君愛親之心亦未嘗無尊君愛親之事
臣子之道其端在是矣然上無教下無學非獨不能
推其所為以至於全備物蔽欲汨推移之極則所謂
不能盡亡者殆有時而亡矣弑父與君乃盡亡之時
也民之於道係乎上之教士之於道由乎己之學然
無志則不能學不學則不知道故所以致道者在乎
學所以為學者在乎志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又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孟子
曰士尚志與志於道一也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聖
人之全德也臯陶謨之九德曰嚴祗敬六德則可以
有邦日宣三德則可以有家德之在人固不可皆責
其全下焉又不必其三苟有一焉即德也一德之中
亦不必其全苟其性質之中有微善小美之可取而
近於一者亦其德也苟能據之而不失亦必日積日
進日著日盛日廣日大矣惟其不能據也故其所有
者亦且日失日喪矣尚何望其日積日進日著日盛
日廣日大哉士志於道豈能無其德故夫子誨之以
據於德仁人心也從心所欲不踰矩此聖人之盡仁
孔門高第如子路冉有之徒夫子皆曰不知其仁必
如顏淵仲子然後許之以仁常人固未可望之以仁

然亦豈皆頑然而不仁聖人之所為常人固不能盡為然亦有為之者聖人之所不為常人固不能皆不為然亦有不為者於其為聖人之所為與不為聖人之所不為者觀之則皆受天地之中根一心之靈而不能泯滅者也使能於其所不能泯滅者而克之則仁豈遠乎哉仁之在人固不能泯然而盡亡惟其不能依乎此以進於仁而常違乎此而沒於不仁之地故亦有頑然而不仁者耳士志於道豈能無其仁故夫子誨之以依於仁藝者天下之所用人之所不能不習者也游於其間固無害其志道據德依仁而其道其德其仁亦於是而有可見者矣故曰游於藝

孟子說

志壹動氣此不待論獨氣壹動志未能使人無疑孟子復以蹶趨動心明之則可以無疑矣壹者專一也志固為氣之帥然至於氣之專壹則亦能動志故不但言持其志又戒之以無暴其氣也居處飲食適節宣之宜視聽言動嚴邪正之辨皆無暴其氣之工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是一句勿忘勿助長也是一句下句是解上句孟子中有兩正字同義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一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二也勿正字下

有心字則辭不虧勿忘字上無心字則辭不贅此但工於文者亦能知之必有事焉字義與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事字義同

孟子知言一段後人既不明其道因不曉其文強將說淫邪遁於揚墨佛老上差排曰何者是說辭何者是淫辭何者是邪辭何者是遁辭不知此四字不可分諸子百家所字乃是分諸子百家處蔽陷離窮是其實說淫邪遁是其名有其實而後有其名若欲曉說淫邪遁之名須先曉蔽陷離窮之實蔽陷離窮是終始淺深之辨非是四家學有所蔽則非其正故曰說辭蔽而不解必深陷其中其說必淫故曰淫辭受蔽之初其言猶附著於正其實非正故深陷之後其言不能不離於其所附著故曰邪辭離則必窮窮則必宛轉逃避而為言故曰遁辭故蔽而不解必陷陷而不已必離離則必窮窮而不反於正則不復可救藥矣孟子之闢揚墨但泛言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初不向揚墨上分孰為說孰為淫孰為邪所以論語有六言六蔽論後世學者之蔽豈止六而已哉所以貴於知其所蔽也總而論之一蔽字可盡之矣荀子解蔽篇却通蔽字之義觀論語六言六蔽與荀子解

蔽篇便可見當於所字上分諸子百家
皜皜潔白也濯以江漢暴以秋陽其潔白不復可加
矣言夫子之道如此非有若私智杜撰者所可糊塗
也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一

